



777

777

777

777

计算机系七七级毕业三十周年

纪念文集

二零一二年校庆
清华园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七七级毕业三十周年纪念文集

目 录

| | |
|--------------------------------|----|
| 1977 级入学名单 | 1 |
| 计 7 班 43 人 1978 年 3 月入学..... | 1 |
| 控 7 班 32 人 1978 年 3 月入学..... | 1 |
| 无 7 班 31 人 1978 年 3 月入学..... | 1 |
| 电子 7 班 35 人 1978 年 4 月入学..... | 2 |
| 留学生和转系同学 5 人 1978 年 3 月入学..... | 2 |
| 1977 级毕业名单 | 3 |
| 计 7 班..... | 3 |
| 控 7 班..... | 3 |
| 无 7 班..... | 3 |
| 程 7 班..... | 4 |
| “控程计” 1977 | 6 |
| 一、清华——我们从这里开始 | 8 |
| 程京德（程七）：“清华”意味着什么？ | 8 |
| 陈榕（程七）：崂山邂逅..... | 11 |
| 周笛（计七）：杂语 | 14 |
| 丁光耀（计七）：梦开始的地方 | 15 |

| | |
|----------------------------------|-----------|
| 张庆文（控七）：清华生活小花絮..... | 17 |
| 杨涛（计七）：在清华经历的几件事..... | 25 |
| 马少平（控七）：入学..... | 28 |
| 宋晓晖（计七）：清华是第一站..... | 30 |
| 梁路平（计七）：注册第一天..... | 32 |
| 张素琴（程七班主任）：程7班，对你们的美好回忆 | 33 |
| 薛桓生（控七）：校庆有感..... | 36 |
| 二、痴游学海 | 38 |
| 梁路平（计七）：初见计算机..... | 38 |
| 蔡林（程七）：手拨十三条..... | 38 |
| 马少平（控七）：控七记忆..... | 40 |
| 陈平（计七）：摸底考试不及格..... | 43 |
| 黄蕾（控七）：英语分班考试..... | 44 |
| 梁路平（计七）：英语提高班..... | 45 |
| 周笛（计七）：伦敦来客..... | 47 |
| 陈平（计七）：青岛海滩论“剑”..... | 48 |
| 孙大奇（控七）：毕业设计二、三事..... | 49 |
| 周笛（计七）：漫话毕业设计..... | 52 |
| 张庆文（控七）：难忘的毕业设计..... | 54 |
| 蔡林（程七）：机器人..... | 56 |
| 李卫（控七）：政治课..... | 57 |

| | |
|--------------------------|-----|
| 三、天南海北..... | 59 |
| 刘文博（程七）：“卡尔珞基山的日落” | 59 |
| 王小鸽（程七）：衣食住行“回想”曲..... | 60 |
| 周笛（计七）：食鼠 | 66 |
| 朱征（计七）：与北大学生联谊 | 67 |
| 蔡林（程七）：回味无穷的清华包子..... | 68 |
| 梁路平（计七）：八食堂的熘肉片..... | 69 |
| 黄蕾（控七）：控七的故事 | 70 |
| 任初农（控七）：控七同学打油剪影..... | 72 |
| 杜超英（计七）：点点滴滴是温馨..... | 74 |
| 何中卫（控七）：307的往事 | 76 |
| 马少平（控七）：307，其人其事 | 78 |
| 周笛（计七）：在册民兵 | 83 |
| 杨涛（计七）：学军 | 84 |
| 程京德（程七）：清华趣事几则 | 85 |
| 于卓琳（计七）：清华生活回忆 | 89 |
| 陈秉川（计七）：大学往事 | 92 |
| 蔡林（程七）：献血 | 94 |
| 梁路平（计七）：柯亮捉蛇 | 96 |
| 陈榕（程七）：白哥蛇皮的来历 | 98 |
| 周笛（计七）：三堡度假..... | 99 |
| 蔡林（程七）：老大哥们 | 100 |

| | |
|--------------------------------------|-----|
| 四、水木年华 | 103 |
| 刘文博（程七）：岁月如歌 | 103 |
| 肖诗松（控七）：难忘的回忆 | 106 |
| 陈平（计七）：计 7 的女生 | 107 |
| 钟蓓（控七）：清华之美 | 109 |
| 马少平（控七）：玉兰花 | 111 |
| 易小琳（控七）：珍贵的奖牌 | 112 |
| 周笛（计七）：体育趣事杂谈 | 114 |
| 蔡林（程七）：棒球 | 118 |
| 梅建平（计七）：清华这张照片 | 120 |
| 陈平（计七）：选系学生会主席的热闹..... | 122 |
| 任初农（控七）：龙年怀想，三十周年毕业纪念之九 龙腾飞图..... | 123 |
| 五、白花红烛 | 125 |
| 梁路平（计七）：寻找回来的笑靥..... | 125 |
| 李卫（控七）：罗毅的最后一个月..... | 128 |
| 李卫（控七）：与你同在——写给罗毅..... | 129 |
| 莫少敏（控七）：臭豆腐的故事 | 131 |
| 梁路平（计七）：回忆宋建宁 | 132 |
| 刘艺平（计七）：我的兄弟 | 134 |
| 六、“控程计”编后感 | 137 |
| 我们毕业三十年的回忆 | 137 |

| | |
|-----------------------|-----|
| 无七班的回忆..... | 139 |
| 第 1 章 我们奔着清华无七来了..... | 139 |
| 第 2 章 学习是我们的唯一追求..... | 144 |
| 第 3 章 无七班的特色 | 152 |
| 第 4 章 有意义的班级活动 | 157 |
| 第 5 章 体育让我们快乐健壮 | 161 |
| 第 6 章 互助互爱 | 165 |
| 第 7 章 生活虽不富裕但难忘 | 169 |
| 第 8 章 对无线电系老师的回忆..... | 174 |
| 第 9 章 结束语 | 176 |
| 老照片——30年前的我们..... | 181 |
| 大头照——30年后的特写..... | 244 |

1977 级入学名单

计 7 班 43 人 1978 年 3 月入学

| | | | | | |
|------|------|------|------|------|------|
| 梅建平 | 杨 涛 | 杨元元女 | 王建潮 | 王 健 | 丁光耀 |
| 杨维康 | 陈秉川女 | 闫月峰 | 曹兴平 | 张一民 | 柯 亮 |
| 候紫峰 | 刘幼林女 | 潘 毅 | 储畹茗女 | 刘艺平 | 王小鸽女 |
| 吴季风 | 于卓琳女 | 陈 榕 | 周 笛 | 钱振宇 | 宋晓晖女 |
| 温晓风 | 梁路平 | 陈 平女 | 宋建宁 | 刘 兵 | 李 玲女 |
| 吴 川 | 马卓钊 | 刘文博 | 朱 征 | 马 琦 | 吴德利 |
| 赵琪华 | 郭建英 | 李亚民 | 辜凯宁女 | 杜超英女 | 张羨毓 |
| 陈红艳女 | | | | | |

控 7 班 32 人 1978 年 3 月入学

| | | | | | |
|------|------|------|------|------|------|
| 黄 蕾女 | 杨宗辉 | 任初农 | 党建武 | 程京德 | 毛 斌 |
| 肖诗松 | 吴 彭 | 匡 璁女 | 林 铸 | 刘爱武女 | 李 卫女 |
| 宋 星 | 莫少敏 | 万 方 | 易小琳女 | 齐亚平 | 田 纬女 |
| 张安国 | 杨国文女 | 罗 毅 | 李 江 | 田志强 | 马懋德 |
| 韩 民 | 王 新 | 马少平 | 薛桓生 | 何中卫 | 张庆文 |
| 张继荣 | 李北星 | | | | |

无 7 班 31 人 1978 年 3 月入学

| | | | | | |
|-----|------|-----|------|-----|-----|
| 丁建刚 | 赵继红女 | 陈启明 | 王 颖女 | 胡联奎 | 吴 坚 |
|-----|------|-----|------|-----|-----|

鲍建 丁天文 刘立 邱建平 陆愚 柳絮飞
冀晋 陈大同 高悦女 方家元 方敏 张骥
杜学军 林永恩 张俊江 丁晓梅女 吴一帆 曾耐霜女
李爱萍女 杨江水 石崇源 卫六保 冀卫卫 刘琢
孙力女

电子7班 35人 1978年4月入学

李宗凌 武友文女 赵晓珊女 钟蓓女 樊兢 杨少波
张慈深 徐皓 华桦 耿倩女 王友进 匡亚鑫
李涛 谢钢 徐殿武 孙大奇 丁亚明女 于津生
王众和 岳小东 楼继伟 尹翔 施平 左宏
江卫星 樊郊 邹林瑞 刘联联女 蔡弘女 李星
叶宏 苗青女 蔡林 候雪山 李家瑛

留学生和转系同学 5人 1978年3月入学

梁耀才 (水利系转) 白硕 (力学系转) 拉贾什 (尼泊尔)
巴布洛 (巴拉圭) 迪迪埃 (加蓬)

1977 级毕业名单

计 7 班

| | | | | | |
|-----|------|------|------|------|------|
| 梅建平 | 杨 涛 | 杨元元女 | 王建潮 | 徐 皓 | 丁光耀 |
| 杨维康 | 陈秉川女 | 闫月峰 | 曹兴平 | 赵晓珊女 | 柯 亮 |
| 候紫峰 | 刘幼林女 | 潘 毅 | 储畹茗女 | 刘艺平 | 尹 翔 |
| 江卫星 | 于卓琳女 | 李家瑛 | 周 笛 | 杜超英女 | 宋晓晖女 |
| 温晓风 | 梁路平 | 陈 平女 | 宋建宁 | 刘 兵 | 李 玲女 |
| 吴 川 | 马卓钊 | 张羨毓 | 朱 征 | 马 琦 | 吴德利 |
| 李亚民 | 辜凯宁女 | 刘联联女 | 梁耀才 | 苗 青女 | 拉贾什 |
| 巴布洛 | 迪迪埃 | | | | |

控 7 班

| | | | | | |
|------|------|------|------|------|------|
| 黄 蕾女 | 杨宗辉 | 任初农 | 党建武 | 张慈深 | 毛 斌 |
| 肖诗松 | 吴 彭 | 匡 聰女 | 林 铸 | 匡亚鑫 | 李 卫女 |
| 宋 星 | 莫少敏 | 万 方 | 易小琳女 | 齐亚平 | 孙大奇 |
| 张安国 | 杨国文女 | 罗 毅 | 李 江 | 田志强 | 马懋德 |
| 韩 民 | 叶 宏 | 马少平 | 薛桓生 | 何中卫 | 张庆文 |
| 张继荣 | 丁亚明女 | 谢 钢 | 樊 兢 | 钟 蓓女 | |

无 7 班

| | | | | | |
|-----|------|-----|------|-----|-----|
| 丁建刚 | 赵继红女 | 陈启明 | 王 颖女 | 胡联奎 | 吴 坚 |
|-----|------|-----|------|-----|-----|

| | | | | | |
|------|-----|-----|------|-----|-----|
| 鲍建 | 丁天文 | 刘立 | 邱建平 | 李星 | 柳絮飞 |
| 冀晋 | 陈大同 | 候雪山 | 方家元 | 方敏 | 张骥 |
| 杜学军 | 林承恩 | 张俊江 | 丁晓梅女 | 吴一帆 | 杨少波 |
| 李爱萍女 | 杨江水 | 石崇源 | 卫六保 | 冀卫卫 | 邹林瑞 |
| 孙力女 | 左宏 | 施平 | 岳小东 | 徐殿武 | 李涛 |

程7班

| | | | | | |
|-----|------|-----|-----|-----|------|
| 李宗凌 | 武友文女 | 程京德 | 赵琪华 | 郭建英 | 刘爱武女 |
| 田纬女 | 张一民 | 华桦 | 耿倩女 | 王新 | 李北星 |
| 蔡林 | 刘琢 | 刘文博 | 白硕 | 钱振宇 | 于津生 |
| 王众和 | 吴季风 | 楼继伟 | 陈榕 | 陆愚 | 王小鸽女 |
| 王健 | 樊郊 | 高悦女 | 蔡弘女 | | |

“控程计”——“无期”的回忆——我们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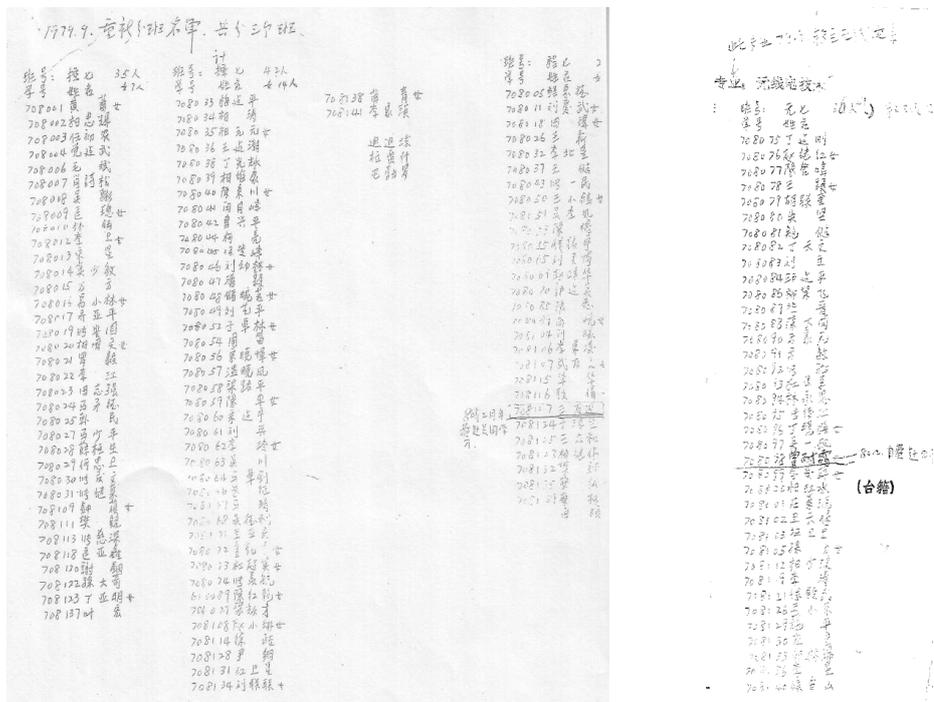


Figure 1 清华大学教改处计控程无7字班入学登记册部分（影印）

“控程计” 1977

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计算机系的前身）1977 级在 1978 年 3 月入学时共有三个专业四个班：计算机专业（计 7）、控制专业（控 7）、无线电专业（无 7）和电子 7 班。入学一年半之后，电子工程系更名为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并新增了程序设计专业。全系同学经过自愿报名系里批准的流程组建了程 7 班。与此同时，电子 7 班的其他同学打散并入到计 7、控 7、和无 7。那时无线电系刚从四川绵阳迁回北京不久，需要学生，无 7 班从 1979 年 9 月正式并入无线电系（现在的电子工程系的前身）。班级和宿舍的重组打破了原有的界限，使我们计算机系这“控”“程”“计”三个班的同学，加上无 7 班同学，在四年半的生活中一直很亲密。这里收集的是“分布存储”在同学们记忆里的“计算机-控制-程序”的点滴片段，以纪念我们这个五彩缤纷的团体。在本书中，我们也收录了无七班的回忆文章。





Figure 2 1982 年毕业，我们从此走向世界

一、清华——我们从这里开始

一九七七年，邓小平一个果断的决定，大学的校门在对我们的关闭了十年后又打开了，我们这些命运的宠儿聚集到了清华园，开始了我们和新时代同步的生命之旅。

程京德（程七）：“清华”意味着什么？

转眼之间，从清华计算机系毕业就要 30 周年了，算起来，从自己第一次走进清华园也 50 年了。应该说，“清华文化”影响了我的人生。

前些天去清华办事，顺便到 40 几年前在附中时代常去玩耍的圆明园去看了看。夕阳中，西洋楼大水法的断柱残梁还是那样散乱堆立着，记录着来自所谓先进文明国家的军队之“文明”行为，诉说着弱肉强食的历史，只是周围那些当年我们这些不懂事的顽童们赖以捉蛇逮青蛙摸鱼的稻田和小河都已经完全没有了踪影。的确，现在的圆明园，倒更是一番遗址的模样，像希腊的雅典卫城，宙斯神庙一样。和那些石头建筑见证的历史相比，人生实在是太短促了，不知不觉之中，小顽童已经变成了老顽童，居然要感慨时间的飞逝了！

感慨之余，不由得从心头冒出一个问题，对于自己的人生，“清华”意味着什么？

我相信，对于全国的绝大多数 77 级大学生来说，77 年能够参加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78 年 3 月走进大学校门，都是人生的一大转折点。我们这些能够来到清华园的幸运者，就更是如此

了。对于我本人来说，真是很难想象如果不是 77 年从延安考回清华，今天的我会是个什么样子？！因此，如果要举出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测验考试，最决定性的一次评价挑选，我会绝对毫不犹豫地举出 77 年高考。

无论从中国现代史，新中国史，文革史来说，77 年高考都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性质的事件，因为它是在人民共和国经历了文革时代把公民人为地分为三六九等的长期历史时期之后，首次给予几百万之众的青年学生不计家庭出身公平竞争的机会，其社会意义，政治意义远远超出了高考的范围。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带着经历了极高竞争率高考洗礼的自豪和自信，带着对科学和技术的好奇和憧憬，带着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梦想，跨入了清华园，置身自己于清华的历史和发展之中。

1978 年的清华，对我来说，首先意味着一条“公平竞争的起跑线”。

77 级学生，绝对是清华历史上最奇特的年级。作为聚集文革 10 年社会上人才的结果，77 级各个班的学生都是来自各行各业，年龄相差悬殊。但是在 77 级学生中有一条是共同的，那就是如饥似渴地努力学习。记得当年，清华园里形容努力学习的大众词汇是“玩命”，不知这个词在如今的清华园里是否仍在流通。

除了能够接受当时全中国所能提供的最好的计算机科学教育，还能够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兄弟姐妹”那里学习各类知识，听取各类经验，实乃人生一大幸事。这种经历，也只有 77 级的我们才有，不由得让人想起古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

在清华园里学习的 4 年半，对我来说，意味着“广泛吸收，深度思考”。

从清华毕业 30 年了，“清华”一直伴随着我的学习，工作，生活。渐渐地，我形成了这样的信念：“清华人流的都是清华的血，清华人是大家族。一个人进了清华之后，‘清华’这个烙印就永远烙在身上了，你做好事就是为清华争光，做坏事就是为清华丢脸。清华之所以在全世界有那么大的凝聚力，正是可以称作一种文化也好，一种精神也好的东西在潜移默化地起着决定性作用。”

30 年来，“清华”对我来说，意味着“家乡故里”。

世界各国的社会制度形形色色，道德标准和评价基准也各有千秋；金本位，官本位，X 本位，Y 本位，Z 本位的评价基准往往引导着从社会精英到庶民百姓对利益目标追求的“疯狂”。世界各地清华人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无行业不在，无阶层不在；在“清华家族”这个大家庭中，相对于“永远的利益”，我们能够更多地看到的是一种“家族亲情”。我想，能够让清华人重亲情，轻利益的本质底蕴，不正是作为清华人的纯粹，不正是“清华文化”吗？

“清华”，这个多义词，从其内涵到外延，到底都意味着什么？对这个问题，我想，大概每个清华人都会有自己的答案。我们每个清华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为世界文明中的“清华文化”增添着这样或那样的内容，为历史长河中的“清华画卷”写下自己的一笔。

祝愿“清华文化”越来越厚重，祝愿“清华画卷”越来越清新，祝愿“清华家族”越来越兴旺。

陈榕（程七）：崂山邂逅

虽说自古歌功颂德的文章不入流，但俺说点亲身经历的真人真事，写一篇游记，特别感谢一位在 1977 年改变了我们命运的人。

1979 年夏天，曾耐霜、丁小梅、于卓琳、陈平、宋晓晖、刘文博、郭建英、宋建宁和我等几位大学同学去青岛崂山远足，进山的郊区公共汽车到山边就停开了，据说有要人经过，沿海的公路封了。我们也并不惊讶，毕竟前一天傍晚在八大关海水浴场碰到自动化系的薄熙永，他指着海上打探照灯的军舰透露了点小道消息。

我们一行在沿海公路上徒步 20 多里，夏日炎炎，路上几乎没车。当我们半途在路边小憩时，正巧 4~5 辆淡黄色的丰田面包车从后面过来。丁小梅说走不动了，叫了宋晓晖、陈平等女生手拉手去拦车。首车减速，副驾驶断喝一声“有任务”，闯过去了。于卓琳眼尖，说了声我看见谁谁谁了。大家都看到最后一辆车是空的，议论纷纷：谁谁谁真 TM 缺德，也不捎上哥儿几个。记得路边大岩石上写着“备战备荒”的口号：“不忘虎狼在前，誓死保卫祖国”之类。大家一路走来，又拿前面的“虎狼”开了一堆玩笑。毕竟文革期间关于他的漫画太多了。

在一个小小的港湾路边，有一个小卖部，我们进去买汽水。店主对我说：你们北京来的大学生吧？我答：是啊。他说：你们回北京，帮我们向党中央反映反映，我们这里太苦，活不下去了。

我上大学之前在北京郊区插队，深深同情老乡们的处境，就支了一招：“你回村里把全村都叫出来，就跪在路上，傍晚肯定会有贵人相助！”老乡说：“俺们不敢。”我笑了：“你们不敢拦路，我就敢进中南海了？”

到了崂山下清宫，山门半掩，古树参天，非常幽静，路边三三两两游人远远向那边张望。我招呼同学们：“走，去里面逛逛。”只有于卓琳响应。我俩就去推山门，说时迟那时快，后面闪出两位大汉，灰色的确良短袖衬衫、绿军裤。我问：“开门吗？”年长一点的一位便衣，稍加思索：“开门！”下清宫院内大概有7~8个保镖模样的便衣，都是灰短袖加军裤。我右手拿着一把小巧的日本产黑色折叠伞，保镖们也没有搜查。

俺俩直奔大殿要进去参观，那位年长的便衣拉了一下我，说：“稍等，首长在里面。”我们仨就在殿外聊了起来。看来便衣是首长的大秘，他问：“你们拦车了？”答：“是啊，女同学走不动了。”大秘看到我胸前戴着清华的校徽，就问：“清华大学的大学生？”我们作了肯定的答复。大秘态度非常诚恳：“我们今天确实有任务，要不就捎上你们了。”我们之后寒暄了些大学生活事情。

不久首长出来了，牵着一个5~6岁的小女孩，另一边是40岁左右的女儿搀扶。与我们擦肩而过。大秘问我俩：“认识吗？”我答道：“认识，邓小平。”

我对邓大人的第一印象是：怎么这么不中用了，走路一瘸一瘸的，跨出大殿门槛都吃力，咋接管朝政呢？后来才从报上看到邓大人在黄山上跟北京其他大学同学们合影。腿瘸大概是因为他前两天爬黄山，身体还没恢复。

在跟大秘聊天时，一个“邪念”一闪而过，我是不是该在老人家露面时喊一声：“卓琳，我们进大殿里看看！”老人家的夫人叫卓琳，俺旁边的女生名字是卓琳，要是喊一嗓子，保证有回头率。当“圣上”真容近在咫尺，终究俺是有贼心，没贼胆，未敢造次。三十多年后想来，俺还是有些纠结。看官们说说看，我到底该不该喊呢？

于卓琳和我尾随着众便衣出了庙门，回到歇息的同学们中间，说：看到邓小平了。我问郭建英：邓小平认识你吗？该过去打个招呼。记得建英屁股也没挪窝，只是谈谈说了句，他大概不会认识我。倒是丁小梅探过头来：“哪儿呢？哪儿呢？”然后就跑到面包车边，趴着车窗挨个瞧。去年百年校庆，丁小梅从日本回来，问起此事，她浑然不记得任何细节。

倒叙到我们一行从济南到青岛的火车上，碰到个精神病人，在座椅下面，从车厢这边到那边来回爬，不时穿过我们的腿边。那厮口中念念有词：“邓小平，我见过。邓小平，我见过……”从崂山归来之后很久，每当郭建英和我碰到郁闷的事情，在宿舍里调侃自己的暗语就是：“TMD，邓小平，我见过！”

俺们计算机系 1977 级，尤其是“程 7”班，用楼继伟竞选系学生会主席时的话说，叫“自己设计自己”，要是用句大家在农村接受再教育时学来的糙话说，是“谁也不尿谁”，就像《西游记》里，孙悟空见玉皇大帝，不过“唱个大喏”罢了。天命之年回想起来：同学少年，个个都挺牛鼻——“圣上”也不过就是路人甲、路人乙。换句话说，就我俗气，竟然还记得这许多。



Figure 3 晨读水木清华（刊登于当年的新清华报）

周笛（计七）：杂语

30年了，岁月如梭。30年前在清华园那风华正茂，意气风发，寒窗苦读，粗茶淡饭，快乐无忧的日日夜夜，时而宛如儿时的模糊记忆，时而似是昨日的朋友聚会。感慨，惆怅，欣慰，欢畅，苦涩，五味俱全，百感交集。清华给了我坚实的专业基础和科学方法，让我一生受用不尽。“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铸造了我一生做人的准则。但对于“行胜于言”的片面理解让我在激烈的职场角逐中始终怯于包装和贩卖自己。

大学毕业30年，对于清华校园和同窗学友们的美好记忆成为我一生中最珍贵的，不容稍损的珍藏。我们计算机系77级计7班荟萃了来自全国的精英。试想，在十年文革压抑的几百万考生中脱颖而出闯入清华计算机系的会是些怎样的人物呀。当时，

我们班最大的老马已 30 出头，最小的丁还不满 17。柯亮来自新疆，杜超英来自黑龙江。

有几件小事至今记忆犹新。小潘和小丁是我的室友。小潘当年 18，是江苏省理科高考状元。第一学期开学不久，小潘接到了许多崇拜者的来信。信中敬慕之情溢于言表。不过也有用词不当的。譬如，有位仰慕者居然要求对小潘“不耻下问”。小丁也接到了家里的来信。信中劝他放下包袱，把实情告诉家里。原来小丁家乡盛传，小丁因跟不上课程进度被清华退回重大了。此类的笑话当年挺多的。

大学几年，计 7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它的凝聚力和大家的参与感。记得有一次在西操场举行系运动会。计 7 没有像控 7 肖诗松，程 7 王友进那样的明星。但人人参与，每个项目都有不少人参赛。按规定每一人参赛就加一分。当时我负责官方记分统计，印象很深。我们计 7 就是靠人头分拿的总分第二。第一是控 7，第三是程 9。

在清华的经历是我一生的财富。与大家一起就读于计算机系是上苍对我的惠顾。这份记忆和友谊我将珍藏终身。我是清华计算机系 77 级大家庭的一员，这是何等的幸运，自豪与荣誉呀！

丁光耀（计七）：梦开始的地方

中学物理老师帮我填报了高考自愿——清华大学计算机专业，我甚至没有看到志愿书是什么样子，也不想看到，因为确实不知道怎么填写。这就是一个进入大学才度过 17 岁生日的我，一个不知道清华历史、清华荣耀的我，一个心理和生理上完全不成熟的我，懵懵懂懂撞进了清华计七班这个大家庭。经过一段时间的

了解，发自内心的震撼油然而生：他们都是些什么样的古灵精怪啊？！于是我开始用心去倾听，用心去感悟，用心去思考，点点滴滴汇集成涓涓溪流，时而潺潺流淌，时而细细品味，音容笑貌犹如昨日。

1. 难忘的沙拉

记得是一次同学们郊游野炊，好像是哪位女同学拌了一盆沙拉。那是第一次尝到沙拉的味道，清香、爽口。对南方麻辣重口味的我，无疑是一种全新的味觉、视觉的冲击。此生终是念念不忘，不仅自己喜欢吃，还“遗传”给了女儿。请问是哪位女同学拌的沙拉¹？

2. 用心打球

我的乒乓球水平本来就不咋地。有一次大家在一起玩，由于人太多，采用两分制接下。想多挥上两拍，不得已我想出一绝招：自己命名为“扣飘球”，特点是产生球的方向性误导。就像程咬金的三板斧，对于两分制还真管用，水平高的低的都下去了，反正坐了几把庄。记得李亚民下去时说“打的啥怪球？”，陈平姐若有所思的说：“小钉锤是用心在打球”。多鼓舞的话语，于是我记住了这句话，用心做事一定有收获。

¹ 周笛注：这拌沙拉可能是陈平的杰作。当时我也是第一次听说“沙拉”这个词。那时做沙拉最难的是沙拉油。打几个鸡蛋，只留蛋黄，一点一点地加生油进去，用力搅拌，时久方成。是个功夫活。

3. 电阻

爱跟周笛开玩笑。晚上洗脚时，他小腿上的毫毛不知被拔掉了多少，也不生气。他报复的手段就是拿智力问题考我。记得一次周末上他家去玩，玩笑中他突然问我电阻怎么计算，当时我还真蒙了，因为完全忘记了计算公式。于是，他解释了对电阻的理解。我仿佛明白了什么：不是电阻怎么计算，也不是背公式，而是理解问题及规律。

4. 为了梦中的橄榄树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轻流的小溪，为了宽阔的草原，流浪远方流浪，还有还有，为了梦中的橄榄树……”一曲悠扬、空灵、无限遐想的天籁之音！记得是为了歌咏比赛，晓晖教大家唱的。特别喜欢这首歌，恰如大学生活的写照。并不是身在异乡的共鸣，而是灵魂还在流浪。说心里话，那时我并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梦想，也不知为了什么而学习，心无所向，心无所依。当听到“清华是工程师的摇篮”时，更无内心的激动。苦苦的学习思索着，终于知道了我梦中的橄榄树……。

计七——梦开始的地方！

张庆文（控七）：清华生活小花絮

今年，2012年，是我们清华77级同学毕业三十周年。我写了这篇短文，以资纪念。

1. 我赶上了末班车

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正在读高中二年级，按说，再过一年即将面临高考。可是中共中央“5.16”通知一下，北大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公开发表，再加上人民日报6月1日的一篇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登时搅得天下大乱。一夜之间，天地变色。全国大中小学一律停课，都去搞文化革命。过去我们觉得好的东西，突然间全部变成了封资修。过去我们所敬仰的人们，突然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我们这一代青年也被卷入漩涡，从此失学。中国之大，竟找不到一张平静的书桌！这十年浩劫真像是一场恶梦，中间多少往事，至今仍不堪回首，“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触目惊心！直到1976年，一声惊雷，四人帮恶贯满盈，寿终正寝，那种种倒行逆施之事，才开始一件一件被纠正过来。又过了不到一年，传出了即将恢复高考的消息，老同学之间奔走相告，兴高采烈。后来又经过官方渠道证实，大家就开始了紧张的复习，希望能一圆这迟到了十年的大学梦。

经过上山下乡磨难的我，当时正在包钢当仪表检修工，每天的班还是要上的，所以只能用业余时间来复习功课。好在我从前的高中课本都还没扔。十一年之后，抓起来再读，还不生疏。再加上前一段在包钢上夜校，又学了一点高等数学，这些东西在考试中还真派上了用场（内蒙的数学试卷中有一道选作题，用微积分可以轻易解出，被我占了一个小便宜）。临考前，车间主任又放了我一星期的假，这一星期可成了我生命中最有价值的假期。经过充分的准备，我终于顺利地闯过了考试这一关，成绩不错。该报志愿了，当时传闻，重点大学不收老三届，所以大家都劝我要慎重。但是我在夜校的高等数学老师鼓励我，一定要报一

个全国重点大学作为第一志愿。说实话，我心里也有这种想法。听了他的劝，我决定一搏，把清华大学列为第一志愿。另外，当时确实还有一项原则，就是在职考生必须对口报专业，我那时在包钢的工种是热工与自动化仪表维修，于是就报了对口的自动控制专业。

1978年初，天从人愿，我收到了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是电子系自动控制专业！全家人激动万分，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车间里的师傅和工友们也纷纷向我祝贺，勉励我好好学习。78年春节刚过，即将30岁的我终于赶上了末班车，踏入梦寐以求的清华园，开始了崭新的生活。

2. 日语班？英语班？

从小学到高中，我几乎一直是班里年纪最小的，因为我的生日小，是在12月。但是到了清华园的控七班，却突然发现，现在我是班里年纪最大的了。这儿多数人都要比我年轻个七、八岁，最年轻的马少平，比我小十三岁，足足一轮还要多。我们的班主任慕老师，也仅仅比我大几岁。于是乎我一下子从原来车间里的“小张”，猛然升级为“老张”。稍后，从电子七班分过来的丁亚明同学，是文革前老高三的，她比我大一岁，便成了我们全班的老大姐，我于是退居二号“老”人物。这些都是特殊年代造成的特殊情况，可现在却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那就是：外语班如何分？

当时不知是谁做的决定，七字班新生要有一部分人学日语，其他人学英语。而我们这些老三届的同学，统统被分到了日语班。我们对此有不同的意见，因为我们在同学中年纪偏大，中学时又大多是学过俄语的，觉得现在应该抓紧时间把英语先攻下来，将

来有机会开第二外语时，再学日语也不迟。再说，当今世界，欧美在计算机等高科技领域中大为领先，主要科技文献几乎全是英语的，学英语应当排在优先的级别上。至于日文，说实话，由于其中大量使用汉字，自己下些功夫就可以先通过阅读关。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这些老三届的同学去找了系里和教务处，争取改进英语班，最后终于如愿以偿，被分到了英语初级班，从ABC开始做英语扫盲。我们那时也非常珍惜这个机会，下了狠功夫学英语，甚至连上厕所的时间也要背它几个单词。日积月累，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没有辜负我们的老师。

3. 由电子系到计算机系

刚进校时，我们系的名称是“电子系”，大概在半年之后才改称为“计算机工程与科学系”。其实当时系里的几个专业设置，已经围绕着计算机科学来安排了，系里的很多教授和老师们在计算机科学方面已有较高的造诣和丰硕的成果。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在刚入学时参观各教研室科研成果时，看到了吴文虎等几位先生们开发出的自然语言识别系统。如果我们对着麦克风说：“芝麻，开门！”屏幕上的阿拉伯仆人就会说：“遵命，主人！”但是如果我们说些别的什么话，那个阿拉伯仆人就装聋子。虽然还是处于初级研发阶段，但在那时，这已经是国内人工智能领域走在前列的重要研究成果了。

不久，电子七班的同学们分别划入各专业班，系里又从各班抽人组成了程七班，绵阳分校回归北京，无七班划归无线电系，至此计算机系就形成了计七、程七和控七这样三个完全围绕计算机科学而设置的专业，我们系也就正式迈到计算机科学的方向上来了。当然再后来清华组建经管系，是从各系的七字班经过自报

加审批的方式，抽调同学过去的，但是计算机系各班的成员已经基本定型，一直到毕业都没有变化了。

4. 紧张的学习生活

十年浩劫之后，全国积累了大约三四千万中学生，不得正规大学之门而入。77年高考时，即使经过扩招，全国高校招生总数也只有三十万人左右。这样算下来，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幸运儿迈入了高校校园。而我们这些同学们能够上清华，更不知令多少同龄人羡慕不止。大家都明白这个机会来之不易，而且也意识到将来肩上工作的担子会非常重，所以都不约而同地全身心投入了紧张的学习中去。进了大学才知道，这里功课的广度、深度和总负荷量，要比高中时期超出太多了。于是“玩儿命”成了那时最流行的词。每天下课之后，图书馆、各自习教室和宿舍楼里，看到的全是埋头苦读的身影。当时规定晚上十点熄灯，早上还要起来出操。可是熄灯之后，宿舍里还有很多人打着手电看书。此外，同学们还发现，西主楼三区 208 那个大阶梯教室夜里是从不熄灯的，于是又有不少人在那儿熬到后半夜才回宿舍，那个大阶梯教室也从此得了个“玩儿命教室”的雅号。

功课虽然很重，学习的乐趣却也是无穷的。追求知识和探索真理的过程，同学之间的讨论和辩论，课堂上老师们精辟的讲解和幽默的风度，都让我们乐在其中。我至今还记得，高等数学的大课，是计算机系和自动化系在一起上的。两个系，六七个班，再加上师资班，差不多有两百人吧，把那个大阶梯教室挤得满满的。老师的胸前别个小麦克风，声音从高传真的扬声器里放出来，即使坐在最后一排也能听得清清楚楚，当然如果坐在最后一排看板书，那可真是需要一付好眼力。给我们讲高等数学的老师（可惜忘记他的名字了），是最受欢迎的一位。他左手写字，板书极

好，叙述和论证条理清晰，还能把枯燥的数学讲出点儿幽默劲儿来，听他的课，都不需要复习，就可以写作业了，真是太棒了！当时很多大教授都出面给本科生讲课，的确是同学们的福气。清华园很大，而七字班的同学有自行车的不太多（我当过工人，是有车族之一），下课之后赶赴下一个教室的人流也成了一道风景。记得当时最漫长的一条路，是从我们计算机系馆赶到化学馆，那是从学校的东南角到西北角，几乎要斜着穿过整个清华园。只有十五分钟的时间，必须用急行军的速度才能赶到（我曾经有很多次骑着自行车再带一个人赶过去占好的座位——校园里没警察，不会被罚款）！

做为计算机系的学生，我们要面对大量计算机方面的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上机编程更是家常便饭，从二年级开始逐年增多。最早我们是在系里的 DJS - 130 机上调程序的。那是几年前由计算机系自行研制的中国第一台全国产化小型计算机，到我们开始上机时已经显得落后了：我们要先把所有程序写在格纸上，交给操作员去输入到打孔机中。然后我们再用这些穿孔卡片去上机编译运行。任何一个语法或逻辑上的错误（哪怕只是一个错误的标点符号）都会导致上面的过程全部重复一次，可以想象这要耗去我们多少时间。后来，系里进口了美国 DEC 公司的 PDP -11/03 小型机，支持多终端同时连机，这大大方便了我们的编程作业。因为 PDP 机上可以同时支持多种高级语言的编程，包括 PASCAL, BASIC, FORTRAN, LISP, 等等，我们后来的编程作业就全部到 PDP 机上做了。如果以今天的眼光来看，PDP - 11 小型机的全部处理能力，还比不上一台 PC，但在当时，它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平台。用七十年代尚属观念先进的 PASCAL 语言作为我们学习编程的启蒙工具，清华是国内第一家，而我们就是第一批受益者。

四年半下来（七字班实际上并不是在 77 年秋季进校，而是 1978 年春季入学，损失了半年时间，所以没有读满五年）总共上了多少堂大课小课，交了多少作业和实验报告，背了多少英语单词，经历过多少次大小测验考试和课程设计，已经无法统计了。但是学到了多少知识和本领，开拓了多少眼界，交到了多少知心的朋友，相信每一个人都心中有数，即使再过几十年，即使身处天涯海角，这些都是永远的精神财富，珍藏在所有清华人的心底！

5. 读书之外的时间

清华人不是书呆子，各种各样的文体生活，把我们的学子生涯妆点得多姿多彩。那时学生会组织成立了各种社团，从音乐、舞蹈、文学、体育，到书法、绘画，几乎涵盖了同学们的各种爱好。我当时参加了学生会下属校广播站的编辑组，每周有固定的工作时间，为广播站组稿编稿，同时也结识了好多外系的同学。我还是学校合唱团的一员，唱中音部。大家一起排练了不少中外名曲，如“半个月亮爬上来”，“小路”，等等，演出时深受欢迎，当然我们自己也很享受。此外，学校广播站每天还在固定的时间播放西方古典音乐，我所喜欢的很多交响乐和协奏曲都是在那个时期启蒙的，令人终身受益。在计算机系举办的歌咏比赛中，我们控七班的大合唱一举夺魁，此中肖诗松同学居功至伟！

清华园历史悠久，古建颇丰。荷塘月色，水木清华，幽静的工字厅，熙攘的照澜院，大礼堂前宽阔的绿草坪，清华学堂里宽大的绘图桌，无处不给我们留下温馨的记忆。此外，在节假日和周末的业余时间里，北京各处的名胜古迹更是同学们放松身心的好去处。我们曾经在颐和园的昆明湖上荡舟赏月，欢度中秋。我们还曾在香山鬼见愁的峰顶采红叶，同时举办小型音乐会。我第一次听到美国电影“音乐之声”的插曲——“1-2-3”，就是在

香山上由计七班的几位女生唱出来的，至今记忆犹新！那几年，同学们在长城之巅，当过好汉；云水洞里，探过风险；郊外军营，走过正步；打靶场上，得过十环。圆明园的废墟让我们体验到过去的亡国之痛，故宫和北海，也让我们领略到祖国五千年古国文明的风采。对于许多从外地考入北京的同学，这些更是终生难忘的体验。

写到这里，还应该专门说一说清华的体育活动。我们清华有一句人人皆知的口号：“健康地为祖国工作五十年”。目标虽然定得有点偏高，但是大家实行起来却都是不遗余力的。除了体育课之外，每天下午四点钟以后，几乎所有同学都自觉地放下书本，到操场和其他运动场所去锻炼身体。我爱好球类运动，足球篮球排球羽毛球，样样都要来几下，当然最喜欢的还是足球。在我们系和自动化系的足球对抗赛中，作为一名中后卫，在帮助守门员华桦把住大门的同时，我还有过进球得分的纪录，为计算机系取胜做了一点小小的贡献。每天坚持不懈的体育锻炼，的确让我们终身受益匪浅！

最后，我要说：

我深深地爱着我的清华园！

我深深地怀念和感谢清华计算机系全体孜孜不倦的老师们！

我深深地怀念清华计算机系 77 级所有可亲可爱的同学们！

我深深地怀念清华计算机系控七班所有的兄弟姐妹们（包括已经逝去的罗毅）！

我深深地怀念九号楼 307 所有的铁哥们儿们！

杨涛（计七）：在清华经历的几件事

大学四年多，经历了不少事，但能记起来的却不多。这里把能回忆起的一些事放在一起，也许能构成一幅我在大学的生活画吧。

我跟我高中的同学加挚友谢澄一起考上清华。当然也是一起乘火车进京。进校那一天的细节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在火车站有专车接我们，到了学校又有老师同学帮忙送到宿舍。实在不好意思，他们的名字都记不清楚了。我的宿舍是九号楼 303 室。到房间后，我的床位分在靠窗左手边的上铺。我进房间时，靠窗右手边上铺的同学也刚到，他叫梅建平，也是从成都来的，更巧的是他跟我同一天生日，长我 5 岁。从此，梅建平便是我的大哥，事事都照顾我，过生日也都一起过。

给我印象很深的老师应该算是教微积分的一位老师，名字记不起来²，但这个老师我是终生难忘。他用左手写得一手好字，能随手画一个圆及别的一些一次可微、二次可微的函数的图形。概念讲得很清楚、到位、易懂，给我打下了良好的数学基础，即使到今天我还时时受益。

² 路平注：葛严麟老师，同学们戏称为“左手系”。尽管在教授工科数学时总是用几何意义说事，葛老师课外却有一句名言让愚钝的我们至今不得其妙：“数学书图越少越好”。估计大概是指好数学书中的描述之精妙严谨，有没有图形说明已经不重要了。

清华是很重视体育活动的。给我印象很深的口号是：7+1 大于 8。也就是说工作学习 7 小时加上锻炼 1 小时而得到的效果要大于工作学习 8 小时的效果。这个口号伴随了我一生，至今我还是天天锻炼。

记得还在 303 室住的时候，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我跟温晓风天天早上天没亮就起来跑步。晓风那时住 304 室，常常比我准时，在门外等我，即怕我没醒又怕影响别的同学睡觉，所以每次都要想出一些巧妙的方式把我叫醒。我们从九号楼出发，到西校门出去，跑进圆明园里绕一大圈，再从另一个校门（忘了是哪个门了）跑回九号楼。全程一共 7000 米。那时的圆明园完全就是战争留下的废墟，周围是荷花池、农田，空气非常新鲜，可惜现在已经面目全非。时常想起这一段时光，很是怀念！

清华体育课教会了我怎么滑冰，而且一滑就让我迷上了。常常滑到深夜。记得有次在考试的前一天晚上还跑去滑，一直滑到晚上十二点多，管理人员要往冰上泼水时我才不得不离开。我最羡慕的人是吴川，刘文博，和于卓琳，因为他们滑得实在是太优美，太自如啦！

我们一大帮同学骑车去十三陵玩，玩得很开心，但回来的路上我的自行车坏了，记得是老马（马琦）搭着我，朱征一手骑车一手扶着我的车，一直从十三陵骑到清华。我时常想起此事，心里都非常感激他们两位大哥。在学校时不懂事，没有好好地谢谢他们。在此，我就向两位敬礼致谢啦！

八食堂的伙食对我来讲实在是不敢恭维。那时粮食是定量的，每人每月就 30 多斤，其中多半是面，其余便是米和玉米。如果是吃米饭，我是一点意见都没有，吃什么菜都可以，没有菜也没

关系，咸菜或豆腐乳就行了。可惜，米票很少，记得一月只有 8 斤米。我一顿至少也要吃个半斤六两的，8 斤米不到一周就吃个精光。其实我也是很喜欢吃面食的，包括馒头在内。但北京的馒头我是实在是咽不下去，里面干得几乎就是粉，咬一口下去，嘴里的水被吸的一干二净，剩下的面块在嘴里转来转去怎么也下不去，所以，只能一口馒头一口菜，一份菜只能下一个（二两的）馒头，另一个馒头就要靠白糖了。那时每人每月只有半斤白糖，所以，白糖吃完了，馒头就不知道怎么吃了。好在后来搬到 407 室与梁耀才、赵琪华、梅建平同屋。因为梁耀才有无穷的米票供给，从那以后几乎就再也没有吃馒头了，这帮我解决了生活上的一大难题，十分感谢！

一次，我们 303 室的同学约好去全聚德吃烤鸭，好像是朱征组织的。这是我第一次吃北京烤鸭，而且还是在前门的全聚德吃的，感到非常骄傲。不过烤鸭本身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很深的印象，倒是那雪白的烤鸭汤让我记忆犹新。但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个油炸的圆球球，吃到嘴里又香又酥，那感觉真是爽，怎么世界上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旁边的宋建宁告诉我说那是对虾。后来我每次去全聚德都要点那道菜和烤鸭汤，但一直到今天，我在全聚德再也没有吃到那么好吃的对虾了，也没有喝到那么香的烤鸭汤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一大餐，我们每人出了 5 元钱。现在想想，真是不敢信。

学工学农学军对我的影响也不小，尤其是学工，让我亲身体会了生产一个机械产品的几个主要过程：设计、制图、铸造、车工、磨工、铣工。当时感到非常自豪。我相信这对我以后的生活起了一定的正面作用。

刚进校时，很多计算还要靠计算尺。后来发现班里的留学生在用一个叫计算器的东西，感到那东西真叫方便，也算是第一次亲身体验到计算机给人类带来的益处有多重要。同时也为能成为这个行业的一份子感到骄傲。后来请梁耀才在香港帮买了一个 Casio 的计算器，一直用到三、四年前有了 iPhone 后才让它退休的。

第一次接触的计算机好像是国产的，忘了是什么型号（DJ130?），只记得那时要用卡片或穿孔纸带在一个像打字机的机器上往卡片或纸带上打孔作为代码，那时觉得一点都不好玩。后来有位美籍华裔给系里捐了几台 PDP-11，用的是 8 寸的软盘存储程序，有键盘还有屏幕，而且还是放在恒温的机房里，可以用 Pascal 编程。这个就好玩多了，记得那时一进机房就是 7、8 个小时，连饭都忘了吃。从此迷上了编程，直到今天，每年不写上上万条代码是不罢休的。

印象最深的硬件项目就是做出一个 8 位（bits）的简单计算机。从设计 Instruction Set，到线路布局，最后安装成一个完整的 CPU，都是自己动手做。现在看来是个很简单的项目，但从中学到了计算机运作的基本原理，对我的帮助却是很大，至今难忘。

马少平（控七）：入学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是 1978 年 3 月 3 日来到清华的，眨眼间已经 34 年了。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天母亲那灿烂的笑容。

高考完后，没有任何消息。既不知道自己的分数，也不知道录取线是多少。像平时一样，该干什么干什么。

一天，正在午睡，本来上班的妈妈突然回来了，看着我，笑意堆在脸上，高兴的合不拢嘴，半天说不出话来，就那样看着我，无声的笑。

过了一会，才断断续续的说：“你被清华录取了。”

1977年恢复高考，已经比较晚了。那年是各省市自己命题考试，考试时间也是各省自己定的，我们省是11月考的，具体日期已经忘记了。入学，就拖到了1978年年初。所以，所谓的77级，实际上是78年入学的。印象中是下午到达北京的，之前没有来过北京，对北京充满了好奇心。

一出站口，就看到了清华的旗帜，一辆大轿车正在迎接着新同学。在车上等了大约有一个小时，车子才向学校开去，一路上，看着窗外的北京，充满了好奇。路过天安门时，很崇敬的看着天安门广场，看着广场上的纪念碑，这就是祖国的心脏啊，终于看到了。汽车是从清华西门进来的，当时路的两旁还能看到不少受76年唐山大地震的影响而建的抗震棚。虽然刚从唐山过来，看到抗震棚并没有任何的亲切感。只是感觉与想象的清华园太不一样了，怎么这么破破烂烂的？

汽车停在了二教的401教室旁，这里就是学校的迎新站。

到达时，由于正是吃饭时间，接待的人不多。系里也没有人。一位老师（也许是学生，从年龄上看不出来）问了我是哪个系的，后，让我们等一等。但是眼看就天黑了，系里一直没有人过来，

接待的老师向我说明了九号楼的方向后，就决定自己过去了，当时同行的还有肖诗松。

找到了九号楼，来到 324 房间，办理有关手续后，入住 307 房间。

这时房间里已经来了几位同学了，相互介绍后，他们都非常热情，帮我整理好床铺。事后才了解到，由于我的年龄比较小，班主任已经事先打好了招呼，让他们照顾我一下。

就这样，从此赖在了清华园里，三十多年了，一直坚守在这里。

宋晓晖（计七）：清华是第一站

清华百年校庆是我第一次回校参加校庆。平日的忙碌让人感觉三十年前的事情很遥远。一旦远离办公室的会议和争执，远离家务的琐碎，面对那么多熟悉的面孔，我突然觉得三十年前就像是昨天。高中的最后一年夏天，我去登泰山。母亲说这恐怕是今后日子里的唯一一次。我将会像之前的千万中学生一样，去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从泰山下来，我接到了北京来的电报。“速回京，准备高考。”

一代人的命运在一夜间就变了！

上清华之前没有见过任何计算机。只是听一位在中科院计算所的技术员说这是一个较新学科，数学好的学生就该报这科。就这样我报考了清华并进了计算机系。刚刚接触计算机的时候很有意思。一开始是在 DJS-130 上机，先用笔纸把程序写下来，然后

用纸带机把写好的程序打到纸带上。再把长长的纸带“喂”进机器里。计算结果（数字）则由面板的多个显示灯呈现出来。若结果不对，就回到自己写的纸上找错，改正后再重新打纸带。有时也会走捷径——直接看纸带上的一行行的孔来找错。后来先进了，系里有了 PDP-7，可以用打字方式输入，没有显示器，只有一个与行输入类似的行打印机。至少是不用再看那令人眼花的小孔了！记得上机排队两人一组，轮流跑程序，一出错就把程序打印在纸上，埋头到一旁查错，另一人上机跑。几年后在美国上研究生时才知道我们当时起点落后许多，但清华计算机系条件在当年国内算是很好的了。一位同学说起，他在武汉大学四年里，学计算机完全是纸上谈兵，没有真正的机器可用。那时学习机会难得，热情很高。记得三年级夏天暑假不回家过。老师给我们几人的项目是要把 CP-M 操作系统弄明白。我分到的包括外设接口。先把整个系统的汇编程序打印出来，在长长的程序纸上标上所有的寄存器和存储变量，找 goto 句子，画上箭头，等等。现在听起来这似乎很繁琐，但当时确实帮助我理解操作系统的功能和如何实现。现在有时也可以作为奇异的故事讲给下一代听。一脸茫然的孩子们一定在想为什么不用 Google。但为了安慰讲故事的人，终于还是说“很棒”（awesome）！

家住北京，回家很方便。但我连寒暑假也住在学校。同学在一起像是一个大家庭，分享着各自的喜怒哀乐。记得冬天里北京的西北风呼呼地吹，黄沙漫天，风沙一个劲儿从窗户缝里进。我和陈平就费九牛二虎之力把一床棉被挂到窗户上挡风。我在女生里是出名睡懒觉的，起早没我的份。同宿舍的刘幼林勤快，能干又自觉，常让我感到惭愧。那时早餐的油条何等的馋人，但等我和陈平到八食堂时，油条渣儿也没了！后来一位崇拜我们女生的小男生非常殷勤，他天天早上为我们送来热腾腾的油条，我们一点也不客气，来者不拒，从此天天油条香飘一楼道。年轻时也会

有些现在看起来莫名其妙的情绪，那时只想怎样地离径叛道。有次我们动真格的，去买了包烟，抽得满屋子烟，实在不能享受，从此作罢。我们每个人每月只有非常有限的零花钱（约 30 元）。除了买饭票买书，所剩无几。但总有办法娱乐。比如我们动辄打赌。输者就骑车到南门外摊儿买一堆烤白薯回来大家一起享用。

“The way we were....Whatever we remember, the way we were.....”

清华是我的事业和人生开始的第一站。在那里学到的是认真诚实的科学态度，扎实的基础。在那里结成的友情一生难忘。

梁路平（计七）：注册第一天

由于家在北京，我大概是咱们系全年级第一个到校报道的。当时是车间里的一个叫冯鸣的工友和我一起来的，说是没吃上猪肉也要见见猪跑，相跟着一定要看一眼这工程师的摇篮，当然也是一份不舍的情谊。时任系团委书记的刘美兰给我注的册，一位高年级同学把我引到 304。我的行李很简单，一个脸盆，一个祖母留下的箱子有几件换洗衣服，一幢母亲为我上学新缝的被子，加上一个平时冬天挂在门上挡风用的旧棉门帘当褥子用。工友帮我选了靠窗的上铺，放下行李，就一起跑到校园里转了一圈。送走了冯鸣，就回到 9 号楼 332 帮着注册。记着王建潮来时，一边注册，一边颇不情愿地嘟囔着，说是清华只是第二志愿，遗憾当时科学的春天中最牛的科大没进去。当时我只是觉得此君也太牛了，日后才知道建潮是有资本的，一直到大四，数学在全班都是领先一大截，同学之间聊起建潮，无不佩服。忙完注册回到 304，就见到两位同宿舍同学，一胖一瘦临窗而坐，言谈甚欢。见我进来，都站起来打招呼，憨憨厚厚笑咪咪的是晓风，眼睛里透着机

灵的是刘兵，都是北京的在校生。不记得齐齐哈尔的羨毓什么时候到的，只记得羨毓在报到名册上写的团花似锦般的好字，心底下暗暗地赞了一句，佩服得紧。贵州来的主任维康一进门就大大方方地和每个人握手，风尘仆仆的脸上露着坚毅的目光。在北京计算中心工作过的建英是最后一个到的，天已经黑了，急急忙忙没说上几句，就被班里的解放军班长（赵琪华）把全屋子轰出去开班会，大学生活就此开始。

半年后，主任和我被“掺沙子”到 302，据说 302 同学老熬夜，找两个生活规律的调剂调剂。其实 77 级同学都知道来清华读书的机会不易，学习之刻苦，在校史上也是有名的，还记得主楼 3 区 208 的不夜城吗？现在想起来心里还是暖暖的。大大的教室，肩挨肩地坐满了开夜车的各系同学，莘莘学子灯下疾书学习，生怕浪费了清华园里的每一分钟。整个教室安静得只有沙沙的笔声，悄言悄语的细声探讨，窗外的明月和呼啸而过的西北风。

此后 302 住过的同学有吴川，文博，柯亮，部长王健，卓钊，主任维康，羨毓，笛子和我，一直到毕业。

张素琴（程七班主任）：程 7 班，对你们的美好回忆

我自 1970 年留校至 2007 年退休，在清华园里工作了 37 年。作为一名教师，虽然完成了大量教学、科研和行政工作，无一不是非常普通，平平常常，都没有什么出色的成绩，唯一不平常的任职经历是：我曾担任过程 7 班的班主任，是恢复高考后的首届清华学生的班主任！倒不是因我的班主任工作有什么成色，而是随着“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在世人心目中的定位，你们的

精神和辉煌成绩赢得的众多赞许，让我才有了“我当过程 7 班的班主任”的这份骄傲。

在你们毕业 30 周年之际，我能说点什么呢，我想到了你们的三个特点：阳光，惜福，团结。



Figure 4 程七班潭柘寺春游合影（前排右 2 是班主任张素琴老师）

首先，我看到每个同学无论年纪大小，无论经历怎样不同，每个人都是阳光的、乐观向上的。像田纬、刘爱武、钱振宇、李北星等几个幸运儿，直接从高中考上清华，学习没困难，班级活动有人照顾，特别是田纬、刘爱武、钱振宇家都是北京的，也没有离开家的任何不习惯，整天无忧无虑快活地享受着校园生活。班里有下乡插队经历的同学也很多，像程京德，1968 年第一批就去陕西插队的知青，像陈榕、小鸽等人，插队中做过很多种农

活，从没听他们抱怨过知青的生活，而是觉得没有虚度年华，抓住了机会考上清华，很满足命运的青睐。

还有经历更丰富一些的同学，有当过兵的、当过工人的、当过小领导的、还有拖家带口的，更是觉得上天给了难得的机会，乐观的对待学习和生活的困难。还有从力学系转来的白硕，学习之余弹吉他，写了诗歌贴在床头。

其次，每个同学无比珍惜大学的时光，惜福的表现就是勤奋的学习。不管是大教室还是小教室的课程，早早的从前排坐满，专注地听讲。那时计算机稀有，上机机时不充足，大家尽量把实验要求准备得仔细充分，缩小机上调试时间。我做编译原理课程的辅导老师时，只要按时把机房门打开就可以了，同学们都认真独立完成实验，不用任何操心。我记得编译原理的期末考试，王小鸽得满分。郭建英和楼继伟为了读研，有些课程申请提前进修，编译原理是在北大上的，申请先由班主任签字，系教务主管批准签字，再到校教务，主管校长…等等，申请书上四五个人的签字，三四个红章。他们终于如愿以偿，早早的开始了研究生的学习。全班超过三分之二的人取得了硕士学位，近半数同学取得了博士学位，在以后的工作中不管是做领导，还是办企业，或是做学术研究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程 7 班不是一入学就有的，组建较别的班晚些，是在 1979 年。年纪最大的是李宗凌，已经 32 岁了，最小的田纬才 19 岁，最大和最小的年龄相差 13 岁。你们像兄弟姐妹一样相处，在清华园里愉快地度过了大学生活。我记得你们风风火火地支持楼继伟竞选系学生会主席，支持郭建英竞选海淀人大代表。激情满怀地准备歌咏比赛，一曲“军港之夜”唱响主楼后厅。毕业联欢会上，大家交换小礼物，互相表述祝福心愿，耿倩的优美舞姿，蔡

林调侃的“走西口”，欢歌笑语连成一片。当然正像矛盾无处不在一样，你们中间并非没有分歧，对待实时政务的看法，对待校系领导的做法，对待党支部发展对象的决定等等，但你们从来是就事论事争论，理性地处理歧义，绝不影响同学间的友情。你们彼此的信任和团结，一直保持着，我看到你们毕业后在事业上的相互支持和帮衬：陈榕和吴季风的创业，武友文和华桦的合作，……

作为班主任，我实在想不起我做了什么工作，但你们毕业后却得到过你们很多帮助：我先生跟腱断裂，高悦找他父亲给做的手术。我们课题组项目经费受阻，楼继伟知道后，立马让秘书帮忙解决。武友文和白硕为我课题小组落实项目帮忙。樊郊在过节的时候派人送礼物、送音乐会的入场券给我。小鸽因和我在系内，无论工作还是生活，总在细微之处照顾我，碰上一起出差，订票，买票甚至差旅费用都由她管了。只要聚会时见到楼继伟、刘琢、樊郊等人，他们总是对我说：张老师，需要帮忙尽管说。

我为当过你们的班主任而自豪！

薛桓生（控七）：校庆有感

毕业三十年来，一直四处奔波。适逢清华百年校庆，才有机会重返母校。尽管随着时代的变迁，学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我依然有一种游子回到母亲怀抱的感觉。

三十年前的大学生活，至今依然记忆犹新。处在大变革的时代，在清华的岁月是我人生最重要的几年。不论是学习还是生活，在四年半的时光里，“爱国奉献、追求卓越”的清华传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校训，在我身上留下深深的烙印，成

为我日后步入社会的做事宗旨。我能有今天的一点个人成就，是和母校的培养分不开的。

我为能在清华大学学习而感到骄傲；我为能在清华度过我青春最有活力的时光而感到幸运；我为曾是清华人而感到自豪！

二、痴游学海

我们计算机系 77 级可以说是和中国的计算机工业一起成长的。虽然现在纸带，穿孔机，磁盘等等已算古董，但是那时我们见到这些东西还是惊讶好奇，兴奋不已。

梁路平（计七）：初见计算机

想起头一次见到计算机，大约是大二。一日，计七班主任汤志忠老师忽然心血来潮，引得我们一干同学来到东主楼系馆三楼的实验室。偌大的一间机房，孤零零地在屋角静静地停放了一台 DJS130。汤老师在一边神神秘秘地鼓捣了一番（好像记得说是用 Algo60 程序算什么东西），那家伙就忽地动起来了，吓了我们一跳，停一下又动一下，也不晓得到底在做什么勾当。旁边的建英入学前曾在北京计算中心工作，见过这阵势。悄悄告诉我们几个，那是计算机在思考。令我等羡慕不已，总算是见过真家伙了。

到晚上回到宿舍，躺在床上，听“部长”王健又大谈了一段当年在部队当小兵时折腾手拨 13 条的故事，真觉得我们这个专业既神秘又神圣，心里挺得意，晕晕乎乎就睡过去了。

蔡林（程七）：手拨十三条

路平提到了手拨十三条，咱就说这手拨十三条。下面是手拨十三条源程序，数字是 8 进制目标码：

```
126440 GET:SUBO 1, 1
063610 SKPDN
000777 JMP .-1
```

```
060510 DIAS 0, TTI
127100 ADDL 1, 1
127100 ADDL 1, 1
107003 ADD 0, 1 SNC
000772 JMP GET +1
001400 JMP 0, 3
060110 BSTRP:NIOS TTI
004766 JSR GET
044402 STA 1, .+2
004764 JSR GET
```

这就是著名的“手拨十三条”。看着这既熟悉又陌生的十三条机器指令，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当年我怎么就那么聪明，居然能把这十三个看似毫不相关的数字都给记住了？不对，也许根本就不需要记住，那书上有这个³。

如果我记忆没混乱，那应该是在大三上汇编课时，认识了这十三条机器指令。并在那段时间与这十三条指令相伴。启动DJS-130要先输入这十三条机器指令，然后读入引导程序纸带，再读入操作系统纸带。程序都是砸在穿孔纸带上，真不敢想像终生将与它为伍了。

跟我一组上机的应该是刘爱武。我原本以为上机是个轻松愉快的工作，真没想到那也是“力气活儿”。就启动那台DJS-130，把我俩给折腾得手忙脚乱的。开机的顺序我们早已烂熟了。可那台读带机给我们无穷多的麻烦。也不知是因为穿孔纸带的质量不

³ 维康评：真牛！居然还能够写出这十三条。是真的记得，还是从古董里翻出来的？
蔡林答：你以为我真是神仙啊？现如今是：世上无难事，只要有网络。那手拨十三条是我从网上搜出来的。我自己也无法鉴别其真伪了。

高厚薄不均，还是那读带机机械问题带速不稳。反正纸带读入频频出错。我和刘爱武，一个在前面拉，一个在后面推，伴随着读带机“嗒，嗒，嗒”……，就这么艰难地把程序给伺候进去了。都给折腾得一脸门子汗。最终好歹算是把作业给完成了。

还得感谢刘爱武好脾气好性格，有那份儿耐心把那纸带给伺候进去。如果是我自己上机，我早把那纸带给撕巴撕巴咽肚子里去了。读带机器吃不进去，我帮它吃。

现在你们还能看得懂这手拨十三条吗？

马少平（控七）：控七记忆

1. 参观实验室

忘了是入学后多久的事了，实验室为了让我们加深对专业的了解，由班主任丁老师带着我们参观实验室。

一路下来，没有什么太深刻的印象，大多是一些示波器什么的仪器，那个时候计算机还很少。最后来到了吴文虎老师的实验室，参观他的语音识别系统。当时的语音识别系统虽然水平还不高，但是却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至今记忆犹新。

那是一台由苹果机组成的计算机系统，似乎还不是后来的苹果 II，是更早的苹果机。存储设备是一台小型录音机，大小大概有后来的两个随身听那么大，程序记录在一盒磁带上。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小的录音机，感到很先进。

通过录音机倒入程序后，屏幕上出现了一个用小方块拼凑的可爱的卡通人物。两个大大的眼睛，还有一把络腮胡子。由于同学马懋德胡子比较多，我一下子说出来：这不是马懋德吗？大家哄堂大笑。

我至今记得当时演示的是一个用语音识别声控一个电灯开关的例子。当对着话筒说：“芝麻芝麻快开灯”时，一盏灯就亮了。而当你说：“芝麻芝麻快关灯”时，灯又被关上了。当时感觉非常有趣。这时也终于清楚了为什么系统的卡通人物留着一把络腮胡子，原来模拟的是阿里巴巴。

2. 歌咏比赛

大概在3年级的时候，系里举行了一次以班级为单位的歌咏比赛。我所在的控七班唱的曲目是“太行山上”。指挥是肖诗松同学。肖诗松同学是一个全才，爱好广泛，样样精通。小提琴拉的好，上学时就是带着一把小提琴来到学校的。会弹吉他，曾经自己制作了一把电子吉他。还担任过校交响乐团指挥。体育也好，是校田径队的队员，主攻短跑和跳远。同时还是校排球队的成员。还是我们班级足球队的前锋，多次在系级比赛中进球。当时我们还请了一个乐队担任伴奏，都是来自其他系的同学。在排练中，我们增加了几个简单的动作，比如不同排的同学交叉进行晃动等。排练的时候，效果总是不好，晃动的不整齐。有的同学就提出，干脆不要动作了，不整齐的话，效果也不好。经过讨论，大家还是认为应该加上，一方面大家努力多练习几次，力争做的整齐。另一方面，大家认为，人无我有就是优势。事后证明，这样是正确的。在实际比赛时，当演唱到这里时，台下掌声雷动。由于我们班聘请了乐队，因此在最后评定名次时出现了争论。有同学提出，控七班请了外系同学，失去了公正性。但也有同学认为，能

否聘请乐队，在参赛邀请中并没有明确说明不允许。经过辩论，最后决定由评委打分决定。虽然出现了这么一段插曲，但最终我们班还是获得了第一名。据说很多低年级同学，给我们班打了高分。

3. 曲线板与示波器

大学期间，教基础课的两个老师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一位是教微积分的葛严麟老师。葛老师右手有残疾，平时写字用左手。但他字写的漂亮，画曲线更是一绝。每当他在课堂上，用他的左手画出一个漂亮的曲线时，都会赢得一阵掌声。尤其是在讲傅立叶级数那一章时，用傅立叶级数逼近一个曲线，做出来的图，简直漂亮极了，看着真是享受。因此，葛老师赢得了“曲线板”的称号。能与葛老师比美的是教电路的江辑光老师。江老师的特长是画电路的过渡过程曲线和振荡器的波形曲线，尤其是对波形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刻画的非常清楚、细致。而且可重现，画出的每个波形都极其相似。就跟一台示波器一样，因此被同学们亲切地称为“示波器”。

4. 控七班

入学时，我们的专业是控制专业，所以班名是控七班。当时的系名叫电子工程系，与现在的电子工程系名字完全一样，现在的电子工程系当时叫无线电系。入学时间不长，系里就开始酝酿改名为计算机系的问题，一些消息也逐渐传到学生的耳中。改计算机系后，控制专业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我们怎么办？一时间各种消息传来，人心很不安定。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是计算机系最后一届控制专业毕业的学生。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班很有“鸡肋”的感觉，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班级。上课时，一些老师也表现出对我们班的“歧视”。当时主讲操作系统课的老师，每次上课时的一个口头语就是：“这部分内容控七班的同学就不要求了”，最后考试时，试卷也是我们班单独出的题，主要内容都是一些概念题，连最基本的 pv 操作等，都不要我们回答。数据结构课，也不是和我们同年级其他班上的，对我们班要求比较低，只讲了简单的链表、快速排序等。计算机原理课，似乎也是后来补上的。总之，当时我们班感到了一些压抑。但是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班变得异常团结，心特别的齐。系里组织的很多比赛，我们班都是第一，也是每场比赛到场助威最多的。篮球比赛第一。排球比赛第一。足球比赛，还是第一。后来系里又组织合唱比赛，我们班还是第一。想起来了，只有拔河比赛我们班不是第一，这个是由于遭到了别人的“暗算”。参加过拔河比赛的都知道，刚赛完，胳膊、手都累的不行，拿个东西都费劲。而那天，却安排了我们班两场比赛，也是唯一的连续参加两场比赛的班级，输是自然的。事后我们班提出了“抗议”，组织者只解释说是考虑不周，并不是故意的。这也是控七班在系内比赛中，唯一的一次不是冠军。

陈平（计七）：摸底考试不及格

想起我大学时的老师和同学，心里甜甜的。

我爱读书，自信而且努力。当时糊里糊涂进了计七班。据说，我们计七班是全国高考平均分最高的。看那些外地来的同学，有人穿着家织的土布衣服，裤角卷得高高的，很象农民下地归来。我自己，自我感觉好极了。

刚入学时，全校进行了一次数学摸底考试。据说这次考试，我们班表现不俗，全班只有两人不及格。当时我只觉得这倒霉蛋与我不沾边。一直到临毕业，梁路平才告诉我，我就是其中一个。当时考虑不要影响我的情绪，他和老师商量决定保密。我是既惭愧又感激。他们善意的保护使我学习没受丝毫影响，一点负担没有，而且充满自信。每每忆及这段往事，我就对我的同学们和老师充满感激。

黄蕾（控七）：英语分班考试

清华 77 级应该是清华高校史上最特殊的一群人。其中既有来自五湖四海工农商学兵的精英，又有未出校门不谙世道的牛犊。说起外语水平，那更是五花八门。既有英，日，德精通的大拿，也有略见过二十六个字母的外地同学。

刚入校时，除了数学摸底考试，记忆最深的就是英语分班考试。说起外语，外地同学不得不羡慕在毛主席身边沐浴党的阳光雨露茁壮成长的北京同学。刚来北京时就听说北京的英语，日语广播已播放多年，德语广播也开始播放。外地同学实在羡慕不已。

回到英语分班考试。试前，监考老师说，大家不用担心，英语精通或略见过二十六个字母的同学都可学日语。本人祖上受过小日本飞机的轰炸死里逃生。因此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混进英语班（如有冒犯在日本的老同学请多包涵）。考试那天，选好座位，坐在匡隹大姐旁边，希望她能有所提示。记得试卷发下，除了二十六个字母和几个简单单词外其它都两眼一摸黑。清楚记得其中有一道题是写出以下词汇的比较级和最高级。只好悄悄问匡隹大姐（唯一的一次作弊），什么是比较级和最高级。她告诉我，比

较级就是加 er，最高级就是加 est，因此就有了如下的答案：
good, gooder, goodest。

考试结果我如愿以偿地进了英语慢班！

梁路平（计七）：英语提高班

英语提高班是七字班中的一个特殊群体。记得是刚刚开学不久，由于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英语水平参差不齐，全年级进行了一次英语摸底考试，用来按程度分班。一批从来没学过英语的同学就去了日语班。另一批通过考试的同学就组成了这个全年级特殊群体——英语提高班。这个班可谓是群英聚会，汇集了当时7字班中全部的英语大牛，能记得起来的有我们系的郭建英，于卓琳，吴川，刘文博，王友进，好像还有易小琳，周笛。外系的有数7的钱颖一，老籍（籍传恕），力师7的夏琨，工物的马恩、高长生，水利的欧阳谦，在当时及日后个顶个都是响当当的风流人物。也正是因为这个特殊的群体，让我有机会和这个班里的很多同学结成了终生的朋友。

提高班都是在晚上上课，忘了每周几次了。头一天在二教，毕兆年老师一上讲台，操着满口的牛津文，硬是一句中文都不讲。一口气下来，把班上的大部分同学全镇晕了。只见几个大牛之中的大牛（建英，卓琳，吴川，文博等）听得是面露微笑，“手舞足蹈”，大有得遇名师的样子。象在下这等愚钝之辈，凭着几天广播英语才勉强混入组织、云山雾罩般地只听了个大概齐，除了佩服，剩下的还是佩服。

当时市面上的英语教材不多。毕老师不知从哪儿弄来一本浅绿色薄薄的英语科普小书给我们讲科技英语，其中的句子那叫一

个长，一口气都念不下来。密密麻麻的小字好多行都见不着句号，非得听老师做句法分析才搞得清句子结构中谁是谁。我当时就纳闷了，琢磨着这老外说话咋就这么别扭，日常说话要是这么个折腾法儿，大脑内存（cache）不够的话，还不得累死？还是那句话，“越是听不懂，越说明学问深”。连说话都这么费脑筋，也难怪人家科技水平比咱高呢！后来还是老籍称赞马恩的英语时马恩的回答才让我“拨云见日”。马恩说，“其实没什么，我不过就是多记住了一些句型而已。”他的这个“而已”让我茅塞顿开，懂得了语言学习的规律，及由浅入深（既由日常生活用语到科技英语）的学习方法，不再和科技英语死较劲了。

要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撑下去，说老实话，我当时感到非常吃力，几次萌生退堂鼓之意，因为当时我和其他同学一样还上着日语。多亏了同学的鼓励帮助。当时班上有一工物的同学口语说起来快得很，而且有声有调的特像那么回事，我听不懂，干着急。建英就告诉我其实说得快并不一定就好，关键要说清楚。语言是交流的工具，说得再好，别人听不懂等于没说。简单的道理一下点醒梦中人，让我踏下心来，一步一步地走。毕老师为帮助我们练习口语，叫同学们两人一组，当堂表演。要当着那么多陌生的面孔，还得操洋文，我感到心虚。还是建英，不嫌弃我和他的英文水平之间的巨大差距，和我组成一组，帮我带我鼓励我，跟我私底下多次练习，矫正我的发音和语调，最后得以顺利过关。当年我俩在主楼后厅后面的树林里练习的身影，日后每每回到我的梦中——啊！我的同学，我的兄长！

有几件小事，讲起来挺有意思。课堂上毕老师经常让王友进确认一些似是而非的表达方式。几轮问答下来，毕老师惊呼，“天哪！美国人怎么永远是一般现在时！”无意之中倒是让我们摸到了一条底线，考试时若拿不准，用一般现在时反正也错不到

哪去。还有一次晚饭后，不知是谁提出要找名师对话，一哨人马骑着车就奔了北大（记得其中有吴川，文博，老籍，好像还有建英，马恩）。敲开了北大西语系主任李赋宁教授（就是无7李星他爸）的家门，说是从清华来的，想练练口语。老先生一点也不在意，还给我们端茶倒水。那么个大牌教授，跟我们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初生牛犊坐在一起，不但没摆任何架子，反而谈笑风生，天南地北认认真真地整整聊了一个晚上，一点也不烦（当时李星不在家，也不知事后他知道不。请替我们问候老人家，感谢他，也祝他健康长寿）。7字班同学这种对学问的追求精神上当年老一代知识分子对下一代的孜孜不倦的关爱，大概也算是70年代末独有的特色了，也实在是我们7字班的幸运。

大三以后，各系以专业课为主，提高班停办，外系同学之间的联系渐疏。不过还是有不少同学因此机缘结成了一生的朋友，甚至有的七拐八拐地还成了亲戚，此是后话。

周笛（计七）：伦敦来客

大学时英语的口语与听力令多数人挠头。那时首都体育馆常有国际展览会。大家总是成群结队地抽时间去那找外国人说话。

记得有一次，应当是周六午饭后，我们几个人，肯定有吴川和晓辉，结伙去首体访问一个有关电池的国际展览会。吴川原是英文教师，英语流畅，为我们打头阵，然后大家一起上。对的，不对的，管他呢，张嘴就行。都是年轻人，谁怕谁呀。最有意思的是我们看到一个机器人在讲话，就同边上的老外聊起来了。那老外很热情，告诉我们这机器人不过是个 talking head 死模型。有三个幻灯机把投影重叠地打在他头上。因为这老外话多，热情，由吴川起头，大家背地里都叫他 Talking Head。Talking Head

似乎对中国大学生的生活颇感兴趣，我就给他留了清华 9 号楼 302 的地址。参观展览会后，大家就各自回北京的家了。一夜无话。

谁知这老外动真格的，雷厉风行。第二天就来清华 9 号楼 302 访问。当时宿舍里只有刘文博。那 Talking Head 敲开门，上来就说，Oh, you are working hard. I'm from London. 搞得文博一头雾水。谁这么牛呀？搞了个伦敦的亲戚。往下文博是怎样和这 Talking Head 周旋的，就只能由他自己讲了。

陈平（计七）：青岛海滩论“剑”

一年暑期我们几个同学出去玩。那个年代不似现在出游这么方便。我们好几个人当时都是第一次走近大海，那心情是又开阔又兴奋。当天下午我们就去海里游泳。我不幸摔倒，身体一侧倒在礁石上，腿上血乎乎的，虽说不怎么疼，样子可挺吓人的。晓晖呢，人整个像烤过一样，太阳晒得她到处起大泡，惨不忍睹。尽管状况不断，我们兴趣仍然高涨。晚上我们几个混沌年轻人坐在海边，听着浪涛声，尽情畅谈理想报负。记不清是刘文博还是陈榕，豪情万丈地说，再过十年，这中国计算机界还不是咱们的天下。中国经过 10 年文革，大学也没招生，可计算机工业飞速发展。我们学的东西也有些是老师现学现卖，而且老师还告诉我们，我们计 7 班开的课囊括了全国所有计算机系的课，通杀。可想当时我们有多么地不知天高地厚。时过 30 多年，当年海滩论剑的朋友多在美国，当然也个个了得。只有陈榕在国内还被人提起，是操作系统领域的权威人士了。



Figure 5 1982 计 7 毕业前夕

孙大奇（控七）：毕业设计二、三事

我们这批同学幸运地赶上了 1977 年冬季恢复高考，1978 年初入学，清华 77 级为了和以后 5 年制的各届找齐，我们在校学习时间是四年半。清华历来非常重视学生的毕业设计，这四年半中我们要花半年的时间来完成毕业设计，清华本科生毕业设计的题目也颇具水平和挑战性。毕业设计锻炼了我们的动手能力，培养了科研工作中的团队合作精神使我们受益匪浅，毕业三十年后记忆犹新。

按照教研室的安排，同学们分成了若干小组，三、四个人一个小组，每组做一个题目，在工作中分工协作，但要单独完成毕业论文。记得我们这一组好像还有李卫、匡亚鑫、樊斌等同学，

实验室在西主楼一区四楼，指导老师是刘植桢老师，同学们在背后也和教研室其他老师一样，亲切地叫他“大刘”。

1. 具有挑战性的题目

给我们组的题目背景是国产“强-5”强击机结构的动态液压加载疲劳试验。静态疲劳试验可在地面上用水压法等来完成，而动态试验就要让飞机在天上做出俯冲、拉起、盘旋等各种动作来实现，风险大、费用高，假如能在地面通过计算机控制进行仿真试验就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当时的设想是，在飞机的各个受力的节点上附上压力传感器，把飞行过程中做各种动作的受力情况以磁记录的方式记录下来，这样在地面上就能根据这些记录，通过计算机闭环控制伺服阀，在相同的节点上以液压加载的方式反复模拟重现各种飞行状态的受力状况。

我们的任务是设计、实现一个节点的计算机控制液压加载试验系统，工作包括：建立自动控制系统数学模型，确定液压加载系统的传递函数；进行计算机控制反馈系统的程序设计；设计压力传感器、闭环控制反馈信号采集，驱动液压伺服阀的差分放大电路等。在工作中，设计绘制双面印刷电路板，联系印刷电路板、磁芯变压器的外协加工，控制系统机箱的钣金加工，元器件焊接、调试等所有这些工作也都由我们自己动手来完成。

2. 捉襟见肘的计算机资源

当时用来作为控制系统核心的计算机是一个 8 位 CPU，64K 内存，具有 A-D、D-A 转换接口的单板机。在对控制系统传递函数作了 z 变换之后要用机器指令写出程序，再将 these 指令用人工

逐条翻译成 16 进制代码，从单板机的小键盘上逐个数字录入到内存进行调试。

当时 PC 机刚刚问世，单板机也是很宝贵的资源。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调试程序过程中发现有一条指令执行结果总是不对，经过反复测试最终发现是内存中有几个地址的存储坏了，0-1 状态不能翻转。面对这种情况当时采用了现在无论如何也不会用的办法：修改程序，躲开这几个地址。

由于 CPU 处理能力和内存都极为有限，程序设计时必须兼顾处理时间与内存空间的需求。在一个毫秒级的采样周期内程序必须循环运行一次，否则系统就要失控，因此程序编完后还有一项估算所有指令时钟数的工作。

记得当时另外一组同学的程序中要用到三角函数，要在单板机中自行计算出三角函数，程序复杂不说，还有处理速度问题，他们用了个简单却巧妙的办法解决了问题：将三角函数表录到内存中，需要时让程序来“查表”。

3. 录音机“认生”

单板机的 64K 字节内存要装下全部程序指令和运行所需的数据，调试过程中如果掉电，几个小时的程序录入工作就前功尽弃了。按实验室的规定，下班后要关掉电源，可不能每天重新将程序输入一遍吧？好在当时单板机带有一个可用于接录音机的音频接口，可将内存中的数据转化成不同频率的音频信号录到磁带上，需要时可重新加载到内存中。我从宿舍里找来一个用来学外语，俗称“砖头”的盒式录音机和一盘崭新的磁带，将程序“录”了下来。放音时发出“吱吱…咕咕…吱吱”二进制代码的“叫声”，

成功地把录下来的程序恢复到了内存中。第二天在老师的帮助下从实验室借到了一台高档些的录音机，但插入昨天录好的磁带后却无论怎么试再也不能把程序恢复到内存中了，原来录音机“认生”，用哪台录音机录的磁带就要用哪台来放，否则误码太多。我们只好重新启用那台“砖头”录音机并一直用到毕业设计完成。

周笛（计七）：漫话毕业设计

—七七级计算机专业毕业设计课题登记表

| 序号 | 课题名称 | 指导教师 | 指导教师 |
|----|-------------------------------------|----------------|--------|
| 1 | CP/M 2.2 操作系统结构和移植 | 刘兵、田荫培 | 殷公忠 |
| 2 | FORTRAN-90 编译程序分析 | 柯晓、傅绍明 | 戴福荣 |
| 3 | COBOL-60 编译程序分析 | 曹兴平、田月琴 | 李建功 |
| 4 | MASMC 编译程序分析 | 侯景春、田晓凤 | 王诚 |
| 5 | 面向汇编管理（总线）的软盘文件系统 (梁永波) | 梁永波 | 熊岳高 |
| 6 | DOS-2.00 系列系统软件系统 | 程维康、陈秉刚 | 叶乃霖 |
| 7 | 一半双序定理的复杂性研究 | 梁宇平 | 郑衍衍 |
| 8 | IC 类逻辑研究及硬件输出 | 赵小卿 | 郑衍衍 |
| 9 | 时序逻辑的时序优化 | 李亚民、杜超英 | 熊述 |
| 10 | 在 8086 微机上实现化简程序的改进 | 杨有根、刘琳、李海华 | 何公忠 |
| 11 | 用微处理器进行时序优化的研究 | 马卓剑、刘殿联 | 唐臣 |
| 12 | 8086 CPU 结构分析 盒式 2 盘带接口 | 陈卓、江建生 | 李士、潘海融 |
| 13 | 单总线系统通过 3 级微处理器实现的实验研究 | 杨建平、于卓琳 | 梁英 |
| 14 | DPVTR1-11 微机数据接口/转换接口 | 吴川 | 赵毓升 |
| 15 | DPP-11 时序接口编程、测试系统及接口编程分析 | 朱建宁 | 赵毓升 |
| 16 | AP-100 B 和 C 型内嵌微处理器及接口研究 | 朱廷、杨玉川 | 唐玉波 |
| 17 | 微程序设计语言的编译程序 | 姚廷斌、王建国 | 王震英 |
| 18 | 在 SBCAR-16/16 机上用微程序实现 SBCAR-11 的功能 | 刘旭平、李应波 | 王敬天 |
| 19 | 用微程序设计实现 SBCAR 和 CPU 的设计 | 田雷、侯晓辉 | 谢树猷 |
| 20 | 用微程序设计实现 SBCAR-11 的功能 | | |
| ① | 运算寄存器微程序设计和逻辑设计 | 马博、徐皓 | 刘国忠、刘殿 |
| ② | 寄存器微程序微程序设计和逻辑设计 | 潘毅 | 唐玉波 |
| ③ | 寄存器微程序微程序设计和逻辑设计 | 李玲 | 唐文廷 |
| ④ | 寄存器微程序微程序设计和逻辑设计 | 尹翔 | 唐文廷 |
| ⑤ | 寄存器微程序微程序设计和逻辑设计 | 周笛 | 唐文廷 |
| | | 拉斐尔 (E. J. R.) | |
| | | 建德 (J. D.) | |
| | | 陈红 (C. H.) | |
| | | 巴南 (B. N.) | |

Figure 6 计七班毕业设计课题表

路平真是有心人，竟能在三十年后祭出当年王鼎兴老师亲笔誊写的计 7 班毕业设计一览表。王老师出自吴苏水乡，高挑文雅，说话轻声细语，字体娟秀挺拔，令我这北方蛮汉一生望尘莫及。我和晓晖毕业设计分在一组，从师谢树煜老师。谢老师和王老师风格特点相近。不知他是否也来自风雅倜傥的吴越之地。

与欧洲的学士学位相比，我一直坚定地认为，中国的学士学位质量更高。至少一篇基于毕业设计的毕业论文必不可少。德语区的学士学位只需时三年，不做毕业设计，不需毕业论文，只是硕士学位的奠基石而已，根本算不得独立学位。不过，欧洲人也许有他们的道理。既然绝大部分学生奔硕士学位而来，何必在学士阶段多此一举。毕业几十年后，我对自己的硕士和博士论文的来龙去脉记忆犹新。而对学士论文的记忆似乎已被时光磨平了。

毕业设计是大学本科阶段的最后任务。按说应是重中之重。但毕业设计阶段也正是考研鏖战正酣之时，颇有些高考的韵味。两重相权取其长。与考研相比，毕业设计毕竟影响短暂。难怪不少同学与我相似，谈起当年的毕业设计竟有些茫茫然的感觉。

我和晓晖毕业设计的任务是用位片机，即 4 位一片的集成加法器，设计一个与 Solar 计算机兼容的 16 位微处理器，从组装、设计机器指令到编微程序，经历全套过程。任务虽很平常，但似与国家利益和荣誉相关。当年不知哪位高层领导拍板，国家花费上千万从法国进口了一套行将就木的 Solar 计算机生产线，定位广州。据谢老师讲，这进口的生产线，只能用来制造小型机。微型机的生产线正在谈判中。我们的任务是设计出一个相应的微型机并做成样机给法国佬看看，以便在谈判中占据至高点，压低价格，出一口恶气。我对这 Solar 机事前未知分毫，事后未闻踪影。晓晖也必如此。连 Google 对其也闻所未闻。这进口生产线的命

运也可想而知了。此是后话。当年我们工作还是很认真的。我俩都是不喜细节的人，考试永远得不了满分。只喜欢出产“光辉思想”，不耐探讨繁琐细节。设计上追求逻辑漂亮。至于毫微秒级的时序关系与计算，我们都没兴趣。这毛病实在是计算机硬件设计的大敌。谢树煜老师大概来自江南水乡。虽是7尺男儿，却和风细雨，极有耐心，笑嘻嘻地从不发脾气。设计后期，我们几次不幸被他抓住探讨细节，次次都发现错误。谢老师以身作则的务实精神潜移默化影响了学生，使我们这些好高骛远，轻华浮躁的年轻人变得踏实了。毕业设计结束，我和晓晖都得了优秀。如今我也到了老师们当年的年龄，人生的坎坷让我深深地体会到师长们那时的良苦用心。

大学本科毕业设计是我走入职业生活的启蒙点。

张庆文（控七）：难忘的毕业设计

我们上学的第五年，实际上只有一个学期，而我们77级必须在82年秋季毕业离校，否则二字班新生就无法进校。而其它各高校的77级同学早在82年春季就已经毕业了。我们的最后一个学期，全部用来做毕业设计。我们班的专业方向是计算机控制，同学们每两三个人一组，分别向不同的老师报到，领取毕业设计课题。我和任初农同学成立一个小组，在控制教研室刘植祯教授的指导下，开发一块单板机，实施一台万能数控铣床的刀具进给控制。这是一个实际应用项目，由精密仪器系的李教授和我们教研室的刘植祯教授共同牵头，与北京北郊某机床厂合作，所研发的万能数控铣床，专门加工用于生产子午线轮胎的特殊高精度模具。当欧美各国已经把高性能的子午线轮胎普及使用到所有各类汽车上的时候，我们中国还没有能力生产子午线轮胎。所以这个毕业设计课题具有非常重要的实际应用价值。

我和任初农接下这一课题之后，立刻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之中。大刘老师向我们介绍了研发背景和系统需求，又提出了建议采用的实施方案和技术方向。最后他说：“作为指导老师，我也希望在这次毕业设计完成之后，能够向你们学到一些东西。”这句话实际上成了对我们的最大鞭策。其实这也是清华的一个光荣传统：教学的目的，不是把鸟打下来喂给学生吃，而是发一枝猎枪给学生，让他们自己去学会如何打鸟。初农是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他工作热情，思维缜密，我们在整个毕业设计过程中，合作得极其愉快，取得了完美的结果。实际上，在这次毕业设计过程中，从需求调研，方案比较和确立，硬件开发，软件开发，一直到联机统调，每一步都凝聚了我们大量的心血。其中，方案比较和确立最为重要，它是后续工作成败的关键。我们与两个系的指导老师以及机床厂的工程师们反复会商，终于设计出成功的技术方案。当时微处理机技术方兴未艾，我们选择了技术上已经成熟了的 Intel 8085 作为主 CPU，同时另加一片专用的数学处理器芯片承担数学计算任务，再配以内存（RAM 和 ROM）以及 I/O 控制芯片，就制成了一块“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单板机，很好地实现了预期功能。软件开发也是系统成功的关键之一。我们经过反复思考和探索，终于在软件设计中较好地解决了计算速度与精度的矛盾，还设置了专门的程序段来检查和校正刀具进给的重复精度问题。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的毕业设计获得了成功，并荣获当年的优秀毕业论文奖。后来，以这次毕业设计为基础写成的论文发表在中国“自动化学报”上，我们的毕业设计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蔡林（程七）：机器人

今天的电子数字计算机已经走进了大街小巷的千家万户。走大街上您撞见十个，敢有十一个人称自己是电脑大虾。可如果咱把时光给拨回到西历一千九百八十年，还真没几个人知道这计算机是股儿油儿还是股儿气儿……。

计算机系 77 级有一个算一个都有幸先跑了一步，接触到了电子数字计算机。到三大四时，同学们已然把各专业课融会贯通，对计算机就有了一定的见解。

时值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思想也试着突破思维的桎梏羁绊。同学们之间也展开了争论，其焦点为：到底最终是人能战胜机器，还是机器战胜人。各自从专业角度，甚至从哲学的高度，阐述自己的观点。争论不休，面红耳赤，以至于后来有点儿剑拔弩张了……。

我脑子慢，也懒得下那功夫去弄明白那些考试里根本不考的玩艺儿。就坐在一旁听同学们热议：什么机器人，人工智能，自学习，自推导，自修复……，也有听懂了的，也有没听懂的，也有似懂非懂的，也有不懂装懂的……，到是一位同学一句话吓了我一跳：（原话记不清了，大意就是）如果咱们人类设计了机器人，但系统又有 BUG……，最后机器人疯了……。

我怏怏不快，闷闷不乐……，开始为人类的未来担心了。真不知人类未来的命运该如何。此时正值放映一部美国大片：未来世界。好像说的就是这事儿……。

晚上熄灯后，我没怎么费劲就宿营儿了……，恍惚中，我被关在动物园的铁笼子里，就像狮子老虎大猩猩那样被关着供人参观。外面挂着个牌子，上书：习性，栖息地，饮食习惯等等等等……。笼子外面到处游走着机器人。还有机器人爬着笼子往里看。还指指点点地说：这是人类智能发展的初级阶段……。

不知怎地就从铁笼子里窜出来了……，拼命地逃……。

恰遇见前面行着一年轻貌美女子。明眸皓齿，杏脸桃腮，回眸一笑，动人心魄。给谁当姐姐妹妹都不寒颤的那种。以我当时的年纪，说我满脑子都是那些拜天地入洞房的俗事儿，应该不算什么丢人的。我刚想跑上前去拥抱，……她高耸的胸前，赫赫然一行大字：高压，小心触电！

那一夜，我睡得好辛苦好辛苦的，后背一阵阵冷汗……，拔凉拔凉的……。

李卫（控七）：政治课

那时曾与丁亚明住过上下铺。她总是有新鲜东西让大家惊奇。比如一天她穿了一件带花的尼龙衫，质地那么亮丽又柔顺。那是很前卫的了。之前大家都是棉布料的。事事轮转，现在大家又返璞归真喜欢棉的了。她还有很多书。记得有一本是苏联特工的故事，那样训练女特务，也让人大吃一惊。因为那时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修正主义，还没有把苏联当成帝国主义或敌对阵营。

当年上课时，咱喜欢听老师讲，就顾不上记笔记，偶尔书上没有的，就写在了书上。记得张继荣曾告诉我，“好记性不如

赖笔头”。真是这样。过去许多事情都如烟般消失在时间里了。尤其是现在，有什么感触就赶紧写下来。

经过文革的文化空白，作为第一届文革后的大学生，那时大家对上课都是满腔热情，对知识的渴望是如饥似渴。由于历史的原因，只是一堂课有些特别，那就是政治课。课上有在下面织毛衣的，有读圣经的……。期末时，老师要求大家写一篇总结报告，并说如没有什么体会写建议也可。不知怎么咱就听到了这句话。于是写了简短的一页，说没有学到新东西，插队时每星期都学，早就记住了。并提了三条建议，大意如下：一是说不应当把政治课教条化，应当有新意；二是说不应老是负面批判西方哲学政治，至少应当让我们了解一下；三是说举例不应简单化。老师亲自到我的宿舍了解情况。后来老齐，党班都找我谈过话，很是关心。当政治课考试时，我知道自己必须考好，结果还不错，得了优。最后才知道，这件事被告到了系里党支部，因此咱也没有入了党。这是很自然的结果。现在看起来，反映了当时个人政治上的迷惘，及社会上的开放。想起来还是很感谢老齐和党班的关心。并在此向政治老师道个歉。那时真是心智不成熟。提建议可以，但那样的口气与态度，自己现在都汗颜，不敢恭维。

三、天南海北

同学们来自五湖四海，如今各在东西，但对我们这个集体的描述和回忆都是那深深印在记忆里的最珍贵的人物形象和友情。

刘文博（程七）：“卡尔洛基山的日落”

我们 77 级上大学的那几年，中国大地，万物复苏，春暖花开。被禁锢了几十年的思想，逐渐开始开放。那一时期有一点像历史上的“西学东渐”，大学生当然走在了思想解放的前面。有一年北京美术馆举办意大利弗洛伦萨文艺复兴画展和荷兰风景画展，我们宿舍的几个同学（记得有何中卫，万方，王新，蔡林等）相邀去参观。文艺复兴展里给我印象最深得是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和“春”。

当时真迹并没有来到中国，画是被放大以后印在玻璃上，视觉冲击很大。它们显示着强烈的人文主义色彩：乐观但有充满惆怅和迷惑，看了以后让我们激动不已——因为这和正在复兴中的中国知识界状态非常吻合。记得好像在荷兰风景画里，有一副名为“卡尔洛基山的日落”的画，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画里描述得是一个山谷的日落，宁静，神圣，肃穆，给人以无限的遐想。回来以后，“卡尔洛基山的日落”变成了我们宿舍谈话中对那些可望但不可及境界的代言词。在毕业分手的那一天，何中卫提议以后每年在同一天大家互相寄卡片，告诉大家个人情况，不管是喜还是忧。我也许是第一个违约的人，做了一两年后就逐渐忘掉了。若干年后，在美国纽约大雪纷飞的一天，忽然收到了一个信封。

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张卡片。上面写着“别忘了卡尔路基山的日落”，署名“大胖”（即何中卫）。这张卡片一下让我回忆起在清华大学九号楼那几年无比珍贵的时光和分手时的约定。我们那时的一群年轻人，身居蜗室，充满幻想，勇于探索，裹挟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开始追求思想的解放和精神上的独立。

又过了许多年，有一次夫人在家里练习画画，我突然想起“卡尔路基山的日落”，想让夫人临摹这张画，但又记不清画的名字。于是翻遍了书柜，但怎么也找不到中卫寄来的卡片。我又企图在网上查找，翻遍了文艺复兴时期名画家的画和著名的荷兰风景画，但怎么也找不到我想要的画，只有作罢。以后的许多年，有机会访问了世界上许许多多著名的美术馆，当然也去了弗洛伦萨看到了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和“春”的真迹。但是无论是在荷兰，还是在巴黎，伦敦，威尼斯……，再也没有看到过“卡尔路基山的日落”。

现在终于明白了，我想找回的其实不是一幅画，而是我们在清华度过的美好光阴，那些追求，幻想，梦，可望而不可及……。

王小鸽（程七）：衣食住行“回想”曲

1. 百家衣

收到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对于一个在南方长大，没有见过下雪的人，我，包括我家人和邻居朋友中的许多人，那时真的不知道需要准备什么衣被才能让我在北方“平安过冬”。那时我们那个小地方没有棉大衣，更没有什么羽绒衣卖的。一位阿姨把她的一件驼绒大衣和一条厚秋裤送给了我，那是她女儿从北方

怕她冬天冷给她买的。这位阿姨觉得我一定能用得着就送给了我。还有一位阿婆送了一包丝棉来。我的棉衣棉裤是我妈妈和一位比我大不了几岁却非常能干的朋友一起去买布自己缝制的，里面铺了好厚的棉。那时听老人们说，小孩子穿百家衣能得到百家的庇护。我相信我离家千里而能平平安安的顺利毕业，有学校老师同学的帮助，有父母的养育，肯定也有这百家衣的庇护。

2. 入学小插曲

说起入学时住的宿舍，还有一个小插曲：我坐的火车是夜里到的，等到报到等手续办完，行李取到，已是很晚了。接新生的高班同学把我拉到4号楼，当时屋里的同学已经都睡了，硬是被“来新同学了”的喊声叫起来。当时在屋里的记得是爱武和李卫。到第二天才知道把我送错地方了。计七女生住6号楼。在控七和无七女生还没搬到6号楼时，计七女生住在6号楼的东头。记得同屋的还有幼林、凯宁。凯宁给我印象特别深，每天早上我起床时她已经背单词回来了。后来调整宿舍，控七和无七也搬到6号楼时，就是我们六个人一屋了。还记得房间号吗？我只记得是4楼中间北边的那个房间，不会认错门，但是房间号的数字记不住了。我上铺是元元，你上铺是秉川，卓琳上铺是晓辉。元元的那个安眠药的故事就是那个时候发生的。我因为熄灯后讲过些在农村时听来的神啊鬼啊的故事，还被称为“封建迷信头子”呢。后来我去了程七，就跟田纬和爱武还有武友文一个屋了。后来蔡弘膝关节伤了，在一楼住，武友文就搬下去跟她一屋。我、田纬和爱武一直同屋到毕业。程七的那个在南面，我在窗台上养的“玻璃翠”和海棠长的挺好的。还养过从家乡带来的水仙。

虽然都过去了30年了，现在想起来有些事情还是那么清楚，看来这辈子也不会忘了。

那时咱们宿舍六个人，周末基本上就剩下我和元元了，北京同学回家了，秉川去了亲戚家。我们在学校里能做的事情，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学习了。那时候，我很羡慕北京同学。周末可以回家，也知道哪儿好玩，看的电影也不是清华大礼堂里放的那种。我大部分的周末就那么些事情：洗衣服收拾屋子，给家里或同学写信，大礼堂或三院操场看电影。现在清华的女生很“抢手”的，因为人数少，男生经常约不到女生。有次跟组里的研究生们去歌厅，发现一屋的男孩子就没有一个女生。我是唯一的唱女声的，但是早已不是女生了。我问他们怎么不请女生来一起唱，他们说请不到。听到这个我就琢磨着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如果有唱歌的地方，周末有没有男生会约我们去唱歌呢？这里顺便就问问老同学们（男生）：你们会邀请吗？

3. 回味无穷

说到吃，大学那几年我没有下馆子的经验，但是却几乎吃遍了八方风味。那就是在好多同学的家里吃的。那叫香啊！真是尝在嘴里，甜到心里。现在说起还得咽口水。让我数数都去过谁家吃了些什么吧。

先从过年说起。那是我第一个没回家过的寒假。女生好像就我和储畹茗没回家。我们先是去了赵晓珊家吃了顿南北大餐。那时她家在还在 101 中学那里，穿过圆明园就到了。后来一次好像也是过年，跟一群同学去了朱征家包饺子。朱征的妹妹擀皮供这一群人包。那速度，真快。记不得喝的什么酒了，反正是酒足饭饱后去玉渊潭、八一湖逛了一圈。

后来去了程七，有个除夕我是在田纬家过的。田纬家那时还在安化楼，是那年代为数不多的高层住宅楼。筒子楼，邻里好热

闹呀，记得田叔叔做的菜，应该算是老北京风味了。在家吃涮羊肉，我还显摆了一回自己在插队时练就的一手“刀功”。羊肉片是自己一刀刀切出来的，不，应该说是从大冰块上“刨”下来的要更准确些。

还去过刘爱武家，吃的是湖南风味的菜；在卓琳家吃的早点，就在胡同口买的，据介绍是北京人典型的早餐，记得有豆沙馅的炸糕，又香又脆；在陈平家吃的素什锦印象很深，里面的面筋我还是第一次尝；在蔡林家第一次喝可口可乐，觉得“汽水”居然还能有那样的味道，那是我们快毕业的时候了。

另外，就是同学们用电炉、热得快、煤油炉制作出来的美味了。先后尝过秉川的水煮大白菜、王建潮的辣椒拌茄子。还有一次记得是去鹫峰春游，在山脚下煮野菜，老也不开锅，那个野菜汤我记得我看见了样子但是没尝到味道……。

刘琢的茶叶蛋程七的同学一定还能记得。一大书包！那是八食堂大师傅给他做的！还放了花椒大料呢。鸡蛋则是收集了大家手里的面票到校门外面换的。

这么些年过去了，当年的那些场景依然清晰，那饱含同学们友情的“东西风味南北大餐”依然让我回味无穷。

4. 南方北方

从南方到北方来上学，亲身体验的什么叫南北“有别”。

我以前在南方农场插队的时候，不论冬夏，每天收了工以后，洗了澡，换了干净的衣服，女伴们三三两两端着脸盆，披散这一

头的湿漉漉的头发，到河滩上洗衣服，那是一道很美的风景。到了北京，那第一个冬天，我就惊奇地发现如果披着没有干的头发走到室外，头发很快就冻成小棍了，在头上发出细细的声响，很有趣。



Figure 7 左起：赵晓珊、储畹茗、王小鸽于晓珊家

还有就是南方人冬天喜欢“晒太阳”。即便现在家家都有空调了，但是只要有太阳，不论冬夏，那朝南的阳台一定会看见晾满了衣被。冬天晒了太阳的被子又暖和又香，我们都称其为“太阳的味道”。在冬天里常常可以看见邻家的阿婆们会端了小板凳出门晒太阳，有些人手里拿着一些针线活，在向阳的路边、街心空地聚着，在太阳下享受着那份温暖。可是北方的太阳，却是有冬夏之分的。那冬天的太阳，即便它亮得晃眼，可是在太阳下依

旧是零下 n 度。那一年冬天的一天，我端着洗好的床单要到六号楼前的院子里晾晒，楼道的师傅见了，跟我说，别晾在外面，会冻坏的。我说今天太阳那么好，不晒可惜了，还是把床单晾到院子里去了。结果床单刚晾到绳子上就冻成板了，收也收不回来了。被子则被晒得冰凉冰凉的。从此认识了北方的太阳。

还记得第一次见到下雪时的兴奋，第一次看见北京女孩带纱巾连头带脸一起包的样子，第一次摸着暖气片感觉着什么是暖气，清华荒岛那里第一次上滑冰课（20年后我儿子就是在清华荒岛那片“野冰”上摸爬滚打学会滑冰的），欣赏 8 食堂前不知道谁堆的雪人，看同学们打雪仗，……。

5. 寒假回家

每年春运，全国会有 30 多亿人次出行。在电视上看到人们回家那阵势，就会想起当年寒假回家时的情景，不时还会在孩子们跟前“炫耀”那火车上连续 48 小时行程上的故事。记得那年寒假，一节车厢都是福建到北京上学的学生，好不热闹。我们一起走的有吴季风，还有 9 字班的两位大个子男生。我们给家里买了鸡，大苹果，鸡蛋等。那些鸡加在一起一大网兜呢。为了这两天两夜的旅途上那鸡还能保鲜，我们把网兜挂在了车厢外面，用背包带拴在了茶几的腿上。为了防盗，还说好了夜里不能集体打盹，每到一站都要注意看好那包东西。那火车挤得水泄不通，要出去找口水喝的话，通道就是那个窗子。从窗子上下要比走过道便捷多了。就那样，还会有人跟我们说，你们知足吧，你们好歹从起点上车，有座位，那从中途上来的，基本上要准备一路站着回家。也有人说，你们这比起我们当年大串联的时候，小巫见大巫了。随着公路铁路和航空运力的发展，现在人们出行的速度快

了，选择多了。虽然春节回家路上的人流还是那样浩浩荡荡，但是当年路上的艰辛却是已经成为了故事。

周笛（计七）：食鼠

当年我们在 8 食堂的粗茶淡饭无法与现在清华学生的锦衣玉食相比。家在北京的同学每周还能回去在父母身边吃点小灶，家在外地的就只能硬挺着了。

年轻人火力大，消耗多。8 食堂提供的那点能量显然亏损太多。不知什么时候起，几个以 302 为首的哥们找到了一条便宜实惠的滋补途径。那资源供给网络是怎样组织与运作的，我也不清楚。简而言之，我们这帮哥们时常几经辗转得到北医实验用过的硕鼠。开膛破肚，扒皮，去内脏，洗净后，加盐，酱油在电炉上一煮，香飘满楼。那鼠肉出锅前的样子我亲眼目睹，印象颇深。暗红的大块瘦肉中刺出许多细小的白色骨叉。浓浓的汤汁上漂浮着厚厚的油脂。扒下的鼠皮被洗净后钉在木板上晾干。其以后的功用不得而知。

据资深同僚鉴定，这鼠肉的品质胜 8 食堂的炖肉多矣。我几次提起勇气，终未能越雷池半步，甚感遗憾。鼠味之美有事实为证。有位程 7 的党内人士闻香而来，迟疑许久，鼓足气力，捡一精美小块，审视良久，小心纳入口中。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竟独自忘情享用逾半锅之多，才想起邀烹者同食。可见鼠肉之美足以令人短时忘性矣。

朱征（计七）：与北大学生联谊

到了三年级的时候，班里有人提出找学文科的人联谊，我就联系了北大法律系 77 级的人，希望能够一起交流交流。我们的专业，人家也不听不懂，自然是想听他们侃侃。正巧，那些人刚从连云港回来，就被请来讲讲在那里做社会调查的所见所闻。虽然具体内容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是我还能回忆起当时的感觉，认为社会上还有这么多问题，学会了计算机能有用吗？

搞了几次活动，开始的新鲜感淡化了。双方的关系逐渐地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联谊。记得天冷了，我们在系馆四楼搞晚会，也请了北大的人。那个时候，打桥牌开始盛行，可谓“人人上阵”，从拱猪牌友变成叫牌对家的比比皆是。但是真正会打的不多。你要是叫过几付牌，桌上的对手就会肃然起敬。那次晚会上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北大和清华的桥牌赛。记得清华这边有陈平，郭建英，还有另外一对（好是江卫星和宋健宁）。北大那边来的有“未名湖畔无敌手”的一对。结果陈平这一组大胜，以至对方在离桌的时候，看着陈平问：你们打得真不错，打多久了？据说陈平淡淡地回了一句：（小兄弟）“我已经三年没打了”。如要评“四年最牛的句子”，这句话应为第二。首牛自然是“防堤波就是防波堤”。

当时和文科的同学联谊，主要是为了跳出理工科专业给我们带来的局限，对“学问”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作为“清华计算机系的”，还有一种“不耻下问”的感觉。后来娶了北大人做妻，才知道他们可不这么认为——真怪，他们不都是没考上清华才去北大的吗？

蔡林（程七）：回味无穷的清华包子

本人所述逸事，那肯定是不能载入正史的了。无非是当年亲身亲历的奇闻逸事。列位看官自然无需考证其真伪，我所述人名，也是张冠李戴的，不必对号入座。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某日晚餐，我在八食堂用罢了晚膳。吃的是肉包子。想必各位记得，肉包子在当年那算是极品了。我记不清是吃了六个还是六两包子，总之，我没怎么费劲就把肉包子都给顺进去了。意犹未尽……，无奈自七一班的王珩非拉我跟他去上自习。我也只好罢了。

坐在教室里，我总是闻着一阵一阵飘过来的肉包子香，沁人心脾，让人坐立不安。我实在是按耐不住，就左顾右盼。看有谁把肉包子都给带教室里来了，这还让不让人念书了？

王珩看我在百忙，以为我丢什么了。我告诉他教室里好像有肉包子。他也闻到香味儿了。我们干脆满教室寻寻觅觅。慢慢地教室里其他同学都闻到肉包子香，都奇怪这是哪儿来的肉包子。

最后，一位同学惊奇地看着我，指着我说：是你带的肉包子……。

我低头一看，胸前烧饼大的一块油渍，泛着阵阵肉包子香。敢情是那天晚饭时，我实在给饿大劲儿了。看见肉包子，便不计后果地一口下去，包子油流了一身。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多少人和事已慢慢地从我的记忆里淡漠消失了。惟独清华八食堂这包子，我记忆犹新。每当重归

故里，我肯定满城去找包子吃，真希望能找到哪怕跟当年那款品质相当的肉包子。但至今没能得逞，再也吃不到那么香的包子了……。以致我开始怀疑了：是这二年日子过顺了，咱这口味给吃刁了？还是今天的包子品质的确下降了？百思不得其解⁴。

梁路平（计七）：八食堂的熘肉片

接蔡林清华包子的下岔。八食堂的熘肉片时常在我的记忆中出现。记得每次中午快到下课时间时，有几位迫不及待的同学（此处省略人名若干）就故意把坐下的椅子弄得吱吱作响，饭盒也仿佛在不经意之间哗啦哗啦的，提醒老师我们肚子饿了，该下课了。意会的老师赶紧收场，下了课的我们像一群鸭子一样呼啦一片，骑着自行车直奔八食堂。赶上的打一份熘肉片，心满意足。动作慢的，或是下课找老师答疑来晚的，就只好听凭食堂大师傅挽着袖子从大浴缸里捞面条，就着面汤和大师傅的汗胡噜胡噜往下吞，那叫一个饥不择食，也没见谁生病，绝了。我是学习委员，经常被老师叫来交代事由，赶不上热火朝天的正餐，与熘肉片失之交臂。时至今日，常常在梦中因错过八食堂的午餐高峰，没菜可打而痛苦地惊醒过来，打那儿留下病根儿了。

清华食堂没椅子，大家都站着吃饭，号称下饭快，消化好。及至后来在微软食堂里见着站着吃饭的一准儿都是清华的学生，

⁴ 杨维康注：说起吃包子，我想起了一件趣事。那是在八食堂，有一天张一民买了糖三角，狠咬一口，结果把糖给挤出来滴到袖子上了。那年头，可惜那糖啊！于是老张赶紧高举手拿糖三角的手，把袖口挪到嘴边，用舌头去回收那糖。谁知顾了下面顾不了上面，那高高举起的糖三角正好咬开的口子朝下，结果黏乎乎的糖水顺势而下，倒进了脖子里……。

多半没错。其实吃什么并不打紧，午饭，晚饭是我们那时候 social 的机会。平时大家都忙着学习，就这会儿，不同宿舍的同学，仨一堆，俩一伙凑到一起，天南海北无所不侃。饭吃完了，一拍两散，该干嘛干嘛。也有聊得兴起不肯散的，记得团支部会或班干部会经常就是中午开，没什么大事，也没见谁烦。大部分同学还是午饭后小眯一觉，养精蓄锐。常常在半睡半醒之际，控七的肖诗松在楼道里一声响亮的长嗝，甚是痛快淋漓，立刻引起各个宿舍里的笑骂声一片。有时也有雅的，对门 303 宿舍里的计七刘艺平时不时咏叹一句加拿大民歌：“钱包里面空荡荡，兜里没有一个钱”。弄得我们以为加拿大除了白求恩，都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穷棒子，毕业后非得亲自探个究竟。

黄蕾（控七）：控七的故事

说起控七的人和事勾起不少有趣的回忆。

第一个当然是我们的老班长党建武。党班是当之无愧的班长。他非常乐于助人，脸上总是挂着巨大的微笑。我记得开学报到那天就是他提着我的行李送我到四号楼的。当时我想这个老师真好，后来有人告诉我他不是老师，是我们的班长。

控七的另一位能人是文武双全的肖诗松。据说除了滑冰外肖诗松的任何体育项目都是校队水平。因此就出现了校篮球、排球、游泳、跳高、跳远、短跑都拉他入队的场面。他的小提琴和音乐造诣也是全专业的。在他的指挥下控七是歌咏比赛的常胜冠军。另外还有两件趣事。据说他常用的电炉从未被查到过，因为他的电炉放在宿舍的空床上挖的一个洞里，上面总盖着被褥。另外他的被套从不用针线缝，上面有几百个别针。

控七的同学来自祖国四面八方，口音更是东西南北各种腔调。记得有一次人工智能教研室做了一个语音识别系统，只要对着系统讲“芝麻芝麻快开门”，系统就会把一盏灯打开。张继荣同学自告奋勇对着系统讲了无数遍，系统就是没反应。大家都以为系统失灵了，老师也下不了台。有人提醒是否应该让一位没口音的同学试。结果易小琳只讲了一遍系统就把灯打开了。不知目前国内的语音识别系统能否识别带口音的语音或各地方言了。

控七的中帼英雄更是各有特色。匡隼总是那么时髦和洋气，从她那我学到不少东西。她的一首第五号匈牙利小提琴曲我至今还恋恋不忘。李卫更是一绝，上课从未记笔记，手里只有一本书，偶尔在书上写几个字。几年前见到她时曾问起，她告诉我老师讲的东西书上基本都有，她只记书上没有的。我问她怎么知道，她讲每节课前她都要预习。难怪她学的这么好。匡文又是另一极端。她总是不停的记笔记。可是她的记法是另一绝。她记时从来不看笔记本，只看黑板，又快又好，绝无歪斜重叠字。小琳也是另一榜样。她进校时英语超好进日语班学习，可每天早上六点已经在四号楼外的树林里背英文单词。我们的丁大姐更是极富特色。在我印象里大姐总是穿着带四个口袋男女统穿的蓝色制服或一件长军大衣。她能说会道知识极丰富，她的提问经常让政治课老师不能回答。可是一次在颐和园里见到的大姐让我看到了她丰富多彩的另一面。那天在颐和园见到一对亲密无间的青年男女。男生气宇轩昂英俊高大，女生光鲜华丽打扮入时并戴着一幅大红蛤蟆镜。女生摆着各种姿势在假山上让男生照像。当女生取下蛤蟆镜我认出是丁大姐，让我大跌眼镜（大姐如有冒犯请鉴谅）。

我自己就是王小鸽提到的那位从山城重庆来的在清华学会骑车的同学。记得头一天匡隼和易小琳教了我1个小时的车，我自己就在操场上练了一会，第二天我就横冲直撞地骑到了主楼。一路

上撞倒多少人不得而知，可能小鸽也是受害者之一（在这向当年的受害人赔不是了）。我只记得在刚学会骑车的头几个星期，路上如有人向我打招呼，我只能向他们喊：我不能回头。另外有一次，我老远见到一个人从自行车上摔下来，我骑到他的跟前停下问是否需要帮助。他告诉我他就是几天前我撞倒的那位。他见到我老远又向他冲来，吓得自己从车上摔下来了。

三十年前的人和事历历在目，多的是一份亲切，少的是一份岁月的痕迹……。

任初农（控七）：控七同学打油剪影

同学寒窗，毕业卅年。青春韶华，宛如昨天。采撷数枝，恋曲芊芊。难忘岁月，铭心纪念：

豪爽内蒙人，大汉何中卫。天文地理通，每日神侃会。
脑门铮亮者，定是程京德。熄灯上电筒，法语玛哈得。
小弟马少平，十七传佳话。唐山震不垮，初试牛清华。
电工有绝活，吴彭笑呵呵。小打非小闹，兼修太极课。
头大硕无比，当推咱王新。是帽皆嫌小，至今海外寻。
班头党建武，来前队支书。日语玩诙谐，技巧真卓著。
班副杨国文，巾帼赛仲昆。体育展风采，文笔漾青春。
黄蕾小丫头，发随步履抖。乐观并豁达，直来且直走。
免英学日语，易小琳可贵。铅球不让贤，勇担生活委。
大姐丁亚明，攻坚如摧枯。将门出虎子，豪杰女丈夫。
田纬小妹妹，传递友人喜。江山千万里，世交何须觅。
老孙是班长，大奇真大气。团结一班人，妙藏有玄机。
老齐齐亚平，篮球打得棒。英语正攻关，刘达空点将。
体委听李江，组织早操腔。一二三四后，有人喊投降。

大哥是老张，庆文庆吉祥。专业口哨子，做人好榜样。
叶宏叶兄长，天生领袖相。不去传辈吃，艺比金刚强。
津门有韩民，室长二零六。毕业做代表，豪情礼堂秀。
回民马懋德，踏实是大才。脾气特别好，单车有点怪。
室友张继荣，拳打青山虎。唱歌缺五音，学科无险阻。
雅安杨宗辉，数学小儿科。踢球冲在前，偶尔翘节课。
毛斌无毛病，洪钟声如罄。至今玩失踪，劝君传音信。
钟蓓非钟馗，但打拦路鬼。清得学业路，九衢通光辉。
青岛出匡璁，系花艺术鲜。拉得小提琴，工作比蜜甜。
小生薛桓生，心高志气大。落下黑白子，亮出好书法。
京师田志强，人如其名样。业精且身壮，狂奔东操场。
罗毅多才艺，风琴傍身技。怀念团支书，架鹤已西去。
京味张安国，球棒车技多。凡事不拖泥，待人满不错。
学委张慈深，友善为别人。补我丢的书，辛劳复诚恳。
谢钢好兄弟，不是书呆子。绿荫场上飞，碧波浪里驰。
林铸金童子，英语忒瓷实。排球擅扣杀，短平快打死。
李卫也学委，不干雍正事。钻研有一套，心细如发丝。
帅哥数樊兢，潘安貌不及。更绝胸有才，放他驷马车。
内秀莫少敏，歌声赛黄莺。绕梁三日整，庙堂品香茗。
东北李北星，日语记日记。难题一串串，权当做游戏。
京都刘爱武，牛犊不怕虎。二教化学卷，擂响得胜鼓。
怪才匡亚鑫，诗文出奇精。见诸新清华，前卫诉衷情。
宋星智多星，打谱聂卫平。多有闲情致，胸藏百万兵。
万方有乐奏，回荡众人心。闻亭传天籁，音非丝竹罄。
湖北九头鸟，全才肖诗松。捉鳖下海洋，揽月入苍穹。
在下任初农，先前做小工。幸与诸君伴，同庆中国龙。

杜超英（计七）：点点滴滴是温馨

1. 新来乍到

入学第一天，是北京的舅舅送我来学校报到的，办完入学手续后，舅舅又送我来到六号楼，这时天已经黑了。当我走进房间时，卓琳、晓晖、李玲、晁茗她们热情地迎上来，我看见有一个上铺正好空着，我想就住到上铺吧。我是第一次见到这样上下铺的床，我笨手笨脚往上爬时比较害怕，李玲看出了我的窘态，她站了起来对我说：“你睡在下面吧，我搬到上床去，我自己东西少住在上面很方便。”我很不好意思，说我住在上铺可以，李玲却非常麻利地把她的行李搬到了上铺，当时我特别感动，现在回想起来心里还暖呼呼的。整理完行李以后，活泼的晓晖便带我到楼道里各处看看，像个学姐似地告诉我这告诉我那。晚上聊天时，卓琳总是分享自己的见解，李玲讲她插队的故事……，新鲜的大学活就这样拉开了温暖的序幕。

2. 自行车

刚开始上课那会儿，我还没有自行车。课间换教室时，卓琳和晓晖骑自行车一起走时，我常常坐卓琳的自行车，到了教室下车时晓晖总是提醒我快说谢谢，那时我特别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感谢之情，这点点滴滴的提醒是多么好的帮助呀。不久爸爸给我寄来了自行车，可是只来了一个通知单，要自己到火车站（可能是西直门火车站记不太清楚了）去取，这下愁坏我了，我不知道怎么才能把它弄回来。为难之时卓琳来了，问我会骑车吗，我说还

行，卓琳说我骑车带你去西直门火车站，取来你的自行车了，我们一起骑回学校不就成了。就这样卓琳帮我取回了自行车，当时甬提我有多高兴了。



Figure 8 杜超英当年在校办工厂实习开车床

3. 月光

一次我和晥茗一起洗了被子，可被单干了以后我却不知怎样缝，我只好告诉晥茗我从来没缝过被子，晥茗很麻利的就帮我缝好了被子。那时天天和晥茗在一起，我是七月一号生的，晥茗是七月四号生的，我们俩一起过生日，还一起到五道口下馆子喝啤酒。

每天晚上躺在床上都要聊很久，一次畹茗问我她的脸是不是越来越黑了，我说没看出来呀，畹茗说她入学时哪有这么黑，是她现在睡觉的位置不好，正好被月亮照着，是月光把她晒黑了，所以她以后要用被子蒙头睡觉了。后来我发现畹茗其实很爱美。

4. 晓珊

后来我和晓珊又住到同一个宿舍，晓珊总是乐呵呵地特别可爱。毕业之前我和其他同学到她家里去做客时，晓珊的爸爸妈妈可热情了，做了很多好吃的给我们，我们边吃边聊，晓珊的妈妈问我学校的情况，还问起了李家英怎么样。当时我一点都不知道晓珊和李家英正在恋爱，过了很久我想起晓珊妈妈的话，和一起去的同学说起来，我们大笑不止。

5. 启程

四年半的大学生活一晃而过，转眼就到了毕业分配的时候，我分到了天津。在我启程离开北京的时候，朱征、李玲还到车站送别，当火车启动时我们的双眼已经湿润。在天津工作期间，有一段时间我很不开心，凯宁和朱征还到天津来看过我。多少年来不管我走到哪里，我知道我的同学们都在关怀着我想念着我。我为自己是清华计算机系七七级的一员而骄傲和自豪。

何中卫（控七）：307 的往事

说起往事，涉及最多的自然是自己居住过的宿舍里发生的事情了。我们 307 是当时电子系 77 级一个很有特点的宿舍，我们的成员中没有来自北京的考生。老程虽然是北京人，但他插队到延安是来自陕西的考生；党建武来自陕西汉中，县名我记不得了，

只记得那儿的大枣硕大无比香甜；王新和小马是来自河北，王新好象是邯郸，小马是滦县；任初农是来自贵州毕节，那儿据说是史书上的夜郎国；吴彭是来自江苏镇江；我是来自内蒙古的呼和浩特。虽然算不上是来自五湖四海，也是来自祖国四方。我们宿舍当时的习惯是熄灯后，大家要山南海北的聊上一阵子方能入睡。聊天的内容丰富多彩，印象深刻的是党建武讲的在他的故乡发生的事。

其一：一位老农去县城邮局寄布鞋给远方的儿子，到那儿询问邮局职员“这里什么最快”，邮局职员答道“电话”，老农立即出门将布鞋挂到电线上，然后转身点起了一袋烟，在他抽烟时有人将布鞋取走。老农抽完烟后转身一看布鞋已不见，惊叹道“还是电话快”。

其二：一位老农去西安逛街，在拥挤中遭一位西安市民碰撞，那位市民连忙道歉说“对不起”，老农甚是不解其意，你撞了我还讲什么“对不起”，心里觉得很窝囊就跑到那位西安市民前也撞了一下，并高呼“我也对不起你”。

由于宿舍成员是来自外地，每当开学时大家自然要带不少家乡特产回来，即使是学期中也常有物品寄来。当时我们宿舍的头是吴彭，每当宿舍里来了吃喝时，他先将宿舍门插好，然后将各自带来的吃喝七等分后，大家围着桌子方能开始享受。记得有党建武的陕西大枣，小马的栗子瓜子，吴彭的江南小吃，还有我

的甜瓜和奶制品等等。在当时吸烟的只有我和老程，老程的大姐在云南烟厂工作⁵，常寄云烟给老程，我也没少沾光。

马少平（控七）：307，其人其事



Figure 9 9 号楼 307 室，开小组会

⁵ 京德注：党班（如今叫党院！）来自关中合阳，而不是中卫说的汉中。我姐姐当年是昆钢的医生，从未在什么云南烟厂工作过。自己戒烟之后，尤其是现在成了讨厌旁边人若无其事地吸烟的人之后，方才醒悟到当年给同宿舍的老同学们带来多大的苦痛，真是罪过啊，罪过！借此机会，给 307，311 的老同学们，以及后来同宿舍过的路平，家英，深深鞠个躬，道个歉！虽然这个歉意表达的有点晚。

这是我们 9 号楼 307 房间的一张老照片，印象中是一次小组政治学习时拍摄的，除了两位女生外，全是 307 的成员，另外还有一位，就是画面中看不到的摄影师。

左边这一位叫吴彭，入学前就是四级电工，擅长修理电视机、收音机。画面上的这台录音机就是他的，表面上看不出什么特殊来，但是是经过吴彭改装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变速，录外语时一盘磁带可以当两盘甚至三盘用。在当年一个月的伙食费只要 15 元的年代，一盘空白磁带要 5 元，这可以节省一大笔钱了。吴彭学习极为认真，学习成绩极好，是我们班的绝对第一名。吴彭一天到晚都在学习，无论宿舍里谈论什么话题都不能影响他，都可以认真的在那里学习。82 年毕业后，考取了 MIT 的公费博士研究生，在 MIT 人工智能实验室获得博士学位。

第二位名叫林铸，性格开朗，天生活泼好动，外号猴子。他外语特别棒，一入学就通过了考试免修英语，喜欢做英文填字游戏。林铸爱好广泛，排球打得好，是我们班的主力二传手。足球场上也是主力，是 1 号大门，常常具有神勇的表现。还弹的一手好手风琴，是我们班合唱的伴奏。

第三位名叫宋星，来自北京，围棋下的好，是我们班的几大高手之一。凡事喜欢琢磨，也许就因为这一点，围棋水平一直大涨，不断提高。足球场上也经常见到他的身影，属于那种细腻型的选手。上学期间一直不骑自行车，并不是不会骑，也不是因为没有车，具体原因不详。每天行走在园子里，练就了健步如飞的神功。

右边第一个是我们的老大哥张庆文，很少称呼他的名字，均以老张称之。入学前已经是某钢铁大厂的师傅，可以带徒弟的那

种。老张文学底子极好，出口成章，写得一手好文章。82年我们准备研究生入学考试时，复习材料中有前几年北大中文系的研究生入学考试试题和答案，无聊中拿其中的试题考他，竟然对答如流，丝毫难不倒他。老张非常喜欢古典音乐，经常通过收音机收听古典音乐。我喜欢古典音乐，很大程度上与他的影响有关。老张的口哨吹的极有水平，可以和专业人员相媲美。足球也踢的好，是我们班的主力后卫。毕业后还时常回来和我们一起踢足球。



Figure 10 清华百年校庆，307的部分同学合影留念。
左起：何中卫、党建武、程京德、马少平、林铸

右边第二位是何中卫，蒙族人，性格豪爽，体格强壮，外号大壮。大壮极为聪明，学习轻轻松松，喜欢做难题。每次考试，最后一道难题从来不错，但一些送分题却时常出错，用他的话说是“太简单，没有兴趣”。大壮喜欢胡侃，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可以随口说出美国、苏联任何飞机的发动

机排气口的直径，是每天晚上卧谈会的主角。经常是我们实在熬不住，已经睡着了，他一个人还在侃。发现大家没有反应后，会一一叫我们的名字，喊醒了继续侃，直到没有人理他，才未完待续，第二天接着侃。

两位女士就不说了，最里边一位是我，实在没有什么好说的，就不浪费时间和空间了。

还有一位画面外的人物，就是这张照片的摄影师，名叫张安国。喜欢摄影，自己会冲洗照片，我保存的很多大学时期的照片，很多都是他帮忙冲洗出来的。张安国足球踢得好，喜欢穿5号球衣，从号码看就知道是一位后卫。游泳水平很专业，特别是蝶泳水平极高，是校队的主力。78年央视曾经播过一部名叫《今日清华》的纪录片，其中就有他蝶泳的英姿。当年我们一起去游泳，他一个蝶泳过去，经常引来满池子的喝彩声。

在307还曾经居住过4位其他同学，后来由于宿舍调整或者班级调整，而去了其他房间。一位是程京德，初中毕业后就去延安插队，凭借自学考上了清华。学习及其认真仔细，笔记记的非常工整，干净整齐。脑门锃亮，透着有学问。是大学时期我的偶像。毕业后去日本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后留在日本某帝国大学任教，很快晋升为教授，创造了包括日本人在内从博士毕业到教授所用时间最短的日本记录。另一位叫党建武，是我们班的首任班长，入学前是大队党支部书记。至今，同学们还常以“班长”称呼之。党建武干什么都有一股不服输的劲，永远保持一种旺盛的精力。现在日本做教授，作为千人计划被引进回国，任某高校学院院长。第三位是王新。他来清华可以说是经历了多种挫折。先是高考时所在考场出现了问题，被要求重考，来了一个“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二是被清华录取后通知书却被寄错了地方，当

周围人纷纷拿到通知书高高兴兴去大学报到时，他却收到任何通知书，在家里郁闷，蒙受着别人暗地里的“指责”。当他终于来到清华时，已经开学一周了。我还清楚的记得，某天下午，一个人匆匆忙忙的来到 307，说他叫王新，诉说着自己的不幸。由于来的匆忙，带的东西并不多，我带他到当时还存在的北院商店购买日用品，到那里时，发现商店刚好关门，不再营业。王新爱好长跑，入学前在所在城市的环城长跑活动中，曾多次获得好名次。平时脉搏只有 46 下。入学后还一直保持着长跑锻炼的好习惯，经常是我们还在梦乡时，他就起来长跑去了。第四位是任初农，来自贵州。贵州口音比较重，开始时我经常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口琴吹得好，在吹口琴时，手会“颤抖”，像二胡、小提琴的揉弦一样，产生动听的声音。任初农爱好集邮，我从他那里才知道有集邮这么回事。第一次发行猴票时，特意买来收藏的并不多，随便在邮局就可以买到。任初农由于喜爱集邮，那天特意去邮局购买。我受他的影响，也买了几张，包括几个“四联”，不过基本上都当作普通邮票给家里寄信用了，剩下的“四联”也送人了。真是可惜，未能保存下来。

作为一个整体，307 也是一个爱好广泛的整体，系里组织的以班级为单位的各种比赛，307 基本都是主力。307 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大家都在宿舍上自习，很少有人去教室自习，这也养成了讨论的好习惯。偶尔遇到一道难题，常常会给出好几种不同的解答方法。我们也都喜欢音乐，开始的时候还没有录音机，只能通过收音机听。每周会有同学买一份广播节目报，勾画出其中的音乐节目，到时候收听。每年的 4 月，当玉兰花盛开的时候，我们会找一个无课的时间，一起去颐和园观赏玉兰花。当年玉兰花还不多见，紫玉兰就更少了。清楚的记得，颐和园里有一颗很大的紫玉兰树，一朵朵盛开的紫玉兰，透着一股贵族气息，非常好

看。到了 10 月，则是去香山看红叶。当年香山也没有现在这么多的人，每次都是骑自行车去。一路观看红叶，一边冲到鬼见愁。

307 有很多值得写的人和事，一个号码，三个数字，把我们几个人联系在了一起，打上了终身的烙印，蕴含了太多的值得永远记忆的事。

周笛（计七）：在册民兵

读大学时，备战备荒的概念还很浓厚。记得有一次，系里奉命组织大家军训。开始时大家排列整齐，听一位保卫部的干部动员训话。这位老兄也没讲出什么新内容。我只记得一句，“你们都是正式在册的民兵”。听这话，有几位自我意识较强的同学不满了，小声嘀咕：当年国民党还两丁抽一呢，如今当家做主了，怎么不知不觉地被抓了壮丁了。幸而，除蒙难弟兄外无人听见。其实，与后来的一年军训制度相比，我们那几周的课外操练不过是玩耍而已。

军训还是挺新鲜的，除了稍息，立正，齐步走外还有射击内容。那可是真枪实弹啊。可为了最后那几枪，大家要付出几周的卧地瞄准训练，颇感无聊。我自认为，我射击技术掌握很好，练习是空费劳作。瞄了半天，扣一下扳机，“啪”一声响，鬼知道准还是不准，没劲极了。王建作为现役军人，担当大家的教练。记得他拿个黄色镜片的三棱镜放在我的半自动步枪上，成直角地陪我趴半天。最后高度评价我的瞄准技术。有了部长（我们 302 室对王建的日常称呼，杨维康叫主任）的肯定，我更有信心了。

实弹射击那天，我高度兴奋。毕竟一生很可能只有这一次打真枪的机会。我们分批每人打 5 枪。第一枪扳机一扣，“嘭”的

一声，我一只耳朵就吱吱地叫起来了。轻伤不下火线，考验咱哥们的时候到了。我咬住牙，自认为高质量高速度地完成了射击任务。记得有位控 7 的巾帼，打一枪，蒙头趴半天，抬头瞄半天，再打一枪，非常沉着冷静，有条不紊。令咱男爷们汗颜。

实弹射击结束，刘琢公布成绩。我领了个大大的圆鸭蛋。仔细一想，恐怕是兴奋过度，忘了设标尺。专家总共教授了两种方法，一种是定 100 米标尺，瞄哪打哪。再一种是定 300 米标尺，瞄心打头。咱用的是瞄哪打哪，前一位用枪者肯定用的是瞄心打头。这肯定不是咱的错。若是只教一种方法，或那前一位仁兄也用瞄哪打哪，不就全妥了吗，喂！30 多年了，再没找到机会证明那零蛋本不是我的错。遗憾呐。

军训这几周不算是最无效的，毕竟还在上课。在我看，金工实习当铸工的那几周最是无用（除了朱征做的那几个亚玲）。再有就是拉计算尺，背口诀：尺端对大，先上后下。

杨涛（计七）：学军

提到学工学农学军，我都有印象，细节记不太多，但我觉得还是有不少帮助。说实话，学工学农学军对我来讲是对社会了解的一个机会。当然现在的大学生有太多了解社会的机会了，所以学工学农学军就不一定有用了。打枪一事我印象很深，因为 303 室的同学比赛，打得最差的给大家买啤酒喝。一开始我就准备好买啤酒了。练习瞄准对我来讲太无聊，因为近视，靶显得特别远特别小，瞄准器把整个靶挡得严严实实，一点都看不见，更不要说靶心在哪里啦。打枪的那天胡乱打了五枪，结果三发打中靶上，另外两颗子弹不知飞哪里啦，一共 24 环，平均每发 8 环！至今

也不知道这 24 环是我自己打的，还是别人打的，也不知道另外两颗子弹是否飞到别人靶上替他人打了两个 8 环。

程京德（程七）：清华趣事几则

1. “他是大队党支部书记！” “他是公社党委书记！！！”

由于文革十年的人才积累，清华 77 级人才济济。然而正是这济济人才中的两位，居然让我这陕北老农在刚进清华时就着实被吓了好大的两大跳！

刚入清华时，我在控 7 班，宿舍是 9 号楼 307。不记得是报到当天还是第几天了，也不记得是谁告诉我的了，我偶然知道了我们的班长，和我同宿舍的党建武居然是大队党支部书记！

党班长是党支部书记，这就足够让大家乐了。然而，对我这因为伟大领袖一句话，从“培养修正主义苗子”的清华附中到陕北老革命根据地去插队 5 年的“修正主义苗子”来说，听到这个事实时真是一点也乐不出来，反而是吓了一跳！脑海中放的电影都是自己插队的陕北农村里大队党支部书记对我们知识青年训话的场面。好家伙，和党支部书记同宿舍，这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

未成想，天下好事成双，没过几天，我又被吓了一跳！

在清华 77 级的入学典礼上，代表全校 77 级新生上台发言的是我们系无 7 班的刘琢。不记得是校领导介绍还是刘琢自我介绍，或是当时坐在旁边的同学告诉我的了，“他是公社党委书记！！！”

我这第二跳也着实被吓的不轻！回想起插队的年月，公社党委书记对我们北京知青来说，那就和“皇上”差不多啊！但是，心跳之余，我却反而又坦然了，暗自庆幸，自己同宿舍的还只是大队党支部，而不是公社党委书记。

2. “老程，什么叫眼？”

由于允许高中在校生跳级参加高考，清华 77 级聚集了不少神童。

入学时我们宿舍（9 号楼 307）的少平是全系年龄最小的神童，不记得是跳了几级考进清华的，反正绝对是很能跳的“青蛙”。计 7 小潘之江苏高考状元，更是如今全世界都知道的，让我这既是同学又是同乡（注：小潘是吴江人，本人祖籍无锡）的陕北老农时常在向他人介绍小潘时必须讲的快事。

今天我给大家讲讲另一位神童，我们班（控 7）的小薛。

记得在清华读书时，我们平日里“玩命”，考试前一天却时常放松放松，在宿舍里下围棋，打扑克。一次，不记得我正在和谁酣战于黑白天地之间的时候，旁边一声，“老程，什么叫眼？”回头一看，是小薛，满脸一副认真。稍懂围棋的同学，从小薛的这个问题就应该知道当时小薛的围棋水平了吧？

我现在记不得当时是怎样给小薛解释围棋中的眼和输赢等概念了，但是我却清楚地记得，接下来，小薛学会了下围棋，先是我要让子给他，没过多久，就不需要我让子给他就可以和我互有胜负，再没过多久，我就已经不是他的对手，赢不了他了。

听说后来小薛在上研究生期间，已经在清华全校围棋赛中拿名次了。去年百年校庆时，时隔近 30 年再次见到小薛，他这位年龄小我不少的当年神童，居然告诉我说，工作没什么意思，已经不干了！

潇洒啊！小薛！

3. “她居然能考 100！”

说过神童，也必须说说才女。

二年级的时候，系里组建了国内第一个软件专业，我们从各自的老班转到了新组建的程 7 班。早在一年级的時候，就听说过计 7 的王小鸽的测验考试成绩常常是三位数，来到程 7 后，我终于开眼了。

是不是到程 7 后的第一次考试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是编译原理的考试，成绩一公布，王小鸽果然名不虚传，三位数，满分！考试的内容当然早就忘光了，现在能够记得的只有在回到宿舍后同学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她居然能考 100！”

清华 7 字班学生，个个都是人才，嘴上不多说，暗地里还是互不服气，相互竞争的。但是，我敢断言，对王小鸽的学习成绩，无人不服！

4. “写好自己人生的方程式”

大概是毕业的前一年，现在不知该怎么形容的空气吹进了清华园，我们经历了系级，校级学生会主席的民主投票选举。我们

班（程 7）的楼继伟，喊出了一个很前卫的口号，“写好自己人生的方程式”。

忘记了是楼继伟自己想干的比例大呢，还是我们这些抬轿子的同学撺掇的比例大（注：若干年后，在东京，老楼还指着我鼻子说，“当年数你小子和郭建英撺掇我撺掇的欢！”），反正楼继伟成了系学生会主席的两名候选人之一。

竞选的那些日子，过得真是很有趣。记得我跑遍了自己老班控 7 的每个宿舍去游说和拉票。

清华是自从蒋校长执政时代就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到家的学校，楼继伟的“写好自己人生的方程式”和化 7 的“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相比，毕竟还是太前卫了一些，选举的结果是大家都知道的。

民主选举本来就是一件愿赌服输的事情，尽管帮助楼继伟竞选花掉了我不少时间和精力，我至今仍然认为那是一次非常珍贵非常值得的对民主制度的小小尝试。这次竞选和后来发生的一些有趣事实，使得我们老同学们相聚时，总会提起这个话题，至今余味无穷。

5. “防堤波，也叫防波堤” “哪里有学生拒绝学习知识的道理？”

我们在清华读书的年代，政治课老师，政治辅导员，也都是留校任教的学工的清华学长们来担任的。

一次，当时的政治课老师在讲哪个话题的时候，说到，“防止……的防堤波”。记得下面哪位同学问道，“老师，不是防堤波，是防波堤吧？”，“哦，也叫防波堤”，老师认真地回答道。好一个“也”字，妙啊！真妙！下课后，在同学们的谈笑声中，我想到，幸亏这位老师改行教了政治课。

大概是在一年级的時候吧，我們電子系三個專業的每個班都安排有一門金工實習課，說是工科學生必修。儘管當時絕大多數同學甚至還沒有見到過計算機是個啥模樣，卻很一致地認為金工實習對於計算機相關專業的我們不是很必要，建議系里應該把這門課的課時用來讓我們學習和計算機相關的科目。於是，就出現了這樣的一場在9號樓前的全系學生集合，由當時的政治輔導員老師向我們說明金工實習的必要性。記得針對同學們的意見和建議，那位政治輔導員老師反復說的一句話是，“哪里有學生拒絕學習知識的道理？”

那場說明會的主旨，金工實習的必要性，我是早已忘記了，但是直到今天我還記得，邏輯學對理工科學生的重要性，是我從那場說明會中開始認識到的。

老師畢竟是老師，古訓甚至說：“一日為師，終生為父”，這兩則趣事，就此打住，不多評論了。

于卓琳（計七）：清华生活回忆

看到大家的回忆，使我想起了不少往事。

大学的四年半时间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段，而其中最最美好的是有机会认识这么多好同学。去年百年校庆跟系里的许多同

学见面，有些同学自毕业以后从来没见过，但聊起来大家就像昨天刚分别一样，一点都不生分。

1. 孪生姐妹同上清华

记得入学报到第一天，我们几个（至少有陈平，陈秉川等）在六号楼的楼道里刚见面，大家互相做了自我介绍。当时就感到了陈平的热情与大方。后来不知道因何原因和秉川一起下楼去，在楼梯上遇见了一个和陈平长得一模一样的人。我们刚想打招呼，那人却像不认识我们一样就走过去了。我们两个人互相看了一下说，刚才还在楼道里有说有笑，这么一会怎么就不认识了。再见到陈平问起来，陈平说，你们刚才见到的肯定是我的双胞胎妹妹庞静。哇！一家两姊妹同时考上清华了。后来我又认识了她们的表妹，工化系七字班的沈彤。看来清华是让她们一家给包了。

2. 音乐扫盲

我这个人是个乐盲。上大学前我的音乐知识极少。对那些懂音乐的同学很是羡慕。记得在登泰山时郭建英和曾耐霜唱了一路。他俩可以把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头到尾哼出来。刘文博文中提到的建英给大家开音乐讲座，我对当时的地点及周围环境都没有印象了。但对内容还记得一点。对我来说就是音乐扫盲。建英给我们讲了如何欣赏交响乐：从第一主题，第二主题到展现部，发展部，再现部。这对我后来听交响乐给了很大帮助。建英还给大家讲了一些大音乐家的生平以帮我们理解他们的音乐。后来多次去欧洲旅游或出差，参观过一些大音乐家的博物馆和听过几次音乐会，每次都想起了建英的音乐讲座。

3. 旅游随感

补充一下陈榕讲的青岛崂山行。本来从青岛到崂山是有旅游车的，来回要八块人民币。因为认识无七的刘立，是他告诉我们可以坐郊区车去崂山的，只要六毛钱。但下车后要走很长一段依山傍海的路才到崂山的下清宫。我们这些穷学生就选择了坐郊区车。要不然那天我们就去不成了。因邓小平去崂山，把路全封了，旅游车全停开了。后来我们在山里转，整个崂山就像是我们自己的。崂山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到处都是清清的山泉水。泉水形成的一个个小水潭清澈见底。我们在那里痛痛快快地游了一次泳。多年后和女儿一起重访崂山，前崂后崂都去了，就是没有看到泉水。女儿一个劲地追问我，这哪有你说的那些清澈的见底的水潭啊？

记得王小鸽讲到当初放假坐火车回家就像现在春运一样。我虽然家住北京也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1980年暑假，我和秉川，杨元元，还有自动化系七字班的李圻一起坐上了去成都的列车。我们在西安下车去参观了兵马俑，第二天再想签票接着去成都，但中转签票处的人说列车超员，不给我们签。我和秉川就去想办法买了站台票上车。车上真挤，我们找到清华校友坐的位置，坐到了人家的椅背上，就这样从西安坐到了成都。我们去爬了峨眉山，看了乐山大佛，然后就乘车去重庆。到重庆我们就分手了。元元到家了，秉川接着乘车去贵阳。我和李圻继续我们的旅程。在重庆我俩受到了黄蕾的招待。早就听说重庆人豪爽热情。黄蕾就是一个典型。

4. 难忘的香味

在学校时秉川经常拿钱买零食供大家分享。秉川每次从贵阳家里回学校都带来好多好吃的。我印象最深的就属糯米糍粑了。用油煎一下，可粘糖或盐吃，其香无比。秉川还给我一些带回家，我家人都说好吃。现在回北京有时看见卖煎糍粑的就买来吃，从来没有秉川的那种好吃。

还有那次在青岛刘立请我们到他家吃了一大顿海鲜。我们有十来人之多。真是浩浩荡荡到人家去吃，一点也不客气。

陈秉川（计七）：大学往事

1. 考试交草稿

一日跟老友李玲抱怨：“唉，我发现我的记性越来越不好了，老是忘事，怎么办啊？”她扑嗤一笑道：“哈，你终于能理解我的苦恼了，我可是从年轻时起就忘性大的。”不由得想起我们班的一次考试（考什么记不得了），当我们考完试回到宿舍时，李玲竟然在自己的书包里发现了考卷——她交的是草稿！后来是学习委员梁路平和几个同学一起去找老师作证，才帮她把考卷交给老师。

坏坏地问一句，假如这是期末考试最后一门，考完试后同学们都放假回家了，李玲你回家后也许压根儿都不会打开书包的，结果又当如何呢？

2. 看电影

我喜欢看电影。入学后，终于能看上八部样板戏以外的电影了。不论是新电影还是文革前的一些老电影，都绝不放过。那时全国一年才拍几部电影，看一场新电影都要盼星星盼月亮地盼上好久。买电影票要排长龙，那时的电影院的条件不是很好，尤其在夏天，电影院里没有空调，人多空气混浊，看一场电影流一身汗，即使如此，我们依然乐此不疲。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去学校操场看露天电影。我们带着凳子去，人那么多，除非去得早，根本就别想坐着看，没办法，只得站着看，往往连站着都被别人挡住了，那就只好站在凳子上看了。后来，小鸽和我发现电影屏幕背面人少，于是我们就经常去那里看了。

据说，站着看电影是一种减肥的好方法，怪不得那会儿怎么都长不胖。 :-)

3. 小猫到宿舍

那是在冬天。一天晚上，我上完自习回宿舍，走着走着，听到凄惨的猫叫声，我停下脚步，在旁边的小树林里发现了一只又瘦又脏的小猫，我走近一点她就害怕的跑了。“哎，小猫，，姐姐我今天没有东西给你吃，明天给你拿好吃的”。第二天去照澜院买了点火腿肠，晚上在同一地点看到了小猫，我把火腿肠放下，走开几步，小猫立即跑过来狼吞虎咽的吃了起来，一边吃一边还警惕地环顾四周。如此过了几天，小猫不怕我了，白天也能看到她，先是让我摸她，再后来她会对我撒娇打滚。

天愈来愈冷了，“哎，小猫咪，姐姐我一定要给你找一个温暖的家。”抱着小猫走进教工楼，挨家挨户的敲门：“对不起，

打扰您了，请问这是您的小猫吗？……哦，不是啊……，请问您愿意收养她吗？……哦，不行啊，没关系，谢谢您……。周末，带小猫走遍了所有的亲戚家，还是没有运气。

星期一早上回校后把小猫留在小树林里，自己往宿舍走，她马上跟过来，不停地蹭着我的腿，可怜地冲着我喵喵叫，好像在责备我。我不由得心痛，就抱着她回宿舍了。心里直对室友们说抱歉，没有与你们商量就这么做了。宿舍正好没人，就给小猫洗了个澡，看着洗完澡后面目一新漂亮的小猫，谆谆告诫她：咱在这屋就是一非法居民，一定要乖乖的，只能在姐姐我的床上睡觉，床下吃饭、喝水和方便，千万不要干扰其他姐姐，等放假咱们就能坐火车回家了……。小猫似乎听懂了，很懂事地呆在我的床上，轻轻地下床活动。第一天晚上大家相安无事，可第二天半夜，她跳到赵晓珊的床上，吓得晓珊大叫起来（万分抱歉，晓珊！）宿舍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并作出决议：小猫必须离开！于是给小猫找一个家又迫在眉睫了。

陈平说晚上听到大猫叫，大概是小猫的妈妈找她来了。好，小猫，我就给你找亲妈，宿舍楼关门之前，狠心把她留在楼外。那个晚上一直翻来复去睡不着，耳边总是听到小猫的哀鸣声。第二天一大早起来走出宿舍楼，小猫箭一般的冲过来，嗖地窜到我怀里，得，没法找亲妈了，抱起全身冰凉的小猫回了宿舍。然后就到处打听谁能收养她。万分感谢匡隼及时伸出援手——她的亲戚家收养了小猫！从此小猫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蔡林（程七）：献血

大学期间，学校动员我们去献血。在党团干部的带动下，我积极报名了。但非常不幸地通过了各项体检。我别无选择，只好

硬着头皮去献这 200CC 血。当然不是白献了，好像补贴给我 27 块钱⁶。

程七班报名的不少，但不幸通过体检的，就寥寥没几个人了。我多少有些后悔，他怎么就充大头报了名。但既来之，只好则安之了。

采血用得是一个小塑料袋，直接连接一个塑料管，最上面是个针头。每位献血的同学，就这么一个袋子。献完血后，剪断塑料管，直接封装。并附上献血者的姓甚名谁，血型等。等。等。

我坐在一个躺椅上，看着那针头插进我胳膊。血流如注。顷刻，200CC 血液就变更了所有权。整个过程，好像五分钟都没用。医生好像给我吃了点儿什么还是喝了点儿什么。

下一位同学就又坐在躺椅上了。医生照常办理，顺过一个采血袋。轻拍他的右臂，待血管突起。毫不犹豫就把针头插了进去。我看着他微微皱起的眉头，多少有些幸灾乐祸。看着他受罪，心里一种莫名的快感。

这时，我眼看着他的血管随着血液的不断流出，逐步紧紧地收缩了。最后他的血干脆断流了。医生毫不犹豫地把针头又插入了他的左臂。还没容我为他多挨一针而欢欣鼓舞。他左臂的血管也收缩了。他宝贵的鲜血拒绝流出。

⁶ 李卫注：咱也去献了血。记得当时好像是党班吧（？）大讲献血的好处，就是可以使人长寿。实例吗，那就是为什么妇女一般都比男性活得长的缘故。

他这一袋子血也就刚刚打个底儿。再给其他人用，那是断断不能了。医生好像没处理过这种情况，多少有些为难。赶忙把一位貌似负责的医生请过来。这后来的医生，看着咱们这位哥哥，再看看为他采血的医生。淡淡地说了句：那给他算8块钱吧。

哥们儿当时就怒了。我献了满满一袋200CC，给我27块钱；他也就打了个底儿，怎么就弄了8块钱？不待这样玩儿的！……。最让我不忿的是，我们俩每人手中拿了张大红烫金的证书——光荣鲜血。

这位哥哥是咱们中的一位，你们也不必费劲猜是谁。我也断不会招供了。如果你们威胁，我宁死不从；如果你们改利诱，咱好商量⁷。

梁路平（计七）：柯亮捉蛇

晓辉叹道：“柯亮弄条蛇还真是有照片为证！”。

那是在十渡，计7班的一次郊游。我从河里趟水玩耍上来光着脚在岸边的草路上跑，忽见那条蛇高昂着脑袋、吐着信子，盘在路当中，大有“此路是我开，留下买路钱”的意思，刹是威风了得。我一脚差一点儿就踩上它，惊出一身冷汗，硬生生把脚停

⁷ 文博评注：和以前一样，故事从蔡林嘴里讲出来就非常有趣。记得我们曾经献过两次血。第一次很多人。我记得护士把一个小塑料袋挂在像秤一样的杆上，血满了以后秤就翻过来了。献完之后系里还给大家送来鸡蛋。第二次系里说凡是参加校运动会的同学可以不献血。我也就躲过了一针。蔡林说的事好像发生在第一次献血吧？回来以后大家都说哥几个没本事没在献血的时候把血压降下来。

在半空不动，大叫了声“蛇！”。说时迟，那时快，只见柯亮一步冲将上来，像个过路的太岁，口中喊着“在哪儿？在哪儿？”没等别人缓过神儿来，他就弯腰伸手一抄把那无足的畜生擒到手中。拎起尾巴一抖，立马散去那厮的全部精气神。正像照片上那样，柯亮捉蛇就像抓了一条绳子在手里，那个不幸的家伙翻来覆去只有挣扎求命的份儿了。后来被带回宿舍，最后落得剥皮抽骨，成就了 302 室众兄弟们的一顿好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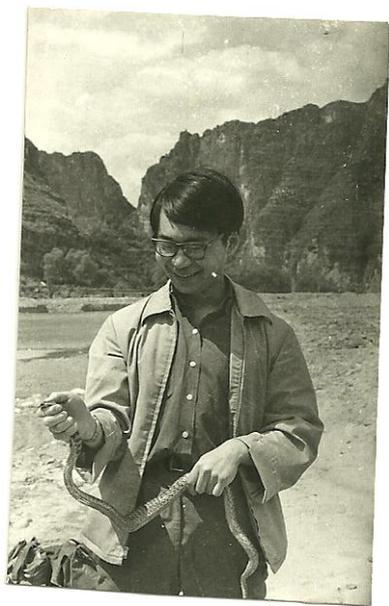


Figure 11 柯亮捕蛇于十渡

后来听说那副蛇骨不知为何又辗转到了程 7 宿舍，和咱们白哥又有了一段因缘。看官中有知晓下情的，请速速道来，以参一乐。

陈榕（程七）：白哥蛇皮的来历

311 宿舍白哥床底下，曾经有条近乎完整的草蛇皮，那是一个外号“小胖子”的刘姓（化工系？）79 级女生送给白哥的礼物，本不是柯亮那条。

1981 年夏天一日，小刘同学去圆明园玩耍，路见草蛇，据说也会柯亮的功夫，抖了抖尾巴，捉来缠在自行车把上，活的哦。小姑娘风风光光回到宿舍后，找个塑料袋盛了那长虫，口上放一只木头线轱辘，扎紧，兴冲冲直奔 9#楼，一脚踹开 311 宿舍门，大呼一声白哥的名字。说时迟，那时快，没容她第二句出口，老程惊得从椅子上立了起来，手指门外，断喝一声：“你出去！会敲门么？敲了门再进来。”俺这才缓过神来，暗忖：老程也太不给面子了，人家可是姑娘呀。

匪夷所思，刘姑娘大大方方，后退一步，关上门，文静地敲了三下门。老程居然有礼貌地说：请进。俺心说了：咋跟演戏似的。刘姑娘接着踹门时的话题，说道：“白硕，送你条蛇吃！”众人眼见那无脚畜生还在塑料袋里蠕动，心里都有点发怵。白哥推辞不会做。姑娘解释菜谱：“剥了皮，放大茶缸里用‘热得快’清炖，然后蘸酱油吃。”俺们在一旁开始咽口水。

谁承想，白哥居然不为所动，仍旧说：“那也不吃。”

姑娘：“真不吃？”

白：“不吃。”

N 天以后，刘姑娘又来俺们宿舍串门，顺便带来蛇皮作为送白哥的礼物。俺也客套地询问了礼物主人的下落。答曰，如法炮制鸟。蛇皮在俺们宿舍大桌上许久，后来到了白哥床下。

再后来？没有再后来了。白哥夜半琴声原本也不是弹给小刘姑娘听哟。

周笛（计七）：三堡度假

我们读大学本科时还是刘达当校长。他还是干了几件前人从未干过，后来也没人干过的事。其中一件就是出校领导在居庸关附近三堡的疗养院给学生度假，应当算是夏令营吧。那年好像是刘美兰找到我，让我用系 7 字班的名额到三堡度假一周。这夏令营当时好像是一周一批轮换的。不知系里还有谁去过。肯定不能只我一人呀。可我就是想不起还有哪位同学。学校管吃，管住，管接送，管安排活动，可谓无微不至。那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当时还荒芜的居庸关。印象最深的是度假结束前的舞会。我请别的系一位素不相识的女孩跳舞。看来这在当时的清华还属于过分唐突的举动。那女孩瞪大了眼睛，吃惊地盯了我三秒种。然后惊天动地地一声尖叫，转身飞快地脱离现场。真怕她精神失常，被吓出毛病来。那我罪过就大了。我搞了个大红脸。事后，我纳闷。请不相识的低班女生跳舞，这在系里以前也有过。咋就没发生类似的事呢？还是咱计算机系的女生可敬可爱⁸。

⁸ 周笛注：陈平说“我也没听说过三堡。怀疑周笛把梦变成了现实”。三堡的事很可能是 79 年暑假，主要为 8 字班搞的。在我参加的那批里就没发现咱们系的同学，否则我也不用请外系的女生跳舞了。记得当时去八达岭只一条险路。我们的驻地在路东，即出城方向的左手。居庸关在路西。那疗养院是幢山里的两层楼，一次似可住上百学生。

蔡林（程七）：老大哥们

1. 晒经文

西游记里有个晒经文的故事，说唐僧师徒四众历经磨难终成正果。这九九八十一难的最后一难就是晒经文。程七班也有个晒经文的故事。

某日，我推开 311 室门，见李宗凌正在晒经文。他所有的书都跟从水里捞出来的似的，被泡发得胖胖的。尤其是那本电路基础，肿胀得像馒头那么高，敌得过我那本儿书俩那么厚。

“你这是怎么弄的？”，我问他。李宗凌娓娓道来。

李宗凌当时已为人夫人父，虽然安排住在 311 室，但他常是下课回家。他需要照顾家庭。时值学校运动会，李宗凌早起送完孩子，骑车急忙赶往学校。一不留神就栽进了道边的水坑。

共产党员在关键时刻，方显英雄本色。李宗凌连人带车被摔进水坑里。他全然不惧。噌地就窜了出来。可有一点他忘了，没检查书包。

路东高，路西低，落差不小。路西长满了高草和野花，我们采集了不少。夏令营还举行了乒乓球赛，我得了第二。采来的花草献给冠军了（可惜都蔫了）。记得当时还意外碰到了个并不太熟的小学校友（应当叫石磊吧，这名字特殊，所以猛地想起来了），他得了球赛第三。以后有机会见到刘美兰，一定得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怕她也忘了。咱们系没 8 字班，如果我是系 7 字班的唯一代表，那还真说不清了。别最后我自己都把它当成梦了。趁现在还没完全糊涂，写点细节备考。

李宗凌的书包是人造革皮面。某种意义上，那是防雨的。这防雨功能是说，下雨天，外面的雨水，进不到书包里，自然不会淋湿书本儿。可李大哥一跟头给摔水坑里，水就顺着书包口儿，满满地灌了一书包。因为书包是防水的，滴水不漏。李大哥就一滴水都没糟蹋地把这满满一包水给背到了学校。

接下来就是前面晒经文的一幕。惨啊！惨不忍睹。

2. 嫂子

程七班有不少老大哥，他们最受人尊敬的是带薪上学。

某夏天的一个夜外，我推开 308 室的屋门。见王众和坐在上下铺的二楼楼上铺上。赤膊着上身，盘膝端坐着，穿没穿底裤我没看见，自然不敢胡说，笑容可掬。你们自己想象那情景，就犹如坐在神龛上的弥勒佛祖。

他左手中持着一叠钞票，像扑克牌一样扇形展开，轻轻地摇晃着，右手在不断地拍打着“牌”。有点儿拿不定主意该出哪张牌的意思。嘴里喃喃私语：该怎么花，该怎么花。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有钱的感觉，真好！并暗下决心，以后要像王众和那样有很多钱。但至今未能如愿。

毕业后，跟王众和断了联系，直到他转到芝加哥。期间问及同学们的情况，记不清谁跟我说，王众和离异再婚了。我记住这话了。脑子里就有了个概念，王众和的妻子应该是年轻的。

王众和来到了芝加哥，时逢圣诞节，邀请我去他家做客。我是从他家车库门进去的。门打开后，王众和和一位女士就迎了出来，我看见他家厨房里还有一个年轻女子，正在准备美味佳肴。就想起了离异再婚之说。

以前除王众和外，我没见过他的家人。初次见面，总得是彬彬有礼。礼数自然要周到。我觉得看年纪，厨房里的应该是众和夫人，这肯定没错了；跟众和一道迎出来的，就应该是妈。

想罢，我跟众和握手寒暄。又对他身旁的年纪稍长的女士，躬身唱了个大喏。深深地鞠了一躬，并挺大声挺大声地道：阿姨您好，圣诞快乐。

都没容我站直了腰，就听周围到处都是嬉笑怒骂。我老婆在后面赶紧拽我，还不停地道歉。我觉得好无辜。

王众和脸气得铁青，骂道：什么阿姨你好，你 TMD 瞎喊什么，这是你嫂子。我恍然大悟，敢情把“嫂子”给错认成了“阿姨”了。人家王众和是井冈山的红旗扛到底的，手把红旗旗不倒那种。什么离婚再婚纯粹都是以讹传讹。

最后他们都原谅了我。不管我做错了什么，同学们都会原谅我的。

四、水木年华

30年前，我们一伙争强好胜的年青人凡事总要一决高下。不论是歌咏比赛还是田径场上，我们留下了数不清的美好回忆。

刘文博（程七）：岁月如歌

我们上清华的那几年，北京音乐界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个是小泽征尔率波士顿交响乐团访华。另一个是傅聪回国开音乐会。这两件现在看来很平常的事，在当时可是大事。这是因为在春寒料峭日子里，音乐开始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奏响了前奏曲。记得当时看小泽征尔指挥波士顿交响乐队的转播，看后惊讶不已。听了傅聪的钢琴演奏会，第二天我就去书店买了“傅雷家书”，反复阅读，爱不释手。

在我们同学中，有许多音乐爱好者。首屈一指的应该算郭建英了。建英对古典音乐的欣赏和理解，其深度和广度在班里无人可比。记得第一次听建英弹肖邦的降A大调波兰舞曲，气势磅礴，至今记忆犹新。去年路过华沙，站在肖邦纪念碑前，脑子里想到的也是这首舞曲。记得有一次中央乐团指挥李德伦在主楼后厅开音乐讲座，讲的是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奏鸣曲式里第一主题和第二主题怎么交叉演变。大家似懂非懂。回来后建英提议我们也搞一个音乐讲座，讲印象派音乐。我记得讲座是在阶梯教室。没有扩音机，就用一个录音机代替。还找到了莫奈的“日出”，用它来解释印象派绘画和音乐的联系。建英主讲，我记得听众不是很多，但是我们非常高兴参与了这件事。这是探索和分享带来的欢乐。班里另一个音乐家是王健。王健擅长单簧管。在学校的军

乐团里是个主力。有一次好像在大学生汇演里演奏“苗家喜讯到山寨”，让我佩服不已。



Figure 12 程七合唱

在那个年代，音乐资源很少，学校广播室的老师（谁还记得老师的名字？），总穿着一件工作服，每天晚饭后在广播室外有系统的播放各个时代作曲家的作品。我们称广播室周围为“音乐走廊”⁹。有一次，老师决定在一两周内完整播放帕格尼尼的 24

⁹ 少平注：当年傍晚时分，广播室外经常聚集了一群人在这里听音乐，播放的全部是经典的古典音乐。有一次印象非常深刻，那天下起了瓢泼大雨，但仍然阻挡不了人们听音乐的热情，很多人披着雨衣、几个人合打一把雨伞，完全沉浸在音乐的美妙之中。若干年后还听音乐室的老师提起过这件事。

首小提琴协奏曲。从那以后，每天晚上，夕阳西下，在那片杨树底下，随着晚风会响起帕格尼尼的小提琴曲。老师可能想不到他做的这件事情，事隔三十年，仍在很多学生心里挥之不去。这也许就是教育的真谛。不在乎有多少说教，在于潜移默化，目濡耳染，不学以能。

清华的老师，历史渊博，文化内涵深厚。有一次我去听建筑美术讲座，讲座刚开始，老师（也忘了他的名字了）在黑板上写了一句话：“音乐是流动的建筑，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接着老师将建筑，绘画，音乐三大领域怎么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讲得淋漓尽致。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直到三十年后的今天，仍让我受益。先生讲的圣马克广场是欧洲建筑史的绘图板一句，至今铭记在心。

提起音乐，一定应该讲一讲我们系的歌咏比赛。我们班好像唱的是青海民歌“半个月亮爬上来”，日本民歌“玉田川”和“军港之夜”。建英指挥。控七是肖诗松指挥，旁边还有小乐队。（让我想起小泽征尔）。计七是吴川指挥。无七一定是冀卫卫了。记得我把音乐会录了下来。晚上回到宿舍里重新播放。“请你把那纱窗快打开”应该是歌里最 longing 的一句，由男生部合唱。我们总唱得软绵绵的，大家听了哈哈大笑。

就是这样，三十年前，我们正年轻。在清华，老师和同学，又一次把科学，艺术，文化这些人类美好的东西挖掘和恢复起来。以后的三十年，岁月如歌，但是序曲是从我们那一年开始的……。

肖诗松（控七）：难忘的回忆

我记得大概是三年级的时候，时间大概是 1981 年，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举行了一次学生合唱文艺会演。由于当时我是清华文艺社团的管弦乐队的指挥，所以在控七班同学的推选下，我义不容辞地担任了我班的合唱指挥。

当时我们控七班的班长是党建武，林铸是文艺骨干，手风琴拉得好。我们一同选定了两首歌，一首是《在太行山上》；另一首是 3/4 拍子的《青年圆舞曲》一类的欢快乐曲。在党班长的领导下，我们的排练就在林铸美妙的手风琴声中开始了。

合唱排练并不轻松。控七班共三十五人，尤其是女生显得特别的宝贵，只有 7 人，她们是杨国文、黄蕾、李卫、易小琳、刘爱武、田纬和匡隹。要支撑华丽而高亢的女声部，谈何容易。因此对女生们提出了特殊要求：第一，她们的发声方法还要排一排；第二，要有一定的音量才行。所以，在全体排练之余，我们还专门要求女声部进行了针对性地练习，最后效果还是挺不错的。

男生，用现在的话说，也不是省油的灯，特别是来自于内蒙的何中卫，是我班的“活宝”，大家对他是又爱又“恨”。排练时时不时搞出一点动静，惹得大家捧腹大笑，连党班长也坚持不了他那严肃的表情了。

上台演出前，我这个指挥穿什么服装也是一个问题。由于当时有点“土”气，我自己也拿不准。杨国文专门借来了她哥哥的中山装，匡隹也为我专门从东方歌舞团借来了西装。经过大家建议，最后还是采用了中山装。

我们合唱的乐队，也主要是由我系的学生组成的，他们有的就是清华文艺社团乐队的成员，乐器有长笛、小号、长号、单簧管、小提琴、大提琴、定音鼓等。伴奏的配器是我来搞的，虽然不甚专业，但总体效果还不错。

最后，根据“专家”评议，我班的演出获得了“最高荣誉”一等奖。大家祝贺我，我也祝贺大家，因为是他们表演的成功、是大家团结精神的体现。

在那个年代，同学之间的感情是纯洁的，所以值得回味，经得起考验。希望大家不要忘记曾经的幸福时光。在毕业 30 年、事业有成时，希望大家记得同学们年轻时的风华和当年蓬勃的朝气，为培育我们的学校、为我们的祖国，作出我们的贡献，并把这些回忆保持到毕业 40 年，直到永远。

陈平（计七）：计 7 的女生

我毕业后在一家进出口公司任职。由于工作关系，公司职员上班着装很正式。男士们西装革履，女士们端庄高雅。有一天头儿领来一个刚从清华毕业的小伙子介绍我们校友认识。没说几句话，他就说你可不像清华的女生。我知道人家这是夸我呢。清华女生在很多人心目中那女字就是多余的。在校时就听外校同学评论，清华学生远远看去分不清男女。其实身为清华的女生，我为我有那么多出类拔萃的女同学而自豪。

论学习，我们有人称“王大爷”的小鸽，记得报考研究生时，那些男生跑去跟她说，小鸽你要报谁请先通告一下，我们不和你争。



Figure 13 计 7 女生。左起：刘联联，赵晓珊，陈平，李玲，苗青，陈秉川，杨元元，于卓琳，宋晓晖，杜超英，刘幼林，辜凯宁，储婉茗

论运动，我们有卓琳，记得有一次好几个男生跟她叫板，自由泳比赛，50 米的池子她遥遥领先。

要说我们这代人的成长过程，确实缺少一些女性化的榜样。比如像我，讲话高声大气，凡事得理不让人。但我们同学中也有斯文的，象辜凯宁，刘幼林。她们温文尔雅，堪称女人中的女人了。我们当中也有多才多艺的。当年晓晖和幼林一起唱的“山楂树”至今仍是萦迴于耳，美妙极了。

我们女生也很义气。记得有一次我和男生下棋，约定谁输了谁钻桌子。我输了。当时几个女生就把桌子抬起来，我从下面大摇大摆地走过去了。反正我们谁有状况，大家一定会帮忙。像我

们必须通过体育标准，要没有众姐妹帮着作弊，我们哪能做到全班通过。

我们也不乏幽默，为了报复男生给我们女生起外号，我们给男生起的经典外号“大青包”，至今引大家笑得肚子痛。

那时我们也挺爱美的。当看到一个女生穿着自做的连衣裙，我们马上去五道口买花布，没一天功夫，我们好多人穿上了她的杰作。

钟蓓（控七）：清华之美

我第一次关注到清华的景色是在中学语文课上学朱自清先生脍炙人口的散文《荷塘月色》。在他的笔下，月光、荷叶、荷花、树影组成了一幅优美的油画；微风、流水、蝉鸣、蛙声奏响了一支绝妙的小夜曲。这就是清华的夏夜了！我被这诗情画意般的夜色迷住了，把这篇散文读了一遍又一遍。几年后，我有幸成为清华的一名学子，亲自欣赏荷塘的景致。

清华园的景色是美的，这美，不仅仅只在夏季。

一九七八年，那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春天。我们七七级每个人在经历了决定命运的考试之后，从四面八方、从各行各业来到了清华园。我还记得在二教报到的那天，第一眼所见的清华大礼堂、图书馆，显得是那样气势恢宏。那时的我们正值人生的春天，从心底里能为有如此难得的学习机会而感到高兴。那一年春天在我的记忆中刻下了永久的印象：不单单是校园中高大参天的白杨、漫天飞舞的柳絮，更有那同学们最初相识的彼此问候和他们友好的笑容。

清华园的四季属秋天最美。在八月底开学的时候，大地的暑气还未散尽。渐渐地，攀附在图书馆墙上的藤叶泛起了红色，这便提示你秋天悄然而至了。每天，我们穿梭在教室、图书馆、食堂和宿舍之间。早饭过后，骑车奔向教室，一路上，清风拂面，凉爽极了。夕阳西下时，金灿灿的银杏树，映着湛蓝的天空，让你流连忘返。你看那银杏树：初秋，深绿色的叶丝中露出点点橙黄，累累硕果点缀其中；深秋，撒下成千上万橙黄的扇形叶片，宛如铺开一张金色的地毯。每年的金秋时节，都有各种各样的集体活动，像秋游，文艺、体育比赛等等。至今，每当我唱起当年曾经的参赛歌曲，歌咏比赛的情景就浮现在眼前。

清华园的景色是美的，清华的老师同学也是美的。这美不是指常人所见的外表之美，而是心灵所能感受到的人本身的质朴之美。

当年，给我们上课的老师们，衣着朴素，平易近人。他们讲课重点突出，条理清楚，思维活跃，妙语连珠。在工作上他们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在课下，他们对学生态度和蔼可亲；对学生提的每一个问题都很耐心地予以解答。老师们传给我们的是孜孜不倦的治学精神。

当时，同学们之间感情纯朴，互相关心。有同学上午生病了没来上课，就有人下午伸手相助，给他（她）补课。同学的母亲患了绝症，大家都去探望。同学们同吃同住，相处得像一家人一样。

毕业三十年了，大学生生活始终让我回味无穷。我忘不了：万物复苏的春天运动会上那些矫健的身影，蚊虫叮咬的夏夜自习教

室明亮的灯光；我忘不了：秋高气爽的时节我们聆听各种讲座的主楼后厅，漫天雪花的冬季那银装素裹的大礼堂。

毕业三十年了，我在海外学习、工作和生活也已经二十年。每当我漫步在秋天的树林里，就会想起清华园的银杏树。有人说，银杏树寿命数千年，全身是宝。树干是良木，果实、树叶是珍贵的食品和药材。有人说，银杏树伟岸挺拔，端庄美观。它集叶形美、树形美、内在美于一身，融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于一体。还有人说，银杏树有苍劲的体魄，独特的性格，清奇的风骨。其实，清华本身何尝不是一棵银杏树呢？年复一年，它把累累的果实奉献给全社会。

清华，我的母校，你的美丽永远在我心中！

马少平（控七）：玉兰花

正是玉兰花开的时节。

大学的时候，每当这个季节，同宿舍的几位同学，就会去颐和园看玉兰花。

颐和园的玉兰，一般要比校内的玉兰晚开几天，校内的玉兰花开始凋谢的时候，正是去颐和园观看玉兰的好时节。一般在周末，或者某个没有课的一天，骑车去颐和园。一般事先也不准备，看着课表，哪天上午或者下午没有课了，大家一招呼，骑上车就走了。到了颐和园，也不看别的，只是看玉兰，看完就回来，来回两三个小时就够了。颐和园里有一颗很大的紫玉兰，那个时候紫玉兰还比较少见，不像现在这么多。印象中，当时只在颐和园见过紫玉兰。因此，这颗很大的紫玉兰，是每次必看的重点。其

实，看玉兰并不是主要的，重要的是大家在一起玩耍一番。那个时候，大家的生活都比较拮据，不像现在这样经常会餐。大家借观看玉兰的机会，在一起乐一乐，爽一爽。只是花个门票钱，又便宜又实惠。玉兰花一般在前一年的入冬前，就开始结“花蕾”了（不知道应该叫什么），花蕾很小，有点像春天的树芽，但是又比树芽大一些。因此，在冬天的时候，就能知道第二年春天会花开多少。现在紫玉兰已经很常见了，校园里就有不少，不过都是比较小的，均没有颐和园那颗大。但在校园里，有一颗紫白玉兰同株的玉兰花，一些枝上开的是白玉兰，一些枝上开的紫玉兰，非常奇特。已经很多年没有去颐和园看玉兰了，也不知道那个大大的紫玉兰是否还在。

春天了，可以找个时间去看看，看看印象中的玉兰花。

易小琳（控七）：珍贵的奖牌

图中的这枚奖牌——“清华大学体育竞赛优胜奖”奖牌是我在 1982 年春季清华大学田径运动会上得到的一枚奖牌。这次运动会是我们大学毕业前参加的最后一次运动会。奖牌之所以珍贵，是因为我们入校以来清华大学在田径运动会上首次颁发奖牌而替代了颁发奖品。每当我看到这枚奖牌，总能使我回忆起在清华的岁月。

在 1978 年 3 月刚进入清华不久，我系就召开了春季田径运动会。在这次运动会上，我参加了铅球比赛，并获得了女子铅球冠军。也正是这个系冠军，把我带进了清华校田径队。当体育老师说让我加入校田径队投掷组时，我还提出要带上我班的黄蕾一起参加才好，并和老师说她是我系的第 3 名。老师最后同意了，就这样我和黄蕾一起加入了校田径队，开始了每天下午 1 小时的

代表队训练。那时，我们坚信着“ $7+1>8$ ”的准则，也就是说：学习 7 小时、锻炼 1 小时的学习效率，要大于 8 小时的学习效率。每天锻炼 1 小时，这也是清华人每天必做之事。

在随后的几年中，每年在系运会上，铅球、铁饼项目我轮流拿着冠军。在校运会上，每年也能进入前 8 名，拿到运动会颁发的奖品。控 7 班的体育总分经常在系里名列前茅。每次开运动会，我们总是很兴奋，好像那时，班里显得更加团结一致，力争第一。看到奖牌，不禁使我回忆起校田径运动会上的一件件事情，有些事使我至今还依然记忆犹新。



Figure 14 校田径运动会奖牌

在一次校田径运动会的预赛结束后，班里肖诗松同学的跳远名次排在了第 2，我们高兴地跑过去对他说：成绩不错呀，你是怎么跳的？他回答：我早上吃了 13 个鸡蛋。我们听后哈哈大笑道：好大的肚子呀！看来多吃鸡蛋就能得到好成绩。用现在的话说，鸡蛋很给力！

在另一次校田径运动会的铁饼比赛中，当我快速掷出铁饼的一瞬间，在旁边看比赛的人们“啊——！”地大叫起来。此时，我看到我掷出的铁饼正在以 45° 的角度高速地飞向几十米之外的地方，但在那里我的投掷教练——苏教练还没有离开场地，正蹲在远处的地上做着什么记号。我惊慌失措、无奈地看着铁饼的飞翔，也大叫着：快靠边！但一切已经来不及了。好在铁饼先落到了地上，溅起来后，落到了苏教练的后背上。好在问题不大，苏教练起身走出了场地。但此事对我教育终身。在之后的铅球、铁饼的比赛和训练中，我都会仔细地确认好场地中没有人了，确认安全后，才开始进行下一次的投掷。

.....

每当看到这枚奖牌，总能使我浮想联翩。使我想到和同学们一起在清华的学习岁月，回想起在清华的体育馆里、在体育场上和清华代表队的队员们一起训练的场景，回想起每天训练后和同学、队友们一起去运动员食堂吃饭的情景，回想起每次参加运动会、并都能进入前 8 名获奖的场景……。这枚珍贵的奖牌，镶嵌着我对清华同学、老师的记忆，装载着我对清华的怀念。

周笛（计七）：体育趣事杂谈

清华的一个优良传统是体育运动。那时一到 4 点，校广播站的大喇叭就以大功率号召同学们：到操场上去，到校园里来，锻炼身体，为祖国健康地工作 50 年。时常，在校广播节目中还可以听到我们计 7 才女辜凯宁的甜美声音。体育活动是我们几乎每个同学每天的固定节目。

计7的班委很重视大家的体育锻炼。大一时每天早起队列操练。朱征天天把小丁和我从热被窝里拽出来。那滋味苦不堪言。他过去是生产大队书记，多刁的老农都对付得了，我们这几个懒包自不在话下。朱征人高马大，弹跳力惊人。体育课分专业，我们同学排球。朱征单手摸高超3米5，体育老师夸个不停。那时我们同住301，班里组织寝室间的篮球赛。我们室主要靠朱征和小丁。同302比赛，朱征，小丁配合默契。朱征带球往篮下闯，再把球打地回传给跟进的小丁，小丁跳起投篮，往往命中。有两次302的哥们都看朱征小丁去了，放下我没人管。我两次被人喂球，都投篮命中了。文博见状大喊：注意盯人，周笛没人看进俩了。最终我们完胜302，高奏凯歌。

我移居302后，班里又组织寝室间的排球赛。排球这东西还是要技术的。胳膊绷不直，球一垫就飞。手上技术不佳，一托球就戳手指。我们对301那场球打得挺艰苦。有一次，我摔跟斗救球，在球碰地前的瞬间，把球打回去了。本方和对方都只注意我摔跟斗了，球回过网竟无人反应。球落地后301的人才回过神来。那神情似欲申辩。吴川一声断喝“少废话，拿球来！”断了他们的念头。（那时赢者发球）。结果自然是我们的战胜了301。咱是员福将呐。

足球也是那时极令人着迷的乐事。论技术控7的肖诗松和张慈深当站鳌头，颇有专业韵味。我技术太臭，发角球踢不到门区。班际比赛最多只能当候补，呐喊助威，上不了场。但班内非正式比赛还是要参加的。说也奇怪，我印象中，踢球时郭建英总是对方门将，张羨毓总是我方主力前卫。羨毓有次跟我打赌，声称他把门，我10个点球进不了5个。其一个有力论据是：国家队的点球命中率都不高。打赌的结果没印象了。只记得，他看我射门总偏左，就几乎弃右边于不顾。这不是明显欺负咱脚法不佳吗。



Figure 15 计七班在系运动会入场式上正步行进。
最后一排女生左起：刘幼林，杨元元，陈平，赵晓珊

乒乓球要多说几句。上清华之前我在北京四中校队打过几天。说是校队，不过是几个常打球的老师和学生窃据了校乒乓球室的控制权，并以四中的名义比过几次赛而已。不过咱自我感觉一直不错。上大学前复习，考试，数理化外语竞赛，十分繁忙。乒乓球就放下了。上大学后和赵琪华同住 301，老赵大我 10 岁，遇事总拿我们当小孩子看，令人愤愤不平。这老赵甚是了得，曾是上海队主力。到清华后稍示真容即让清华校队如获至宝，为清华建功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有一次我们同去校体育馆。乒乓球台前老赵又小看人，声称用鞋底也能打败我。我是匹夫见侮，把剑而起，挺而欲斗。不能太让他小看了咱哥们。打就打，难道怕你不成。结果老赵找人寻鞋，我胡乱找个拍子，气愤上阵。那知

球技确实生疏，球一碰拍就飞。还没回过味来，6个球一场已输了。嗨，反正我小老赵10岁。咱跟他耗。我现在日跑7000多米，外加乱七八糟的俯卧撑200多个（分两次做）。自认身体还行。等我65退休了回去再找老赵论剑。老赵，你可一定要锻炼身体多保重。希望看到你75岁时还能健步如飞，打漂亮球。

计算机系爱打乒乓球的人多了去了。系馆有个乒乓球台。不少人常结伴去那打球。我印象中陈平，张一民，陆愚，王众和都是常客。无线电系有个高教授也常带人去打球。有时大家就冲突了。教授先去时还好办，我们当学生的没什么说的。我们先去时，情况就复杂了。刚开始，学生让老师。几次后就有人不耐烦了。又不是计算机系的老师，凭什么老让呀。学生们不让，教授们很是不以为然。难道无法无天了不成，一定要教训一下。从那往后，学生们就找不到球台上的球网了。哪知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不久，半个球桌竟不翼而飞。这情况持续了很多天。谁干的，我还真不知道。只是每日路过此地都去看看情况。不久，教授们撑不住了。有一天我看到余下的半个球台上贴了张条。像是高教授写的：同学们，都好几天了……。最后是怎样妥协的，不得而知。但后来老师学生同台打球的事屡见不鲜。

体育运动要流汗，流汗就要洗澡。说起那时的清华澡堂，不会有人没印象。龙头下每平米10人绝不为过。一周才有一次到澡堂洗澡的机会，大家都结帮早去。占住一个龙头后一定要有在龙头下值班。一不小心让别的帮伙抢去就麻烦了。浴室外有几排长椅子，大家的衣服就放上面。有一次突然停电，黑乎乎看不清，洗澡的人都出来抢衣服。你争我夺，没人拿的先拽过来再说。衣服本身到无所谓，可没衣服怎么出门回宿舍呀。

体育需要能量，这就不能不谈谈吃。8 食堂就别说了。清华周围的饭馆到可聊聊。那时谁兜里有 5 块钱，就太富裕了。照澜院和北院虽有商店，但吃饭还是要走出清华园。五道口，是大家开始常去的地方。那里冬天的涮羊肉真是不错。我们 302、303 的几个哥们常去。穿上旧棉大衣，登上自行车，每人摊上两三块就热热闹闹地吃上一顿。晚上回来大衣上都是涮羊肉味。海淀附近有家颐宾楼四川饭馆。刚开张的时候很是质量上乘。那地方是杨涛带我认的门。四川菜也是他介绍的。麻婆豆腐 6 毛，炒鳊鱼 9 毛，夫妻肺片 1 块多。花钱不多，吃得满头大汗，辣得鼻涕眼泪一起流，实在是实惠畅快。几年以后再去就满不是一回事了。吃西餐是小宋和刘兵给我领的路。清华西门外北大前有家新开的西餐馆，物美价廉。那时说的西餐也许单指法国菜系。美国的快餐，德国奥地利的香肠与苹果饼，甚至是意大利的面食都一概没有。有个小宋推荐的奶油烤雪鱼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30 年了，时过境迁景物全非，再想找回当年的感觉已是无望。只有昔日同窗的友谊象醇厚的美酒越存越香。

蔡林（程七）：棒球

大学期间，学校开设了体育选修课。我选择了打棒球。

严格说起来，那是打垒球。因为投手是下手投球，而非上手投球。而且垒球更大，棒球更小。我之所以称其为“棒球”，因为垒球是女子运动，男子是打棒球的。这对于生活在棒球垒球运动不甚发达的国家的我们而言，我们已然顾不得那许许多多细节了。我们甚至对于棒球垒球运动的比赛规则都不甚了了。但我们打起球来，都生龙活虎般地有声有色，毕竟都是些二十上下的年轻人。

记得体育老师好像叫刘刚¹⁰。大体教学安排是：前半节课，教我们练棒球基本功：投球，击球，传接球；后半节课，就是分两队打教学比赛。

这件事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的某年某月某日。旭日当空，风和日丽。气温不高不低不冷不热。坐落在中国北方大都会的清华大学西操场，一群年轻后生正厮杀得难解难分……。

投手投出了个好球。攻方击球员一记安打，跑上了一垒。同时，原来在一垒上的同学，迅速奔向二垒……。

防守一方的同学接球后，看一垒已经快上垒了，就把球直接传到二垒，准备封杀这位从一垒跑向二垒的同学。

守二垒的同学接球后，就朝这位跑二垒的同学跑过去，准备触杀。这跑二垒的同学，见状扭头回奔一垒。但无奈一垒已被击球的同学占领了。他已经回不去了。这时，守一垒的同学也出击了，朝他奔过来。夹杀的局面已然形成了，他必死无疑。

这位跑二垒的同学站在一垒二垒之间。想回一垒，已经回不得了；想奔二垒，也上不去了。眼看守方两位同学一步步逼进。

¹⁰ 路平注：记得当时大家淘气地管体育老师叫“蓬皮杜”，起源于该老师一上单杠，运动上衣翻下来露出的花斑肚皮。好笑的一次体育课在东大操场点名，蓬皮杜底气十足地“张三，李四”地一一点下来。被点到者或答“到！”或应“在！”。点到控7的孙大奇时，不知是风大还是眼花，蓬皮杜高声叫道“孙大哥！”。咱大奇也不含糊，当仁不让将错就错随口应道“哎！”，立刻引得一阵大笑，成就一段佳话。

他实在是进退两难。眼见着人世间最悲惨的悲剧就要发生了，他被吓得脸都黄了。

就这么一瞬间，他发疯似的向操场外的宿舍狂奔，嘴里在喊：我不玩了，我不玩了……。守方两位同学见状撒腿就追。顷刻间，一项奥林匹克运动项目给改成儿时的官兵捉贼了。清华西操场上，一跑，两追……。

体育老师嘴里哨子吹得震天价响，马上叫停……。其他同学都愣了片刻，然后都哄堂大笑，笑得前仰后合。

许多年后我到了美国，看了许多棒球比赛。我给其他中国同学解释这棒球运动的比赛规则。大家都奇怪我怎么会懂得棒球，我告诉他们：我在清华大学学过打棒球。然后就把这打棒球的故事说给他们听。他们都对我的人品表示怀疑，说我嘴里基本就没什么实话。问我这到底是真的还是我编的。其实我自己也犹豫了，只好告诉他们：可能是真的吧？

梅建平（计七）：清华这张照片

近日搬家偶然发现了这张小提琴手照片。虽然有 30 年时光的褪色，但人物还大致可辨（左起）：匡隼（控七），梅建平（计七，本人），罗毅（控七），肖诗松（控七），张庆文（控七）。背后可见的一位是刘艺平吧？无论如何，可以肯定都是我们清华园计算机系 77 级的男女生在演奏。虽记不清是哪首乐曲了，看着这 30 年珍贵的褪色照片，情不自禁激起了一些难忘回忆……。

仿佛就在昨天，他们演奏了一首青春交响曲……。1978 春，我们这帮充满朝气，才华出众，天真无邪的年轻男女从四面八方步入了中国第一大学：清华大学。太骄傲，太幸运了！



Figure 16 在香山鬼见愁，演奏起优美的乐章

又像是一首命运狂想曲……，每位同学想想自己身边同学也包括自己，禁锢十年文革后的第一春天，真正文化营养的诱惑，太能让人疯狂之极。不是吗？我同窗好友扬涛（睡我上铺）就是一例，夜里一两点才放下短波收音机。

刚睡下，早 4 点就“咚”地下床奔出宿舍去健身背外语。当我向窗外一望，哇，清华园里已有一大群这样的狂人了。太刺激了！

也是一首精英奏鸣曲……，我们这群年轻男女生中不乏有才气出众的明星：文艺才女宋晓辉，多才多艺王子郭建英，数学奇才王建朝，乒乓球健将赵琪华，太极冠军梁耀才，跳高奇才肖诗松，太牛了！

更像是首浪漫小夜曲……，虽不像“非诚勿扰”那样公开找对象，也有许多耐人寻味的男女情故事，暗恋的、公开的、半公开、甚至决斗……。多少对秘密情人到毕业时才露出水面，太浪漫了！

岁月如梭，琴声伴随命运走了 30 年，也带有忧伤谐音。我们缅怀早逝的罗毅同学。不少同学与我一样，正奔 60，有的在奔 70 了。望珍惜时光，保重身体。

陈平（计七）：选系学生会主席的热闹

当学生时，自诩天之骄子的我，很喜欢玩些新概念。那年选系学生会主席，在我的概念里，我们选出来的一定是为我们办事的。所以，一定要选我们计七班的人。为此，我积极参与了那次竞选。

计 7 推举张羨毓当系学生会主席，程 7 推举楼继伟。我也顾不上关心他们各自的竞选理念。反正就是计 7 要胜出。记得朱征是主要干将。他当时还一本正经地批评我不可感情用事，应该如何如何。我只在心中不服。这关乎计 7 胜负，我如何能不感情用事？郭建英是从计七转到程七的。他当时来做说客，要我倒戈支持楼继伟。我十分不以为然，只嫌他忘了自己的本色。当时我们双方撂下狠话，不支持，好，以后没得朋友做！结果，张羨毓大获全胜。这着实让我开心了好几天！

任初农（控七）：龙年怀想，三十周年毕业纪念之九龙腾飞图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青春韶华，宛在昨日。又是一个龙年，又是一批龙的子孙。作为文革后第一批进入清华的学子，我们对母校饱含特殊的感情，无论时光流逝，不管天涯海角，都以自己的方式在人生中实践着她的教诲。

正当龙年龙月，迎来了清华迈向第二个百年的首次校庆，而我们也即将迎来毕业三十周年。不是三十六载前的龙年变迁，就没有国家的春天，也没有我们的春天，任何语言表达不了此时的心情，谨以一幅纵情讴歌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团结奋斗伟大精神的十阶幻方三维画中画《百年梦归图》诉说家国天下、母校清华！

清华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是紧紧连在一起的，在百年岁月中，清华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的科学精英、人文巨匠、商界奇才、政治领袖……。

我们可以对“喜迎世纪之春”的《百年梦归图》，增加一种解读。比如，图中第一数“11”可以解为清华建校伊始（1911年）。而同时“11”又可代表11月11日所在周为国际科学与和平周，其底色为绿色，两数相同、平等，可以解为“科学与民主”。图中“22”、“33”、“44”、……均为“11”倍增之数，底色同为绿色，可以解为：清华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将科学与民主的种子洒向九州大地，为中国的和平崛起作出赤子的奉献。

如果说图中中国的崛起犹如一条腾飞的龙，那么19“21”年建成的清华礼堂正如一颗龙珠，从这颗龙珠中走出的一代代清

华学子，为中华的腾飞不断奉献出知识、智慧和力量！为人类的发展和幸福不断奉献出知识、智慧和力量！

红蓝两色相融为紫，不管身在赤县海外，心系神州，异曲同工，薪火相传，万世不绝，紫荆花的托举为龙的腾飞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附图：百年梦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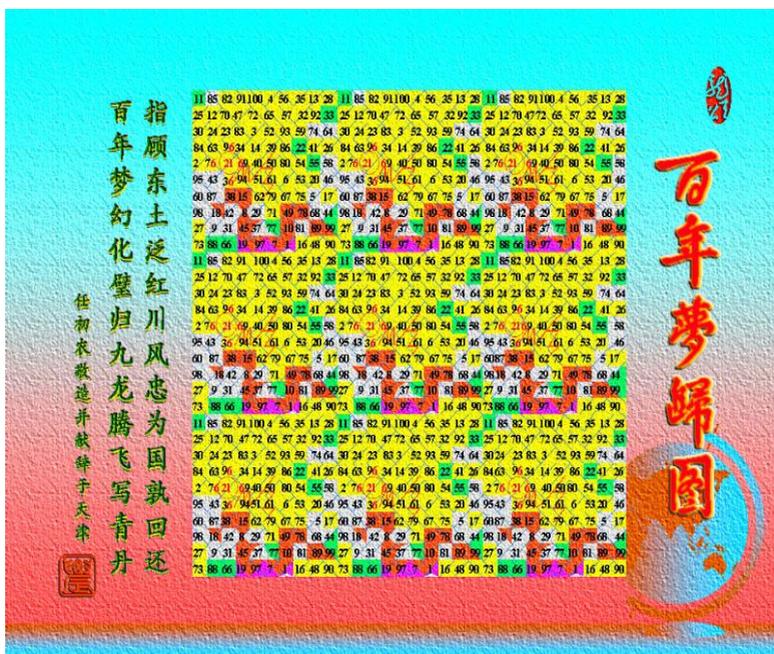


Figure 17 百年梦归图

五、白花红烛

我们怀念那些离开了我们去了天堂的同学，这里有我们对他们的追思，祝愿他们在那里一样的幸福和快乐。

梁路平（计七）：寻找回来的笑靥

今天西雅图大雪，全城 shutdown，不用上班。坐在窗前，望着一片一片的雪花，读着李卫和少敏的文字，罗毅的笑脸仿佛在雪花中飘来，忽隐忽现，忍不住拿起多年不动的笔写上几句。

在学校时，不是一个班也不同宿舍，我和罗毅的交往并不多。印象中他总是穿着一件国防绿军上衣，似乎从来不换。脸上总是挂着诡秘的笑，让人觉得他把一切都看穿了。经常看见他和朱征俩人一起在校园里游荡，名曰两个班的团支部书记探讨工作，可是一看见罗毅的诡笑，就让人觉得那不是真的。

和罗毅交往多起来是在加拿大。因为一些现在回想起来很可笑的原因，留学毕业之后我没能马上回国，而是留在 Ottawa 的 Nortel 工作。忽一日收到罗毅的 email，记得说是在东欧的匈牙利国“行侠仗义”已久，现已拉家带口，彼处风雨飘摇，意欲寻一安稳之地作为桃花源以安家立命。得 Nortel 慈悲收留为 contractor，不日来渥京。我喜出望外，大有古人所说的人生四大喜事之二的“他乡遇故知”之感，急着忙着帮他打寻租房等事宜。可等到我见到罗毅时，他的一切都已经安顿好，不需要别人帮忙了。只是时不时需要给他通个风报个信哪个部门有新项目需要 contractor。后来听说罗毅转了正，再后来又去了加州，那

都是在我离开渥太华之后的事了。罗毅就是那样的风骨，独立自强，尽量不给别人添麻烦。

罗毅一家四口，嫂夫人肖雪松（罗毅曾亲口说明和肖诗松不是亲戚），大女儿安然，还有一个小女儿我记不准名字了，好像叫婉宁。那个时候，正好周笛他们公司派他到渥太华的 New Bridge 公司出长差，三家经常在一起。笛子的女儿和安然年龄相近，比较玩得来。嫂夫人是属于极贤惠的那一种，凡事总是她帮别人，热心热情，在渥太华交了不少的朋友，夫妇二人口碑极佳。

有趣的是一次罗毅来我家做客，正逢孩儿他二姨的婆婆从欧洲来在我家度假。这位德国老太太年轻时也曾是金发美女，历遍欧美大陆，自称德国郝思嘉是也，想当年端得是风光无限。待到老太太一见罗毅时，惊呼道这是她老人家见过的东方第一美男子，太性感了！可惜未逢“罗敷未嫁时”，否则一定要穷追不舍，西方靓女加上东方帅哥，那将是何等的美满姻缘！我等一千人一边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连呼不可乱了辈份，要不然曾是同学的罗毅，忽然成了长辈，我等又当如何称呼？我看到当时罗毅的脸上又出现了那种似乎看穿一切的诡秘微笑，不过这一次还带了一点点不好意思的脸红。

罗毅的艺术天分那是有渊源的。陈榕说罗毅老爸曾是共和国开国大典上的军乐队总指挥，这段传奇留给陈榕去侃。在渥太华（市教育局办公）欣华中文学校的家长理事会里，全部都是清华同学在做义工，罗毅更是文艺骨干，居然还让他在当地华人家长圈里拉扯起了一支小西洋乐队，吹吹打打，拉拉唱唱好不热闹。他在渥太华的几年里，春节晚会一年比一年红火，成了靓丽的一景。

罗毅去了加州以后联系少了。后来听振宇说他病了，心里很难过，一直默默期盼有奇迹出现。说好至少要健康地工作生活 50 年的，这么一个乐天顽强的人怎么说走就走了！老天不公，让一个总是奉献的他过早地离我们而去，像一颗明亮的流星在苍穹中燃尽，划下一道璀璨的痕迹，也在我们生活和心底里留下深深的怀念。

附上 98 年将要离开渥太华和罗毅分别时的照片，以为纪念。当时没有想到竟是永别，每每想起来令人唏嘘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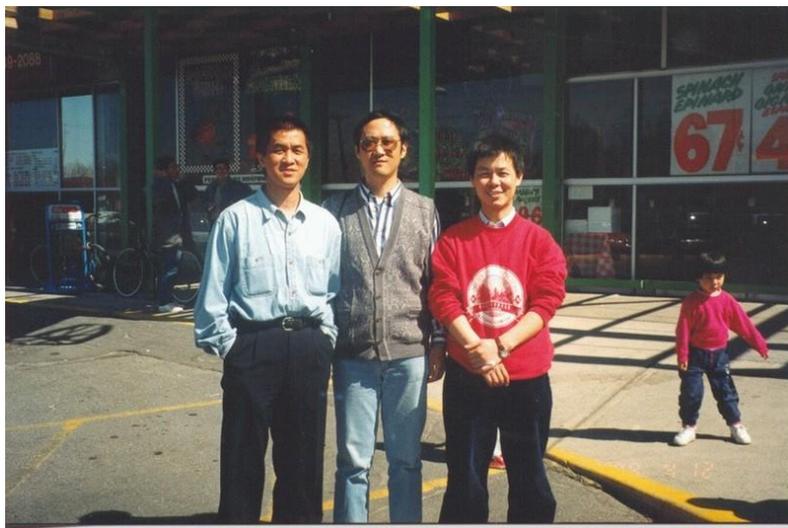


Figure 18 罗毅、周笛、梁路平 1998 于渥太华

李卫（控七）：罗毅的最后一个月

About a month ago, we got e-mail from Kaining that Luo Yi was in serious situation. I was really worried. So I called Luo Yi immediately.

"Did you hear something?" A smiling voice came through. The lightness of the voice made me relaxed. So we started to talk. In the middle, I asked if transplant was a choice. Luo Yi told me that there was some one who had liver transplant, and it only lasted six years. So he did not want to go that route. And he talked very casually, and sounded quite hopeful.

I then told him about vegan diet. A friend of mine healed from liver cancer. And one of important steps he did is following a vegan diet. That is a quite restricted diet with no meat, no milk, and no eggs. At the time, Luo Yi was already taken a veggie diet with small amount of meat, milk and eggs. "How good eggs taste like," he said with a laugh. I was a little surprised. For me, eggs are just too ordinary to be taste good. There are just too much food around, and nothing seems taste especially good anymore.

I asked my friend to talk with him about his own experiences.

A few days later, Kaining told us that Luo Yi kept losing strength. My heart started sinking. I talked to Luo Yi again. He told me that my friend has called him, and he was so confident now. And he was taking a walk in the woods every day, taking vegan diet, and watching DVDs etc. He's confidence again calmed me down.

The third time, I talked with XueSong, and Luo Yi was already in the hospital. XueSong told me that when Dr. gave him milk or eggs

he would not take them. He tried to walk although it was quite difficult now. He felt stomach bloated. If it were pain, there were medicine to help. But there is no medicine to relieve the stomach fullness. He even said, it might just be easier to use a knife for the stomach.

My heart was broken. I wrote a poem for Luo Yi.

And I started to wonder if I should not have told him about vegan diet, will that make him a little more relaxed and enjoy food a little more? Kaibin, my husband, said: "It does not matter, either way, he is great." He then added, "I did not know him before, but I am touched by him. He's brave and strong. I admire him a lot."

Kaining let me know that XueSong did read the poem to Luo Yi, and he cried. That made me cry too.

Now I realized what does the connected mean. When one suffers, we all suffer.

I also realized what does the loss mean. Every one we met in our life, becomes part of our life. When they are gone, we felt the impact.

During Luo Yi's last month, what he left to me is that soft, calm, smiling, and even a little cheerful voice.

李卫（控七）：与你同在——写给罗毅

Dear Luo Yi,

We may not know how much you are suffering,
The pain, the weakness, and the concern for the family,

Unless we have suffered ourselves.
We may not know what challenge it is, to put the soul through
such agony,
Unless we have being there before.

But we do know,
Your familiar smile,
Your tender voice on the phone.
It has not changed,
Although time has gone by.

It is just like when we were in Tsinghua.
You served as student leader,
Shining lights into our young hearts,
Shaping our dreams for tomorrow.

Years later,
Being in a different land,
As fate carries us to,
You played so many roles in communities,
Contributing to others in numerous ways.

We feel your heart;
We sense your energy.
You have made differences in the world and in people's lives.

That spirit,
That passion,
Connects us together.

We are with you.
May your strength, and our love for you,

Accompany your journey through the difficult time,
And see the light through.

莫少敏（控七）：臭豆腐的故事

记得有一年晚春初夏的中午，罗毅从食堂带回来吃剩下的半块臭豆腐，说是要留到晚上吃。午睡后他就出去上自习了。这臭豆腐好像会随着时间在发酵，越来越臭。305 室有人忍无可忍，就把臭豆腐给扔了。

吃晚饭时，罗毅找不到那半块臭豆腐，就问大家谁帮他保管起来了，结果众人异口同声地回答没看见。罗毅若有所思，什么也没说。

第二天中午，罗毅从食堂又带回来一整块臭豆腐，还是说要留到晚上吃。说这话时，脸上露出一丝坏笑。午睡后他又出去上自习了。他前脚刚出门，就有人起来去扔那臭豆腐。可是只闻到臭味，却找不到东西。这时所有睡觉的都起来帮忙找。有鼻子灵的发现臭味是从罗毅的抽屉里飘出的。众人大喜，兴奋得像是找到了密电码。准备将其拿出来时才发现抽屉被锁起来了。

因为实在找不到既能拿到臭豆腐又不破坏公物的办法，众人开始检讨应该如何对待犯了错误的同志。看来一棍子打死是不明智的。把人逼急了，可能会给革命事业造成更大的损失。还是应该采取给出路的政策，以批评教育为主，惩前避后，治病救人……。

忘记了他们是如何同罗毅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了。反正是那次罗毅在展示了自己的智慧，赢得了这一回合之后，再也没把臭豆腐带回宿舍了。

梁路平（计七）：回忆宋建宁

要说清华同学之间是 2degree 联系，不信都不成。98 年我被陈榕忽悠到西雅图微软，不久就认识了一对从新泽西来的中国夫妇。由于孩子们和工作的关系，经常往来，竟成至交。偶尔聊天，不知怎地就扯到建宁身上。原来他们和建宁一家在 NJ 也是好朋友。我出国后多年没有建宁的消息，就急于打听。据说建宁娶到了一个如花似玉般的夫人，还生了一个爱如掌珠般的女儿。他们一家都姓宋，当地朋友们就称建宁为老宋，夫人小宋，女儿小小宋。还说老宋起先在一家公司做事，后来出来自己做 consultant，大笔银元哗哗地挣，自嘲地说想收都收不住。一边宠着小宋和小小宋，一边还计划过 50 就退休，我听着都替建宁高兴。

在我的印象里，建宁是一个安静沉稳的儒生，话不多但常常一语中的。我是学习委员，他是物理课代表，也是我时至今日在昔日众多课代表中唯一能记得起来的课代表（对不起，其他的课代表们）。我们在一起工作非常默契，交给他的事总是认认真真的完成，从不用嘱咐第二句。完成之后，相视一笑就是彼此之间的感谢，语言似乎都是多余的。别看他白白净净的一个小生，建宁也是计七班排球队主力成员之一（排球队里还有吴川，朱征若干人等）。在场上，建宁个子算瘦小的，可我总是记得他接球传球的漂亮动作，灵活地把球稳稳当当地一传二传给吴川、朱征来进攻对方，称之动如脱兔也不为过。我也曾见他在 303 和同学们抽烟喝酒侃大山时的豪气，跟平时带着眼镜的学究样子判若两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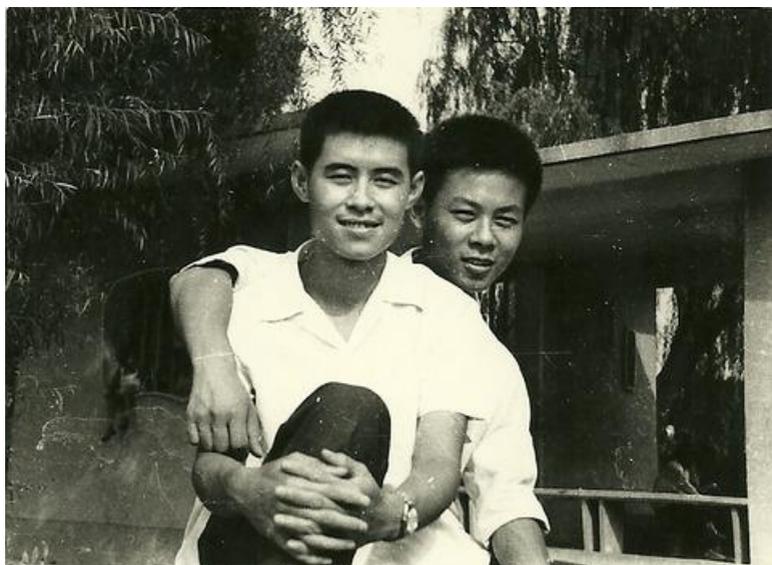


Figure 19 1979.8 陶然亭与宋建宁

毕业以后，我很快被系里派到加拿大学习，行期匆忙和大多数同学都失去了联系，建宁也是其中之一，谁也没多想，反正不久就会回来。后来辗转听说他也出国了，还和他通过次电话，当时都是学生念书，彼此问候而已，想着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再后来从其他朋友处听到建宁驾鹤已是他西去半年之后，当时一愣，泪如雨下，惘然如失去了一个好兄弟，心里疼了好久，好一段还埋怨朱征没有通知我。

人生一世如白驹过隙，同学一场也是前世修来的缘分，那就是兄弟姐妹。那么多的老师同学自毕业时“此地一为别，孤帆万里征”，就像曾经同车的旅客，再也无缘相见，除了“千里共婵娟”之外，我愿我所有的兄弟姐妹们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刘艺平（计七）：我的兄弟

在我们上物理课的前一个暑假，大概是 79 年暑假，我们接到通知，下学期开学之后有一次自愿参加的物理考试，通过者可以免修。我那年暑假虽动过自学通过的念头，但是知难而返，最终没有参加考试。宋建宁虽然家在北京，但是那个暑假经常回到学校用功读书，最后通过了免修考试。

小宋 78 年入学前是中学物理老师。曾经和我说起教书的一些经历和体会。令我记忆犹新的是他监考的时候，看到有的学生比划右手定则，翘着大拇指，手心向上转为手心向下，继续抬肘转为手心向上，然后为了让拇指指向左边，只好把手扭到背后。至今想起他生动的比划，仍然禁不住哑然失笑。

我生平第一次参与洗相片就是给宋建宁当助手。记得是一个周末，在他家的一个房间，先把放大器和显影液定影液的瓶子盘子等都摆放好，用毯子把门窗挡得严严实实，然后关灯，在红光下面配好药水。最佳显影时间取决于底片，相纸，显影液的活力，温度等，很难有一定之规。他先拿一张黑纸挡住尚未曝光的相纸，露出一角。开始曝光后，每隔几秒抽回一点黑纸，让更多的相纸曝光。最后印出一张阶梯状不同曝光时间的相片。在正常灯光下对各种曝光效果进行比较，确定最佳时间。我由此体会到，有些事情如果进行推理计算很难考虑和评估各种因素，具体的实验是最简单有效的。后来写软件时也常有类似感觉。

定影以后的相片放到有一张电镀板的烘干机上烤干，这样就比自然晾干的多了一层光泽。由于没有切纸刀，小宋给我展现了他的绝活，就用一把普通的剪子，把相片剪得方方正正。即使边长超过剪刀口的长度，也丝毫看不出任何痕迹。



Figure 20 读书时的宋建宁

小宋在家里和他哥哥睡上下铺，当天他哥哥不在家。洗完相片已经是第二天凌晨了，我在他哥哥的上铺睡了一觉，小宋睡在下铺。那一夜，我们是兄弟。

得知小宋不幸去世的消息时，我的悲痛是无法形容的。一直也没有机会为他或他的亲人们做些什么。

唯愿逝者安息，生者平安。

六、“控程计”编后感

我们毕业三十年的回忆

当我们将计算机系 77 级同学的回忆文章编辑组合后，仿佛又置身于三十几年前的年代，三十几年前的生活和人群中了。

今年收到全校的毕业 30 年征文通知后，我们就想办法把我们系的文章搞好。且不论 30 年前的清华生活有多么丰富多彩，就是当年的记忆伴随我们经历 30 多年的风风雨雨，那也将是隽永。

于是我们开始扔土块，抛砖头，鼓动大家写回忆文章。也许大家真有心灵感应，不久，忆往昔的稿件雪片般地飞来。有些是经历了 30 年的沉淀而凝固升华的思考；有些是走回到 30 年前的校园里去再一次感同身受往日的的生活；有些不改 30 年前的诙谐；有些已经变得宽容沉稳。有的同学以散文形式道出他们心底抹不去的清华情结，有的同学以小品的形式重现我们当年的不羁，有的同学满怀温情回忆他们在学校时的吃穿住行，又有的同学娓娓讲述埋在他们心底里的校园故事。我们读着大家的文章，就好像见到了 30 年前的同学朋友们，不知深浅，踌躇满志，热情奔放，求知若渴。那时我们生活在这样的群体中真是幸运。毕业三十年来他们在我们身边如影相随。

一颗星星再美再亮，他也仍然是单一的。而群星带来的却是一片天空。一颗小草在风中摇曳，你只注意到他的顽强，可是漫山遍野的小草却把生意盎然的春天带给我们。这些文章发自世界各地，出于不同的人，每人经历不一样，现状也相去甚远。可是

无论是事业有成还是默默无闻，无论是家庭美满还是劳燕单飞，无论是腰缠万贯，还是兢兢业业，大家都是清华学子。这里每一篇出自我们之手的文章都灌注了我们清华人独立的个性。当把这些文章编辑组合起来后，我们惊奇地发现她是这样的鲜活而有血有肉。她活灵活现了当年我们“控程计”这个集体，这就是我们清华人的灵性所在。毕业三十年了，我们散漫地分布在天南海北，我们依然展现出这样一个和谐的群体，因为我们是从清华园走出去的。

无七班的回忆

上清华，那是我们儿时的梦想，远远的，可望而不可及。

没想到，教育体制的改革开放，这梦想居然成真了。这真得感谢邓小平，感谢这个时代，否则我们可能仍然只是个“愤青”而已。

我们在清华学习和生活的集体是无线电系无七班，在那里我们相识相知，融洽得如兄弟姐妹。我们无七班的同学们有着自己的特点：刻苦、团结、向上、本分、沉稳。我们在学习上和班级活动中从不示弱，经常取得较好成绩。

我们都深深地体会到，到了清华，到了无七班，我们才开始了新的人生，才真正懂事长大。离开学校后的这么多年，我们继续保持着清华的传统，在不同的人生轨道上留下了坚实的脚印。我们要真诚地说一声：谢谢你清华，谢谢你无七班。

第 1 章 我们奔着清华无七来了

像其他 77 级的班级一样，我们的同学来自祖国四面八方，我们的经历、背景、文化、性格、口音各不相同，同学们的年龄相差一轮以上，有刚从中学毕业的朝气蓬勃但有些稚嫩的学生，也有具有丰富工作经验、拉家带口的“老三届”。不过在我们中间，无线电界的精英和爱好者比比皆是，我们有着同一个心愿，抓紧时间学好知识，报效祖国。带着这种渴望、兴奋、和好奇的心情，我们来到了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后转为无线电电子学系）报到了，历史性的改变从我们这一代开始了。

1. 无线电系七字班的起源

石崇源同学、俗称“老处”、是我们班里的八卦达人，没有他不知道的事儿。据他回忆，无七班是清华 1977 级最特殊的一个班，她入学和毕业曾经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电子工程系和无线电电子学系。为了保持无七班入学和毕业所在系别的统一，清华大学已经将无七班入学的电子工程系改称计算机系，而将毕业所属的无线电电子学系改名成电子工程系。为了一个班改两个系的名称这在清华历史上绝对是空前绝后。为了叙述简单，文中将按照现在的系名称为计算机系和电子系。

当年的无线电系已经在四川绵阳建立分校，而因为家庭和身体各种原因不能前往四川的几个老师成立了电视教研组，就是现在的图像教研组，挂靠在当时的计算机系，教研部主任是后来做了电子系系主任的董在望教授。无七班是属于这个教研组招收的学生，因此当绵阳分校回迁北京，这个教研组回归电子系的时候，无七班便转回了电子系。计算机系七字班有计、控、无三个班，后来招收了一个走读班，本来把这个走读班作为程七就完了，为了将无七班的精英们（绝对是自恋，计七、控七不要不高兴）特别是刘琢留在计算机系，计算机系决定重新分班，当然也要照顾个人志愿，就搞出了自愿报名，统一协调的政策。最后刘琢、高悦、陆愚转到了程七，报名来无七班的岳晓东、徐殿武、杨少波、李星、左宏、侯雪山、邹林端、李涛、施平等几个同学加入无七。三个离开无七的肯定是领导做工作了，来无七的肯定是自愿报名的。

2. 天外有天山外有山

胡联奎同学“老胡”来自湖北宜昌“九头鸟”的家乡，他当时成绩还不错，那在当地也是个状元。再加上自己有个制作无线电的小爱好，经常鼓捣点儿什么，比如说他自制了他们厂的第一台电视机什么的，在工作的厂子里也算是小有名气。他，井底之蛙呀，没见过大世面，但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就是这样神高气傲地来到了清华的。到校第一天的同学自我介绍会，就让他惊诧不已。一位同学自我介绍说：我叫林永恩，老高三的。其它的什么也没说，别人什么反应老胡没注意，反正老胡是一下子就怔住了。为什么？当时有本杂志叫《无线电》，那是我们无线电爱好者的必读之物，就是我们的无线电普及版的圣经啊。这位林永恩可是几乎在每期无线电杂志上都发表文章的主儿，他的大作，尤其是关于电视机制作的文章，不说能背下来吧，也差不多。（与林永恩同样齐名的还有一位叫张家谋的，也是电子系的校友）老胡的电视机就是参照了林永恩的思路做的。上大学时，老胡随身带了一个自制闪光灯，那就是按林永恩同学的文章照葫芦画瓢做的，只是因为找不到同样的零件，所以成品要比林同学的大点儿。现在闪光灯不算什么了，可当时除了日本进口的外，记得北京就一家叫银燕的厂子生产闪光灯，产品天价。无怪乎，他听了林永恩同学的介绍后，不得不毕恭毕敬地走上前，握了握林同学的手，喃喃地说道：你就是林永恩啊。心里真是五味杂陈，想不服都不行啊。说起玩无线电吧，林永恩就不用说了，班里的陈启鸣、杨江水、阿刚、鲍健、建平、徐殿武、李星等，那会儿玩儿的多了去了。那年头还是政治第一呢，咱先比比政治吧。一入校，就知道咱班有一堆党员，杨江水、丁建刚、石崇源、徐殿武、岳小东……，老杨是当了无七班多年的班长和党支部书记。最突出的大家肯定记得，那是刘琢，时任吉林省某公社的党委副书记。一

般的人对这个官没什么概念，说实话，你要是县委书记吧，一般人还真碰不上。但乡党委书记就不一样了，举个例子，你要返城或是考学，没乡党委签字，你绝对没戏，知道这个官的重要性了吧。老刘的口才那真没得说，学校大会的发言，他都敢脱稿讲。要搁一般人，能正确地念下来就不错，这就是政治能力的差别。



Figure 21 曹振宇老师在辅导无七班学生

3. 幸运地赶上了末班车

林永恩同学的名字在当时无线电技术业内那是相当的有名。不过老林也有自己的苦衷。他入校时是差一个月就 31 岁的人。1977 年全国恢复高考报名时，本来规定是限制 25 岁以下的才可以报名，他年纪超太多了没有资格，他当时真恨自己年龄太大了，眼睁睁地看着有了考大学的机会又“黄”了。1977 年 10 月份报纸突然登出《要注意招收确有专长的 66、67 届高中毕业生》的消息。林永恩立即从南宁会议乘飞机赶回北京（那时乘飞机要科级以上级别的介绍信），工厂才同意他报名，并在 11 月底批准他放下手中的设计工作在家复习。老林像打了鸡血似的，在两周

内复习了 42 本课本，参加了 1977 年 12 月 5 日的高考。谢天谢地，终于赶上了考大学的末班车。

那时老林在《无线电》杂志上发表文章时，在他的署名之前都要加一个定语“工人”林永恩。为什么呢？在那个年代，是工农兵上管改大学，在工厂老林是技术核心人物，工厂指望他出成果，他能否上大学，工厂说了算，老林多次争取但根本没戏。可是在工厂的那几个老大学生，技术水平虽低，但他们有大学生的“红帽子”，老林虽然玩命努力钻研，可是“工人”的帽子一直压在头上，曾经受到过许许多多的限制。为此，他牺牲休息时间、不怕流汗、努力钻研、不断学习、掌握了技术、完成了许多设计、任劳任怨、给工厂创造了大笔利润、给工厂争得的了许多荣誉。甚至由于他的成果，使得他们原来的区级小厂，破格升为市级工厂等等。老林做了那么多的成绩，掌握了成套电子产品设计的技术，六年多的时间，在工厂独立设计完成国内领先的“取样示波器”、“红宝石激光眼科治疗仪”、“二氧化碳激光育种机”、“二氧化碳妇科治疗机”等等。老林在大家赞扬时表面上礼貌地笑着，可是没有上过大学的苦恼终究是他心里无法抹去的缺憾。多亏英明的邓小平以巨人的魄力和“火急的性子”（这点非常重要），给了我们机会。我们和许许多多工人、农民、插队知青、在校学生、甚至在家里的待业青年等等，从被埋没、被压抑、被原来各自头上的“帽子”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状况下，获得了学习的机会，能够走到一起念大学，直到每个人都取得后来的成就，中国社会也借此发展强大起来了，这实在是值得回忆的话题。所以不管什么原因，尽管朋友们没有再提“工人林永恩”这五个字，可是“工人”的称呼一直深深刻在他的心里，工厂是他出发远行的“站台”。

4. 踏上了同一班列车

丁天文和刘立同学的相识真是太巧了。据天文回忆，1977年的年终，他终于考上了清华大学，这对于农村出生的他来说是无比的兴奋。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他踏上了从山东乳山去往北京的路程，先是坐长途汽车到山东青岛，然后在青岛的火车站坐火车。他当时扛着一个大大的行李卷，外面裹着一层黄色的帆布，一鼓作气从汽车站走到了火车站。刚过了春节，车站的行李房里还是人满为患，熙熙攘攘挤来挤去。虎头虎脑的丁天文不小心将他的行李卷重重地甩到了一个人身上，那个人体型清瘦，精神饱满。两人正在不知所措时，突然间他们的眼光都落到了对方的行李标签上。“你是去清华的？”两人同时询问了对方，“是的”两人又给出了同样的答案，就这样他们相识了。到了学校注册处一看，在车站碰到的人不是别人，竟然是丁天文的同乡、同班、同屋的好朋友刘立同学，这次巧遇成就了他们4年半的同窗之情，也使他们成为一生的知己。这是巧合吗？是！但又不是！看看我们班里的40多名同学吧，大多数来自北京但从未见过面、还有来自上海、山东、吉林、安徽、湖北、云南、甘肃、内蒙古，山西、河北等等，殊途同归我们都坐上了同一列开往科技光明未来的无七班特快列车。

第2章 学习是我们的唯一追求

大家都看过刘翔的百米赛跑，当枪声一响，运动员像离弦的箭一样冲了出去。我们这些对知识饥渴了多年的清华学子，进了清华门就像听到了国际大赛的枪声，朝着自己的学习目标去玩命，时间、精力、体力都不在话下。过去都是各地的尖子，但是到了这里我们才发现其他运动员和“刘翔”之间的差距有多大了，而

且人有所长必有所短，这种互相激励又变成了互相帮助。记得我们班主任曹振宇老师反复说的一句：“学习不一定要图快，要把基本概念搞清楚”。这种精神贯穿了我们大学全过程，包括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外语、和毕业实习。

1. 太多优秀的学生

进了无七班，开始了清华的新生活，就像在梦中似的，好长时间才慢慢的适应。快速多变的生活节奏，使我们眼花缭乱，总觉得脑子不够使用的，看看同班的同学，哪个都不差。老林就不用说了，那时已经名扬天下，他在《无线电》杂志里已经是经常发表文章了，大谈电子产品的制作诀窍，动手能力超强，许多不可能的事情，在他的巧手下轻而易举地实现了。还有那个陈大同，我们这儿刚开始学微积分，什么极限啊，什么导数啊，人家那儿免修了，去学什么偏微分。就这样，过了几天听说大同连偏微分的课也不上了，我们这儿连偏微分是什么都还不知道呢，这怎么比啊。吴一帆是从延庆农村插队上来的，他人心眼好，总是笑眯眯的，后来因此还得到了“老麦”的美名，他说话总是很深奥，不愧为清华教授的后代，毕业以后才知道，他老爸是我们的系主任吴佑寿教授，我们真是有缘分。来自云南的上海人丁建刚，人家虽然没读过高中，自学成才，念起书来真是厉害，令人汗颜；还有那个年龄最小，学问最大的方家元，当年的应届生，带着那么厚的眼镜，说起话来一板一眼，头头是道，也真令人羡慕。全班笔记最清楚的，要数柳絮飞和冀晋同学的了，那是又完整又干净，也不知他们怎么记的。有着日本血统的曾耐霜，她的日语口语相当的流利，当她和郭建英用日语对话时，我们羡慕不已。由于篇幅有限，不可能把每一个同学的长处都介绍一遍了。总之，

在老师眼里，这帮学生一教就会理解很快，但这帮学生也不好教，他们有时想得更广更深，有些问题让老师都措手不及。

2. 外语通向世界的工具

改革开放使我们的眼界彻底打开了，出国留学变成提升我们自己的机会，外语水平的高低变成了向上攀登的梯子和工具。入学时就有过英语基础的同学被分到英语班，没有英语基础的被分到日语班，有的同学同时上着英语和日语，精力要多花一些。同学们想出各种方法背单词记语法，教室里、林荫大道、花园小巷、池塘边，到处可以看到学生学习的的身影，到处能够听到朗朗的外语声。

每天 10 点半一关灯整个楼道里就是 Special English。那个岁月里我们从美国之音里得到的世界上的知识比所有其他渠道都多。张骥对此情有独钟，晚上一上床就戴上耳机，咋咋的耳机声让全屋人都能听到。他还记得当时美国 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大概其是 600-700，到毕业时已经到了 1000 多了。后来才知道那个时候是美国的一个牛市。他当时对美国音乐最深的印象是格什温(Gershwin)和科普兰(Copeland)的接近爵士乐的音乐风格，因为他们的音乐每天都在美国之音放。但当时不知道作曲家是谁。

方敏同学的尊称“老洪桑”还是从他学习日语的激情和刻苦中衍生而来的。他是班里的活跃分子，做什么事情都是风风火火，激情昂扬。由于入学前有些英文和日文的基础，他居然同时修两门外语课，两年后通过结业考试。他的英语水平一般，但他对日语的激情小有名气，时不常地还表演日文歌曲，如“四季歌”，“邮递马车”等。既然他这么热爱日语，干脆给他起个日本名吧。

日文的“方先生”读作 Hong Sang 或“洪桑”。班里的方家元也姓方，为了区别起见，“方敏”被叫做“老洪桑”而“方家元”被叫做“小洪桑”。这些称呼一直沿用到今天。

再后来我们大学快毕业了，很多人联系公派或者自费到美国留学，TOEFL 和 GRE 考试变成了重点攻克科目，有些优秀的同学考了接近满分，联系奖学金轻易可得了。出国留学变得很时髦，的确那时的出国就像我们当年考大学一样，一旦跨出了国门，新的国际大赛又开始了，机会和财富随着你的努力而来。

3. 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

在做毕业设计之前，有一门课对丁天文同学有着巨大的影响，那就是课程设计，不知现在有没有这门课，他觉得这门课程对他有着非常大的帮助。

进入实验室，开始了课程设计，给丁天文布置的题目是电子计时器，要用一些数字电路、与非门、触发器和八段辉光显示器做出一个可以设置时间、调整时间的电子钟。这对丁天文来讲，非常新鲜，因为他进入课程设计之前，还没真正接触到任何的电子元件，更别说要设计和制作电路了。主楼的一间实验室里，开始了紧张的设计和调试，那时的数字电路，种类很少，而且非常容易损坏，老师能给我们做实验用的，都是一些等外品，稍不注意，就烧坏了。那也很珍贵，要先用铜线缠住管脚，焊到电路以后，再小心翼翼的去掉铜线。千辛万苦，终于在某一天，进入了最后的环节，再焊上最后的一段电路，就大功告成了，丁天文有点太急于求成了，只想快点赶出电路，竟然在关键的时候忘了关电源，一下子，烧掉了许多的器件，前功尽弃，当时急得他眼泪都掉了下来。只好乖乖的从头再来，再也不敢有一丝一毫的大

意，尤其是在最后一次调试时，他把前前后后从头至尾好好的看了几遍，觉得万无一失的时候，才去做最后的动作，完成了课程设计。

课程设计给大家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做科研实验，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尤其在关键的时刻，一定要反复验证，按照流程实施，这也让我们在以后的工作中受益匪浅，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

4. 做系统就要靠合作

总结清华大学的两大教学优势，一是技术基础课教学，那是真扎实。别管你毕业后干什么，有了扎实的技术基础知识，干什么上手都快，这点我们体会深刻。另一条就是毕业设计，清华的毕业设计不是玩虚的，那得真做出东西来才行。

当时属于雷达教研组的同学们，参与的一个项目叫做“动态目标检测系统”，基本概念是目标一动，雷达就能发现。项目最大的老板是于海老师，众人皆知，这位老师可是有名的技术权威啊。具体的指导老师是山秀明老师，他给了一些技术指标后就不管了。那时计算机还不普及，只能用模拟电路实现。学生组中有胡联奎、丁建刚（阿刚）、邱建平等。每人都有一块任务，各自分头行动，从设计开始，买或领材料、画图、制版、焊接、调试什么的。老胡整整忙了两个多月，总算是鼓捣出来了。山秀明老师给测了测他那部分的指标，说还行。老胡以为大功告成了，心想这毕业设计不象传说那样难啊。山秀明老师又补充了一句：你再仔细研究一下资料，准备准备，等这周末其他的几位同学的部件都做好了，咱们再和系统联调一下。说实话，这一周老胡也没看资料，痛痛快快地玩儿了几天。等到几位同学的都做好了，

再加上原来老师有的部分，他们用电缆将所有部件都连在一起，加上输入信号，一测试，整个系统根本就不工作。本来还想见见茅于海老师，兴许还能听到几句表扬声，现在连山老师这关都过不去了。山老师说“系统就不拆了，你们自己调吧。调好后告诉我，我来检查”。大家这才明白，自己那部分做完了没用啊，整个系统都通了才行。所有的人都不能走，找毛病，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互相不匹配。但要调匹配了，谈何容易，有的电路板都得重新做。眼看还有一个多月就要交活了，我们几个人真就泡在实验室了整整三周，天天吃方便面（那时的方便面就是一团面，可硬了），还有就是面包。集体的作用大为显现，互相鼓励互相陪伴还在其次，关键是得互相协调。就拿老胡的部件来说吧，它的输出驱动能力不够，带不动下一级的部件。老胡调来换去的也增加不了多少负载能力，不知道是技术能力问题还是当时的器件问题，真是急死人了。可是下家的阿刚同学主动解难，就想了个什么办法减轻了一点负载，老胡这边立刻就 OK 了。三周终于熬过去了，验收那天其实就真的很简单了，因为大家本来就是一起调的。那天，我们见到了茅于海老师（唯一的一次）。除了满意和表扬之外，茅老师有一段话我们记得很清楚。他说，“同学们，你们要记住，你们以后要做的是系统，做系统就不是一个人，就要合作，就要配合”。这话现在想想也真对，无论现在做什么，我们面对的不都是个系统吗？一个人单打独斗，显然是不行的。

5. 清华校训的魅力

我们无七班是高考改革后的第一届，大家一定都还记得，那时的文革其实还没有完全结束，“左”的思想应该说还有很大的市场。但是，社会要发展要进步的潮流已经显现出强劲的生命力。那段时间，其实也没有宣传校训什么的，校训反而是我们以后感

受到的，清华的校训还真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她是无数的清华人在百年的历史中逐渐沉淀下来的。据说清华的校训出自周易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但我们觉得清华的校训挺好的，她催人奋进，同时又显得很厚重，而且还挺受用的。

老胡有着这样的回忆：上清华的时候，他都已经 28 岁了，论智力，论体力，肯定是赶不上张骥、杜学军、冀晋、小洪桑（方家元）这些小字辈儿了，就连陈大同、杨少波、石崇源这些中字辈儿也很不如了。所以，学习上感到吃力也是很自然的事，每每在路灯底下背单词也不是什么好滋味呀。尽管自己已经非常努力了，但实际的收效并不大，几个月下来，人瘦了不少，但成绩依旧。你说怎不让人灰心呢？而且，这种灰心的痛苦只能放在心里，无人倾述。可是，自己回首看看周边的同学，杨江水、林永恩、陈启鸣、岳小东哪一个的年龄不是比自己还大？可是，人家的学习成绩依然很好，一点也不落后。人家老杨还是班长，要拿出很多时间来为同学服务，学习照样没耽误。老岳同学来时就是党员，时不时的还得和同学谈心，多费工夫啊。还有老陈同学，不仅学习上不耽误，政治上也积极要求进步，很快就被列为入党的候选人了。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老陈同学居然在学校里利用业余时间装了台电视机，他哪儿来的那么多聪明才智？看到他们，老胡惭愧了。细想一下，他们的身上闪烁的不就是自强不息的光辉吗？

人不是一下子就能做到自强的，是从不服气开始的，然后在不断的不服气中不断地拼搏，才慢慢地到达自强不息的地步。要说无七班的不服气那可是太多了，打篮球被戳断手指的有张骥和老洪桑（方敏）吧，那就是玩儿命玩的，但现在老洪桑还在自强不息地打着篮球，当然还有冀晋，佩服吧。为了比别的同学多学

一点儿，天天晚回宿舍的丁建刚就是一例，弄得同学给他往阶梯教室送被子，意思是您别冻着了，困了就直接在教室睡吧。老洪桑因为晚回宿舍也被同屋的同学捉弄过，那也是玩儿命玩的。但凡是玩命的，都是不服的。杨少波同学是一踢足球就来劲儿，总是跑在前面，明摆着不服气嘛。老胡带着张骥和小洪桑，跟别的班进行了一场羽毛球赛，却被别人兵败铩羽而归，这也算是一个不服气的失败案例吧。

6. 政治达人柳絮飞

当时的政治课可说是最无聊的课。没人喜欢上，也弄不清楚讲的那些什么剩余价值理论到底是怎么回事。只有柳絮飞同学，不用怎么听就可以考个高分儿出来。后来飞飞成为我们第一政治课业余辅导，被奉为政治骗子的绰号（若用现代的话说，那是政治达人），他记那些政治理论条条框框的能力真是叫人折服了，那是否与他父母分别在全国总工会和中联部工作有关呢？要是飞飞能用那种能力在当时学些真正的历史地理之类的，现在我们中间很有可能会出来一位国学大师！

7. 阿刚的客人

丁建刚和丁天文同姓又是一个屋，所以一直以来总觉得亲切，自然就熟得很，丁建刚这个人很真诚，干什么都让人放心，一点都不像传说中的上海人，他上学的时候可以带工资，很让我们眼馋，所以也就经常打他的牙祭，有时也跟他学点上海话。后来我们知道了上海话中有一个“刚豆”（gang du）的方言，说某人实在又有点憨的意思，于是我们就称他为“阿刚”，好在他的名字最后一个字也是刚，没人知道真正的含义。有一件事可以证明阿刚的执着和真诚：记得是一个周末，阿刚来了客人，忘了是他的

姑姑还是谁了，他要去接，吃完午饭就早早的走了，直到吃晚饭的时候才垂头丧气的回来了，说没接到，让大家大吃一惊，一问才知道，西单那里，有一个车站名是西单站，另一个是西单商场站，结果两个人分别在不同的车站等着，耐心地等待，不见不散，始终未能见到。要知道，那个时候见面，都是提前写封信，写好时间和地点，到时候按照约定见面，约了这么长时间，竟然没见到，实在是通信不发达引起的错，后来也没问问到底见了没有，提起来我们还是会笑一笑，阿刚真是个实诚人。

阿刚上学后好长时间不回上海，不写信，没电话，结果他妹妹奉父母的命令来看看他，刚好阿刚不在，他妹妹坐在宿舍越坐越心里发慌，一个劲儿的问：丁建刚人还好吧？没出什么事儿吧？看得出来她真担心，她也许在想，“人是不是没了？这些同学好像在藏着什么”。其实宿舍各位大佬都很忙，没能挤出太多的时间接待她。

第3章 无七班的特色

在前面已经讲到了许多无七班的特色，例如，许多同学对无线电技术很感兴趣动手能力极强，除了冀卫卫同学风风火火之外，大多数同学还是比较沉稳内向的，当这些闷头苦干的力量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往往会产生出巨大的能量和惊人的成绩。不过我们也有短处，由于内向害羞，我们班的男生都不善于勾引女孩子，生活上跟一些同学开了不小的玩笑，怪不得有人把“无七班”读作“无妻班”。算了不快的事就别提了，下面讲一讲几个班里有趣的故事：

1. 校级先进班集体

在 79 - 80 年期间，系里通知要评选校级先进班集体。在评选的前一天晚上，我们的班长杨江水同学在新水上夜自习时，赶写了一份发言稿。无非是讲我们班政治思想进步、团结互助、刻苦努力及取得的多项成绩。第二天，系领导主持由各班班长参加的评选会。班长们轮流发言，竞争的相当地火爆，老杨代表无七班全体同学出席了会议，由于过于激动，当时他错把“取得了事半功倍的好效果”说成了“取得了事倍功半的好效果”，引得哄堂大笑。物极必反，这场口误好像是让老杨丢了面子，但却起到了广告的效应，在座的班长们立马对无七班有了深刻的印象。



Figure 22 王颖同学出席校级先进集体表彰会合影

当所有班长们的发言完毕后，投票选举就正式开始了，无七班以她的实力被评为无线电系的校级先进集体。团支书王颖代表无七班参加了学校的表彰会，并持奖状与校领导合了影。

2. 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要说无七班有人才还不完全，应该说无七有各种各样的人才。有大同那样的抽象思维型，老林那种动手实践型，阿刚，飞飞，鲍健那种灵感聪明型，六保那种深沉不露型，小洪桑那种刻苦型，老胡老杨等那种社会机灵型，李星那种幽默型，也有冀晋那种严谨型。可以说无七班基本不太张扬，低调，踏实，实力，这是我们总体的风格。

林永恩上学之前已经设计取样示波器了，而许多年龄小的同学甚至没见过电阻电容为何物的。在林师傅的指点下，同学们课外经常出现在八面槽、平安里那些电子元器件商店里。当时学校为每个系都配一台电视机，惟有陈启明自己组装了一台 12 寸黑白电视机，打造了清华唯一配电视机的学生宿舍。冀晋觉得自己也装一台电视火候还不到，就决定先装一台电视伴音接收机。各位师傅们建议做超再生接收机，没想到超再生接收机的振荡干扰非常强，他一开机，楼下公用电视机就全是雪花。当时无七班很多同学在宿舍学习，楼下电视声音太吵，大家就让冀晋打开收音机，让下面人散了。住在 10 号楼 232 宿舍的同学在胡联奎、卫六保、冀卫卫带领下准备组装卫星电视接收机，毕业前作了大量准备工作，毕业一年后，石崇源最后完成了整个系统，收到了苏联 714M 荧屏卫星电视。这些业余电子实践活动最实用的是胡联奎、丁建刚和柳絮飞等搞得投币式公用洗衣机。

3. 自动投币洗衣机的诞生

上大三的时候，吴一帆和无七班的其他一些同学参加了系学生会的领导工作。当时他们几个人就想，学生会除了组织校系两

级的重大文体体育活动外，能不能为同学们做一两件实实在在的事情呢？买一台洗衣机的想法就应运而生。

当时在国内的市场上只有一种国产的“白兰牌”洗衣机，市价两百四十元。胡联奎、丁建刚、吴一帆以及陈仲瑾各出了六十元作为起动资金。说好等成本收回后，连本无利归还。看来当年的学子们还真缺乏投资意识。有了资金，马上去订货，寒假刚过洗衣机就运到了。

有了洗衣机，如何管理就成了当务之急。几位出资人虽然都有点儿觉悟，但谁也不愿做赔本儿的买卖。大伙合计将洗一次衣服的价钱定为五分钱。预计一学期收回成本。但是如何收钱又成了一个问题。对于我们这一代大学生来说，一寸光阴一寸金，所以没有人愿意坐在洗衣机前管收钱。于是自动投币系统就提上了议事日程。一群未来的电子工程师摩拳擦掌，自动投币项目马上就立项开工。胡联奎是总构架师，丁建刚是总设计师，林永恩是总顾问，鲍健、柳絮飞、石崇源等参加了主要的设计、实现及调试。无七班的其他众多电路设计高手有的披挂上阵，有的献技献策。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光敏器件。这个问题难不倒业余高手，用一个晶体管，刮掉外面的防护漆，就是一个很好的光敏器件。第二个问题是如何辨别1分、2分及5分的硬币。这个问题可让几位主要设计人员伤透了脑筋。在那个年代，模式识别技术还处在萌芽阶段，用模拟电路调试一个门限阈值远没有象今天用数字计算机那么方便，更不用说用刮掉防护漆的晶体管制成的传感器全无分辨率和精度可言。还记得，胡联奎一手夹着一支烟，一手拿着一块电路板在那里冥思苦想，丁建刚坐在一旁在一张纸上画图。工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可以准确识别五分钱硬币了，洗衣机马上就投入了使用。

洗衣机投入使用后,新的问题又来了。根据设计,自动投币装置是安在洗衣机控制面板后面的。但是我们没有想到洗衣机转起来以后会把水扬到自动投币装置上。有一次在自动投币装置失灵以后,我们才发现电路板完全浸泡在水里。经过一系列的试验,在各种可以想到的防水措施纷纷失败之后,决定把自动投币装置装在一个铁盒子里,放在远离洗衣机的地方,这才最终使我们的宝贝电路板免遭洪涝之灾。胡联奎深有感触地说:我原来还纳闷儿为什么日本的电子工业那么发达却在洗衣机上使用机械定时器来定时,现在我彻底明白了。

“白兰牌”洗衣机是为家庭设计的。对于一个四口人的标准之家,每周只会用上一两次。然而对于无线电系的学生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它面对的是十号楼的全体居民,五号楼的女同胞也偶尔光顾。另外,每人使用的方法也大不相同:有的人放的衣服太多;有的人嫌漂洗得不够干净,自己用脸盆往里添水;更有甚者,有的人用洗衣机洗鞋。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这台洗衣机经受了全面地环境、温度、湿度及耐力测试,终于不堪重负,光荣牺牲了。

怎么让洗衣机起死回生呢?吴一枫和胡联奎带着保修单来到白兰洗衣机厂。一路上我们都在准备着如何说服厂里给我们免费维修的论据。没想到见到厂里的领导,解释了我们的情况后,厂里的领导爽快地回答:考虑到你们的情况,我们决定免费给你们换一台新的。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一定是要归功于清华大学这块闪亮的招牌了。几天以后,一台崭新的洗衣机运来了。我们给白兰洗衣机厂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然后我们又制订了更为严格的使用规则,以保证这台洗衣机的正常运行,当我们毕业离校时它还在使用。

4. 电视信号发生器的乐趣

人们说大夫杀人不用刀，无七的学生开玩笑会用什么哪？大四的时候李星自己做了一个电视中频信号发生器，原本是用来调试电视试验设备的，它能够产生黑白条电视信号。可是它会干扰所有电视频道的信号，这个功能却引起了班里小玩闹们的兴趣。有一天我们把这个玩意儿带回了寝室。我们的寝室在二楼最西头最头儿上，楼下正好是系里学生会新添置的电视，每天晚上都有一堆人看电视。张骥和吴坚就从这里开始了信号干扰行动。一开始出现干扰时，正常的电视图像马上就被扭曲了看不清楚，同时扬声器里发出刺耳的尖叫声。看电视的那帮人都以为电视坏了，但不知什么原因一会儿好一会儿坏，而且总是在剧情刚刚进入最关键时候坏了。后来张骥做得更过分了，居然拿着发生器站在人群后面看电视，发生器就在他的裤兜手里握着。一旦有人碰一下电视按钮，他就关掉信号，于是电视恢复正常，一旦那人离开，张骥就开信号。为了蛊惑人心，他居然编造出几种不同的原因，故意误导观众。看着那帮人在他的蛊惑下一起乱忙活儿，他简直觉得好玩儿极了。但是毕竟是一帮清华的学生，很快有人就发现这不是电视的毛病，而是人为的捣乱。于是他们发火了开始大骂了：谁 TM 这么混蛋，再干扰电视，我们就向上扔砖头啦！！其实干扰他们的人就在他们身后，而且还帮着他们一块骂人呢。

第 4 章 有意义的班级活动

4 年半的朝夕相处使我们同学间产生了深厚的友谊，每当要参加班级间的比赛，我们的劲头就来了，大家的默契和协调使得我们能够多次超常发挥。下面讲述几个精彩片段：

1. 鬼见愁上力拔头份

当年计七班在很多方面都很优秀，但是总在关键时刻让无七班占了上风，例如香山的爬山比赛就叫计七非常无奈，本来他们凭借体力是绝对的第一，可惜当时规则规定每个班要有 3 个女生参加，必须全部登顶鬼见愁才算胜利。千载难逢啊，为了这次班级的集体荣誉，石崇源和陆愚，好像还有一个人，提前一天去爬了一回，确定了一条小路，这条路虽陡但近很多，



Figure 23 老洪桑和建平的胜利喜悦

这在当时可是高度的秘密，可以说这是胜利的基础。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大约在比赛前的一周多时间，班里的几个同学也去爬了一次香山，走的是大路，结论是路倒是平但没戏，太远了。但没想到它激发了石崇源他们探路的计划，并且付诸实践了。第二个措施也十分重要，因为路陡，又必须有女生，三个男生负责一个女生，拽也得拽上去。当时女生中有赵继红，她是云南人，个小挺利索，真挺厉害的。那次咱们班赢了，还真赢在女生上，好像是控七的一个女生差不多晚了半个小时才上来，据说是崴脚了，这要是搁咱班还不得给背上来啊。咱班爬山的时间为 22 分钟，那次的奖品是个足球。这里有一张登香山鬼见愁后老洪桑和建平

的瞬时照片，二位喜悦之情溢于言表，非常传神。彰显两人的形象特点，一位威武豪爽，一位开朗率直。顺便提一句，直到2011年100年校庆聚会前夕，计七还有同学记得他们是登山第一名，后来我们找到了那张登顶的一些照片和那个足球，他们才意识到记错了。

2. 歌咏比赛同样精彩

电子系要搞歌咏比赛——集体大合唱，无七班一沾集体活动就来劲儿。咱班的指挥是冀卫卫，他没受过专业训练，也就是凭着他对音乐的一点儿爱好和他不知哪儿来的一股热情，毛遂自荐地要当指挥。他指挥时穿的西装都是借的，大小也不合体，放现在他都未必愿意穿。咱们的最大竞争对手是计七，他们简直就是人才济济的唱诗班。尤其是那指挥，郭建英，一看就知道受过音乐熏陶或家里就培养过。比赛那天，人家穿的是燕尾服，纯黑色，那叫一个帅啊。我们还奇怪，郭建英的衣服怎么还有一个尾巴呢？后来才知道那叫燕尾服，是礼服。郭建英拿了一根专业的指挥棒，闪亮闪亮的。冀卫卫手里拿了一个咱们的专业家伙事，拉杆天线，也挺亮的，大概是老林给他弄的。郭建英指挥起来，说翩翩起舞是夸张，但韵律有致是真的，很正规的样子。冀卫卫指挥起来，也是上下舞动着，倒也合着拍子。不过，冀卫卫的指挥是激情外露，论激情那绝对在郭建英之上。这一文一武比的有意思，太有意思了。那天唱的什么歌我们已经忘了，只记得是很激情很高昂很爱国的那种。那次，唱完之后，就在台上，我们的眼眶湿了，眼前一片模糊。那次比赛，我们无七班赢了。其实，我们也不知道那次比赛我们为什么会赢，赢在哪儿。直到很久很久以后，才明白了那次比赛我们为什么会赢。那是因为，我们的对手是一个高手云集的群体，郭建英指挥靠的是才艺，他们的演员是在用他

们的嗓子来唱歌，而我们无七班是一个整齐划一的集体，冀卫卫指挥靠的是激情，我们的同学是在用他们的心在歌唱。

那天我们还赢在女生的服装上。那个年代女生们可是不爱红装爱武装，穿得老土老土的。当时李爱萍和高悦住一起，她俩商量要从女生穿着上震住其它班。据李爱萍回忆，她的姨父母都在总政歌舞团（苏洲街，北外旁边大院）工作，于是那天晚上，她俩骑车去了李爱萍姨妈家商量策略，得到的建议是：“你们是大學生，再加上清华比较保守，你们最好是穿高级百折裙（毛料的）”。李爱萍的姨妈说，百褶裙可以找楼上楼下的演员借，让我们两天后来取。就这样李爱萍和高悦拿到了七条百折裙，当看到这些笔挺的高级百折裙我们都笑了，心里有一种潜在的胜利感觉。我们班的女生虽说高矮不齐，但还非常对称，李爱萍和孙力的高度差不多，高悦和王颖相当，丁晓梅和曾耐霜胖瘦差别不大（耐霜略矮了点），赵继红虽矮点但人还蛮精神的。俗话说得好，人是衣服马是鞍，穿着高级裙子的七位女生站在第一排，再加上服装的点缀，绝对的不一般，那靓丽，那精神，再加上整齐洪亮的歌声，怎能不让全体观众折服，歌咏比赛的第一名非我们莫属啊。

3. 话剧舞台上也不逊色

记得无七班由计算机系转到无线电系后的 1980 元旦，我们参加了一次系里的文艺演出。当时与我们有竞争能力的是八字班的一位姓善的男生校园歌手，为了打败他们，我们特意编排了一出话剧《炮兵司令的儿子》，当年杜学军饰演炮兵司令、方敏饰演局长、柳絮飞饰演司令的儿子，曾耐霜饰演局长女儿。为了取得“貌相”的效果，方敏特地骑车到五道口的理发店，要求做个老干部头型。理发师有些为难，你这个小短发怎么能变成大背头

呢？不过半小时后奇迹出现了，方敏从理发馆走出来时，已俨然是位共产干部了，脸上再画上个“车道沟”，做曾耐霜的爸爸已绰绰有余了。班里同学准备了电话机，还能配合着剧情发出电话铃声呢。那天我们几个演员演得相当的投入，全场的观众随着我们的剧情，一会儿紧张，一会儿大笑。我们终于获得一等奖，大家在一起欢呼跳跃，只可惜老林没能出席，否则我们会留下一张美好的剧照。当晚上方敏回到宿舍楼水房洗漱时，所有走过来的低年级男生都向他投去了羡慕的目光，方敏那个爽啊溢于言表，他激动得一夜没睡。

第5章 体育让我们快乐健壮

“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是当时很流行的一句清华口号。虽然我们并没有想得那么久远，既然学校提倡，玩玩体育也不错，久而久之也习惯成自然了。清华留给我们每一个学子的宝贵财富，使我们享用一生。无七班里只有老胡是羽毛球杀手锏，其他人的体育天赋可以说一般般，不过我们对什么样的体育项目都感兴趣。

1. 足球的黄金组合

上述登山得到的足球奖品，激发了大家踢足球的热情。此外，无七在体育方面可以说不太行，我们班和低年级同学先是比赛排球，输了；再比篮球，还是输，最后大家想想还有什么可比的哪？只有开发足球了。无七班曾经有过一个足球黄金团队，印象比较深的是前锋杨少波、侯雪山，中锋胡联奎，门将方敏，铁后卫组合是吴一帆、邱建平、冀晋等。胡联奎以速度玩命著称，侯雪山一副专业打扮，给大家印象最深的就是杨少波的临门一脚，总能晃过后卫和门将，一锤定音。老洪桑的守球门是很有特色的，第

一他的胆子大不要命地往上冲，他的守门动作一点不专业，全是篮球传球姿势，不过反应很快，很少漏球。我们约过很多班级打友谊赛，都奇迹般地获得了胜利，所有六个无八班都输给我们了。记得无七足球连胜的比赛最终以老胡受伤结束，那次八字班的队员有点儿拼了的意思，结果老胡跟人家对头撞顶球，眉毛上开了个大口子，因为皮离骨头太近，最后手术不能用麻药才能缝上，从此我们的足球黄金时代彻底结束了。

2. 羽毛球擂台赛

这可能是我们记忆最深的。老胡在清华羽毛球代表队里也是数一数二的高手。他很想从无七中挑几个同学作为羽毛球培养苗子，张骥、小洪桑、好像还有吴坚被老胡看中了。进行了多达几个月的每天下午培训后，一天老胡不知哪儿来的灵感，认为我们可以打败别的班的人了，就在十号楼前写了个大大的黑板擂台告示：无七班向所有无线电系同学挑战：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进行任何什么什么的比赛，真是太狂了！结果人家九字班（也许是零字班？）来了几个不起眼的同学还包括一个女生。结果是除了老胡赢了所有比赛外，我们这几个小哥儿们全输了，之后好几天我们吃饭都没了滋味儿。

3. 痴迷的篮球钟情

不知什么时候，我们班的男生越来越喜欢打篮球了。那痴迷程度够深的，晴天打球，小雨天打球，下雪后找来扫把，把场地的雪扫干净后接着打球，可以说风雨无阻呵。不过受伤的情况经常出现，张骥的手指头弄断过了，建平的鼻梁被打断了，老洪桑手指戳到张俊江的眼睛里，眼睛没瞎，手指头再也直不了了，还有刘立被大同掏了家雀儿。对打篮球来说，左宏有不少的专业知

识，他教我们打联防、人盯人等，但不知为什么无七篮球水平一直不太高。但总的来说打篮球也成为我们几位终身喜欢的体育运动。至今冀晋和老洪桑还在和年轻人满场跑地打篮球，老洪桑还可以做 30 年前跳起转体 180 度投篮的动作。不过年龄不饶人，50 多岁的人应该做 50 岁强度的运动。按照医生的建议，合适的体育锻炼应该使心脏跳动次数不超过（170 - 年龄）的数值，看来我们也只能散散步，打打太极拳了。



Figure 24 无七班及曹老师夫人同游云水洞合影

4. 春游云水洞和十渡

那年春天我们全班人花了一天的时间，到房山县的十渡和云水洞景点春游，当时曹老师抽不出时间，派爱人代为前往。我们

和曹老师爱人也比较熟悉，都很随和，亲亲热热。我们的师生关系十分融洽。下面这张照片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5. 其他的体育活动

记得刚刚上大学时每天要到操场上出早操，那个难度是相当大地大，特别是对于岁数小的同学，如张骥和邱建平。老杨不止一次的点他们两个人的名批评，不过最后越来越多同学起不来了，早操也就取消了。在我们住的 10 号楼东饭厅大门口空地上，我们年级还举行过拔河比赛。班对班，3 局 2 胜。走读班人高块大，第一局胜了计 7，（好像是计 7，不是控 7 吧！）计 7 不服气，派人去数走读班参加拔河的人数，结果，走读班参拔的人数不仅不多，还少了 1 个，计 7 一下就泄了气。到第二局，走读班补足了人数，没费多少时间就胜了第二局。剩下就是走读班和无 7 比赛了，征求走读班意见：是今天赛？还是休息一下，等到明天赛？无 7 班人员单薄，走读班想乘胜一鼓作气，赢了无 7 了事，就决定接着赛。由于走读班消耗了元气，属于再而衰，三而竭，而无 7 是一鼓作气，结果胜了走读班，创造了以弱胜强的军事战例。

在清华养成的体育锻炼的习惯可能是我们所有同学最大的收益。这个习惯的养成当时不太注意，但一到研究生时，当外校研究生加入后一下子就明显了：每当下午 4:30 大喇叭一响，所有清华本科上研究生的同学一下子就全出去了。外校来的同学就留在寝室聊天儿吃零食。真是太不一样了。这个习惯我们至今还在保留，尽管不能每天锻炼，但总是争取每星期爬山，条件允许就打球。不是说其他学校的学生不爱锻炼，而是清华学生的锻炼习惯非常普遍。我们也非常希望无七的各位同学一定要保持这一习惯，保持好身体的健康。

第6章 互助互爱

1. 吃错药的故事

冀卫卫曾经有过一次吃错药住院的著名故事。当时他可能是感冒了，不知医生给他开的什么药，多吃了几片，病得不轻，结果被紧急送到医院去住院，大家吓坏了赶快去看他，还好没大问题。最后一打听，医生并没有开错药，那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冀卫卫自己把药袋上医生写的1片看成了7片，他当时明明觉得奇怪，但“一切遵循医生嘱托的信念”使得他照办不误。结果……以后都长了记性，除非中药丸，没有吃七片的。哎，清华学子，光顾着读书了，真是学海无涯苦作舟。不过，苦中有乐，苦中有甜。

2. 生活上的互相关怀

吴一枫同学当选为系学生会主席后，立刻就想到要为全系的同学做点儿实事，这才有了无线电系的同学在全校率先用上了洗衣机的佳话。张骥爱吃蒜，一到中饭时间，我们就围着他转，要蒜吃，他从来也没恼过。当时，几个宿舍就几台计算器，那就是公用的，摠坏了算。找大同答疑，那是永远的随叫随到。丁天文，山东小伙儿，他可能是班里唯一的一位真正的农村孩子，能上清华，不容易。在他身上，你永远能感受到什么叫朴实，虽然他现在也高居为“总”，但这朴实至今犹存，这多可贵啊。岳小东同学能在半夜带同学几个人骑车2小时，去看录像（不是黄片啊），就是为了让同学们知道什么是录像机。有一年，老胡因学习劳累过度，得了个疑似心肌炎的病，高烧不退，是高悦帮他办理住的院，别管病怎么样，反正是安排特护。同屋的冀卫卫、杜学军、

卫六保、石崇源等是轮流陪护，有时石崇源还昼夜地陪，老胡现在想起来，心里都还很感动，因为怕老胡闷，丁晓梅还把她的的小录音机借老胡听，他那时才知道有个邓丽君。那时，同学们学习多忙啊，恨不能一分钟掰成两分钟用。可是，同学之间有事相求，有集体活动要组织，有公益活动要参加，就从来没听说过被拒绝的。体院有事找左宏，外语有问题找李星，缺课了找冀晋和飞飞借他们的笔记看看，想要照彩照找老林，想入党先找刘琢后找老杨同学，碰见蹊跷的问题，知道找谁吗？找六保，找鲍健，那脑子是专想“旁门左道”问题的。小道消息，找石崇源啊，不过这好像不是特光彩啊。放心，无七班里所有的闲事杂事在当时都有人管。

3. 同享艺术和音乐的快乐

卫卫的舅舅是电影学院的老师，电影学院经常有国外的电影观摩，卫卫有时帮我们搞几张票去看。一次我们看的片名好像是《Beautiful Spring》我们当时学的《工科基础英语》，Spring的解释是弹簧，我们比较纳闷小声说怎么片名是《漂亮的弹簧》？引得周围电影学院的师生嘲笑四起。吓得我们再也不敢说话了，回到学校一查字典，敢情 Spring 还有春天的意思，才知道片名原来是《美丽的春天》。不过我们也不是一直只读圣贤书，我们在体育、音乐、艺术进校以后也有了很大进步。邱建平是校文艺社团大提琴手；音乐厅门前总能看到冀卫卫沉醉的神情。我们曾经在东阶 201 跟孙道临一起拍摄电影《李四光》，也曾跟张瑞芳、王铁成在图书馆前拍摄过《大河奔流》。

大家都很喜欢方敏的样子，是班里的活跃分子，到现在还是那么活力四射的。有一天的中午，丁天文正在吃饭，老洪桑非常激动的找到他，很正式的对他说：“天文，我做了一首曲子，

你听听怎么样！”。丁天文有点受宠若惊，很配合的看着他，方敏于是手舞足蹈的哼起了他创作的“校园进行曲”，据丁天文回忆说：“那是一首很有节奏感、也很激动人心的曲子，甚至觉得铿锵有力，可惜我没有这方面的特长，不能评价水平的高低，也没能记下那美好的旋律，好像再没听说别人也听过这首曲子。虽说事过多年了，旋律是记不住了，但老洪桑那认真庄严的神情和充满活力的肢体语言至今还难以忘怀。”

4. 做清华附中的辅导员

清华大学给清华附中派校外辅导员据说是传统，学校把指标分下来，无七班派两个，当时同学们都在忙于学业，不太愿意去，最后定下来鲍健和老林。第一次去附中，学校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当时正好是撤销红小兵恢复红领巾的时候，仪式上学校给新入队的学生戴红领巾。鲍健作为清华大学校外辅导员的代表讲了话。鲍健是1964年上二年级时入队的，他向在场的少先队员们回忆说：“记得那是一个下午快放学的时候，参加完佩戴红领巾仪式后，几个新入队的同学主动留下来整理会场，收拾东西，等忙完了太阳已落下，一轮明月挂在天空，几个小伙伴手拉手唱着歌回家了。”鲍健把这些场景以及当时他的心情和感受绘声绘色地讲给附中的学生们听，他的讲述深深地感染了在场的学生们。讲话结束时校长带头长时间鼓掌。当校外辅导员，带孩子们郊游，登长城，还进行课外科技活动，装小收音机等。材料和线路图是老林定的。

石崇源同学也当过班级辅导员，辅导低年级的清华学子。当时清华提倡又红又专的，还有一个说法叫双肩挑，就是业务和政治都要好，一般人想当辅导员还没资格呢。在后来的工作中，我

们越发体会到，当学生干部和辅导员对一个人的成长是多么的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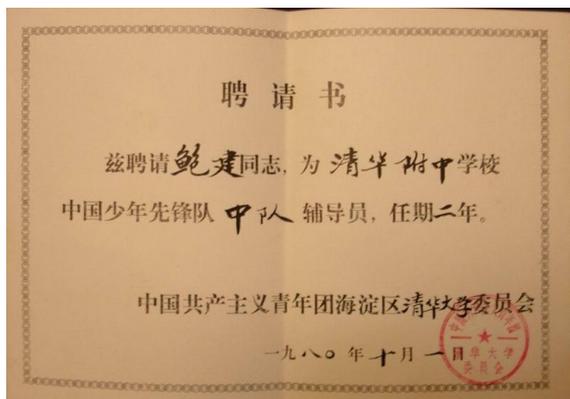


Figure 25 聘请鲍健为清华附中校外辅导员的证书



Figure 26 鲍健同学在修“砖头”录音机

第7章 生活虽不富裕但难忘

1. 第一次吃俄式大餐

在北京读书这几年，除了从学校课堂及书本里学到的东西外，来到首都，还是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包括第一次开洋荤。好像是快要毕业的那半年，同学们一致行动起来，开始了告别的行动，其实就是尝尝美食，到处走走看看。据丁天文回忆说：好在他们屋里有两个带工资的，着实沾了不少的光。他们曾经去过一次全聚德烤鸭店，另一次就是去了农展馆边上莫斯科餐厅吃俄式大餐。记得是老林提议的，一直推荐“老莫”值得一去，开一次洋荤。第一次吃西餐，还是有点紧张，不知怎样操作，记得刚进去，餐厅给人的感觉是黑咕隆咚，也显得咱土了点。你想想，从小只会使用筷子，最多也就使过勺子，从未用过刀子和叉子，只好求助于老林，看人家怎么用，就怎么学。记得上了汤的时候，让人费解，那汤是拿个盘子盛的，浅浅的一层，勺子倒是很大，可不配套呀，不知怎样对付，总不会用舌头舔吧，后来才明白，可以拿面包蘸着吃。虽然开了一次洋荤，可还真没觉得有啥好吃，比烤鸭是差远了，感觉也不如馒头和米饭好吃。

2. 泡菜凉拌白菜

当年生活简单，美味的泡菜非常受欢迎。胡联奎从湖北宜昌家里带来了泡菜坛子，并买了白菜、萝卜洗干净放进去。大家每周都可以美美的吃上一顿。后来大家实在等不到一周了，就跟胡联奎商量，能不能三天就拿出来吃，虽然老胡说不行，看到大家渴望的目光只好妥协。再后来大家觉得泡了一天的白菜也是挺好

吃的，为什么要等三天呢？到最后，刚放进去的白菜就被捞出来吃了。这不就是凉拌白菜吗！真的也挺好吃的。

3. 发粮票的烦恼

孙力很荣幸地一进校就被选为生活委员。每个月月底到学校相关部门领取全班同学下一个月的各种粮票，然后拿回宿舍按人头分好，发下去。无七班刚一入校时是 31 人，24 名男生，7 名女生；一年以后，经过专业调整等原因，无七班扩至 36 名学生，其中含 6 名女生（不久，曾耐霜同学即转入日本的东京大学，离开了清华）。当时 30 名男生分成五个宿舍，女生一个宿舍。刚开始，孙力自己从学校领回全班所有人的粮票，先按男生、女生的定量分好每人的粗粮票、米票和面票，分别装入每个人的粮票纸袋里，再按宿舍分发下去。当时做此工作由于方法不得当，感觉确实很琐碎，占用了一定的时间，每次分粮票总是不很顺利，不是多就是少，往往需要一天的时间！记得有几次，男同学到女生宿舍问分好没有。当时孙力觉得自己很误事，没能及时将粮票分好发到同学手中，害得同学们等粮票买饭票。后来女生宿舍的同学们也加入其中，帮助她一起分粮票，就是这样，往往也需要一个下午的时间。当时



Figure 27 北京市的各种粮票和清华的饭票

的情景若有照相机拍照下来，如今看看该多有意思啊——那个时代的最典型的缩影！每个月领粮票、发粮票，成为她当时的一个很头疼的事情，以至于在毕业离校后的相当长的时间内，孙力做梦都在领粮票、分粮票！现在她还一直珍藏有清华大学的饭票和那一时期的粮票，可惜米票用光了，只有粮票（即粗粮票）与面票了。看看旁边照片上的粮票，请大家辨认一下，是否感到很亲切呢？

4. 对学生食堂的记忆

我们的宿舍 10 号楼离 8 号食堂最近，离用防空洞改造的地下食堂也不远，所以我们主要去这两个食堂就餐。虽然 8 号食堂最近，但我们感觉地下餐厅稍好点，那里还有面包机，经常能买到刚出炉的新鲜面包。据鲍健回忆说：他算是起床较早的，洗漱完毕就去地下餐厅吃早餐，还要给邱建平带两个面包，经常是我拿着两个面包回宿舍时他还没起，眼看就要上课了，真搞不明白他是如何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起床、洗漱、吃两个面包还要保证上课不迟到的。食堂要求我们轮流值日帮厨，我经常去卖玉米粥，那活儿也有技术含量，要根据客流量预测要加多少水，实际上每天烧的粥是一样的，如果客人少就少加或不加水，客人多就多加水。餐厅里有桌子但椅子很少，所以大家都是站在桌边吃饭，碗筷自带且大多就存放在餐厅四周的铁架子上，既然无人看管丢失也属正常，我的一只大铜勺就丢了，后来买了一个铝勺就没再丢过。我们发现食堂的师傅打菜时看碗，碗大就多打点，碗小就少打点，所以男生们买碗就越买越大，搞到后来那碗与其叫碗还不如叫小脸盆更合适。餐厅里的桌子虽然没划分区域，但大家基本上就在固定的桌子上吃饭。

老胡回忆说：当时粮票可珍贵了，我们宿舍最典型的是石崇源，他的粮票是按两计算到最后一餐的，虽然不会超支，但多一两也没有，孙力同学的粮票发晚了，第一个挨饿的就是石崇源，每每如此，他都会在下一顿加倍地吃回来。有些同学那时虽不富裕，但家里每月还是支援几斤全国粮票，开始用全国粮票还得系里开证明，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才不要了。我的全国粮票都是老爹老妈和太太他们节约下来的，当时管了大事了。那时也不知道怎么就那么饿呢？老胡记得有一次发工资了，学校食堂有卖煮鸡蛋的，平常一个都舍不得买来吃，那天中午，他觉得饿极了，就对自己说：豁出去了，看自己能吃几个。结果，那天他一口气吃了 12 个，打了一下午的鸡蛋嗝。那段苦中有乐的生活，已经被牢牢地封存在我们的生命里了。

5. 讨好食堂大师傅

在校的后期，老胡确实和食堂的几个师傅关系不错。主要得益于，一是修收音机，那时的收音机是分立元件，器件质量也差，经常坏。所以，开始是一两个师傅，后来是那个食堂，再后来是师傅的亲朋好友什么的，反正经常有活。记得有一次，一下子送来两个收音机，实在忙不过来了，老胡还请建平同学帮忙修了一个。二是，打羽毛球，那几个食堂有几个师傅爱打羽毛球，经过对垒之后，老胡自然就成为他们的教练，每周牺牲两个午觉，在食堂和他们练球，坚持了好几年呢，还把其中的一人培养进了校职工代表队。关系是越来越好，后来聚餐时还把师傅请来一起喝酒呢，卫卫和师傅都喝高了，那时的酒太差。不过，也不是无七班都受益的，主要是我们两桌经常在一起吃的同学。老胡还记得有一次，他买完了该张骥买，再后面一个是个新来的低年级同学。初生牛犊不怕虎，一看他的菜比老胡和张骥的少一半就不

干了，和师傅吵起来。那个师傅也挺糙的，说，你能跟他们比吗，他们是我哥们，给我修收音机了，你会吗？唉，那个同学也不易啊，只怪那时是真拮据啊。

6. 老破的自行车

大家可否对咱们的自行车有所回忆？一来，当时有一辆自行车，实在是享受，想起从主楼到化学馆的遥远的路途，没有自行车真够难的。还有，不管自行车多破，可大家互相帮助，晃晃悠悠跨在同学的自行车上。

清华人骑自行车是有水平的，特别是下课换教室的时候，还有中午课程结束奔向食堂那光景，好像就是一瞬间，路上冒出一股车流，路窄人多自行车多，能够骑在车上不掉下来就是水平。赵继红骑车的本事还是在清华的车流里练出来的。她记得最清楚的是，老林的骑车技术不错，有一次在清华主楼对着的门外（那时还是个偏门）老林在练车技，双手离把且走了一段，平衡力极好，别人真的学不来。还有一次记不清在哪儿了，老林从远处一路跑过来，直奔一辆自行车，眼见要撞上了，他一蹦老高，跳过自行车落了地，老赵吓了一跳（老赵其实并不老，只是班里女生喜欢这么叫），突然发现老林的“跳高”才能。

7. 卧佛寺记账单

当回忆起 30 年前的经历时，我们的杨班长翻到他小本本上的 1 页记录：

时间：1982 年 4 月 25 日

记录内容：去卧佛寺春游，4 月 23 日，星期五

午饭花费：

肉食：50 元，胡联奎、吴一帆经手
酒类：15.81 元，冀卫卫经手
馄饨：11.21 元，王颖、赵继红经手
奖品：4.37 元，方敏经手
入场卷：1.45 元，石崇源经手
停车费：0.66 元，陈仲瑾经手
共 82.5 元，参加人数 33 人，每人交 2.5 元，缺 1 元班费补上。

想起当时的门票和物价水平真低呀，不过大家也那么活过来了。

这小本本还保存着离校前夕老杨收集的 34 名同学亲手写下的姓名和家庭联系地址！见字如面，特别亲切，也特别珍贵。

第 8 章 对无线电系老师的回忆

我们在清华遇到的每一位老师，都是非常敬业的，对他们的教学都非常认真，他们的汗水浇灌了我们这些久旱的秧苗，我们得以快速地成长，开花，结果，我们也变成了专家老师，培养更多的年轻人。虽然时间已久远，我们对老师们的感激之情总在心中。

1. 班主任曹振宇老师

1978 年 3 月来到北京，鲍健一出火车站就看到清华的新生接待站，当乘坐学校接新生的巴士经过天安门时，他才感觉终于来到北京了。到清华之后办理入学手续，这时候有个人在边上看到他是无七班的，就主动跟他说话，把他的箱子放在自行车后架上要送他去宿舍，起先鲍健还以为是学校的后勤人员，言谈中才知道他就是我们尊敬的班主任曹老师。到宿舍后，曹老师用钥匙打开门，说房间里有 4 张双人床，住 6 个人，空出的 2 个铺位放

箱子啥的，现在有几个铺位已经有人了，这几个还空着，你选这个下铺不错，比较方便。曹老师又告诉他食堂和澡堂的位置，问他还有什么困难，鲍健说挺好没有困难，曹老师临走时说今天晚上可能就他一个人住了。当时曹老师的和蔼可亲的样子给鲍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孙力说，自从毕业后好久没见过曹老师了，很想他！在她的印象中还是毕业那年的印象——灰色的洗得发白的中山装，骑了辆黑色的旧自行车，朴实、朴素、学者形象。

老杨回忆说，无七班的性格和我们的班主任曹老师的沉稳性格和优良品质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全班同学都喜欢和尊敬曹老师，特别想念他。

2. 其他老师们

我们还会想到其他的老师，教我们数学基础课的男老师，他右手好像有些残疾，不过他的左手的板书写得非常工整，画图快速和精美，特别是画圆圈。这一点，孙力一直记忆犹新，且常常在她们学校的同事（特别是年轻的教师）中提及此事，作为学习的榜样。教高频电路的董在望老师和教信号处理理论的郑君里老师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吴佑寿教授和蔼可亲，在科学技术上知识渊博作风严谨。

不过那时候，清华的老师对衣服的样式是不讲究的，有时我们能看到，老师上课总是将从袖子里耷拉下来的毛线头、碎布头不时悄悄地往袖子里塞，他们骑的车跟学生们的一样“除了铃不响哪里都响”，回想起来，他/她们真是伟大。

3. 老师们的精神在延续

老师们帮助我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学们在学校里学到的那股劲儿一直延伸到了毕业后。毕业后，咱们班自强不息的顶峰人物有两个，一个是李星，另一个是陈大同。这李星是咱班现在唯一仅存的仍在从事理论研究的人，而且是学术权威，李星同学在 IPV6 领域是领军人物，李星他们的 LOGO 是 IVI，大家懂这是什么意思吗？李星同学还带博士生，这技术方面我是实在不行，很难详实介绍，有机会大家听李星亲口说说。再说说这位大同同学，大同在学校的表现就不用再说了，大家都门儿清。大同同学博士毕业后，到了美国和别人办了一个做摄像头芯片的高科技公司，有的同学还用过该公司的产品（当时是同类产品中最好的），这个公司后来在美国上市了，大同同学就离开了，当然不是孑子一身了。够厉害吧，厉害的还在后面呢。人家大同到上海又和几位清华学子（冀晋同学也在其中）合办了一个做手机芯片的公司，没几年，这个公司又上市了。哇塞，大同同学是发了。现在大同同学在做投资，服务的公司是咱们家最大的国有投资公司，牛吧。你要是真有好项目，尤其是大项目，你可以直接去找大同同学。最让你惊奇的是，大同同学现在能用汉语做超级流利的讲演，几个小时不用打稿子的，没想到吧。把李星和大同同学列为咱班的自强不息的典范，应该说都是实至名归。

第 9 章 结束语

涓涓溪水汇成江河，条条江河汇成大海。清华的天天熏陶，无七班的日日感受，使我们最终明白了一个道理，人的一生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会如何做人。同学们，不管你是喜悦着，沮丧着，

还是迷惘了，想想我们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让她伴随我们走过一生吧。

清华五年的同窗生活，德行相照，铸造了同学之间恒久的友谊。我们一生中经历了不少的集体，那里有爱，有恨，有恩，有怨，形成了我们生命中的点滴，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了痕迹。可是，如果有人问我们：你最留恋哪个集体？我们会毫不犹豫地说：无七班。

无七班，我们爱你。无七班的同学们，30年前建立起来的友谊会伴随我们一生。



Figure 28 1982年无七班同学毕业前在主楼前合影



Figure 29 1982 年无七班同学毕业前在大礼堂前合影



Figure 30 无七班同学在香山春游时合影



Figure 31 鲍健参加高考时的准考证



Figure 32 1982年，人民大会堂的入场券



Figure 33 无七班部分同学 30 年前的笔迹

老照片—30年前的我们

转眼 30 年过去了，老照片是我们最好的回忆。这里收录的是大学时期反映了我们的学习和生活的部分老照片，以及毕业 10 周年、毕业 20 周年和参加百年校庆活动时的部分照片。



在主楼前台阶上留下的那块阶石，刻有“清华大学一九七七级一千零一十七名同学”的字样。这块普通而又朴素的阶石，放置在两组台阶中第一组的最上端，取站在巨人肩上、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之意。在毕业二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决定在第二组台阶中再刻一块同样的阶石，以后每隔十年都向上刻一级，这样，十级台阶将代表毕业一百年……



程七班毕业照

第一排:吕映芝, 沈佩娟, 金千芳, 柳西玲, 张素琴, 卢开澄, 杨德元, 蒋国南, 郑启华, 陆愚, 华桦

第二排:田纬, 高悦, 耿倩, 李宗凌, 王健, 刘琢, 吴季风, 于津生, 武友文, 王小鹤, 刘爱武, 蔡弘

第三排:陈裕, 白硕, 樊郊, 张一民, 王新, 李北星, 蔡林, 钱振宇, 程京德, 刘文博, 王众和, 赵琪华



计七班毕业照

第一排：赵晓珊，杨涛，梁耀才，梅建平，汤志忠，赵毓生，刘艺平，尹翔，吴德利，柯亮，李玲

第二排：杜超英，宋晓晖，杨元元，储毓茗，于卓琳，陈秉川，苗青，刘幼林，陈平，刘联联，辜凯宁

第三排：杨维康，闫月峰，马琦，梁路平，侯紫峰，曹兴平，王建潮，江卫星，张羨毓，宋建宁，拉贾什，温晓风

第四排：李家瑛，丁光耀，刘兵，吴川，马卓钊，徐皓，李亚民，巴勃罗，朱征，潘毅，周笛



无七班毕业照

第一排：丁天文，胡联奎，陈大同，吴坚，方敏，杨江水，曹振宇，卫六保，方家元，李星，左宏，林永恩

第二排：柳絮飞，丁建刚，陈启鸣，赵继红，王颖，孙力，李爱萍，丁晓梅，张俊江，鲍建，施平，杨少波，吴一帆

第三排：陈仲瑾，石崇源，李涛，冀卫卫，杜学军，冀晋，张骥，岳小东，邹林端，冀晋，邱建平，刘立，侯雪山，徐殿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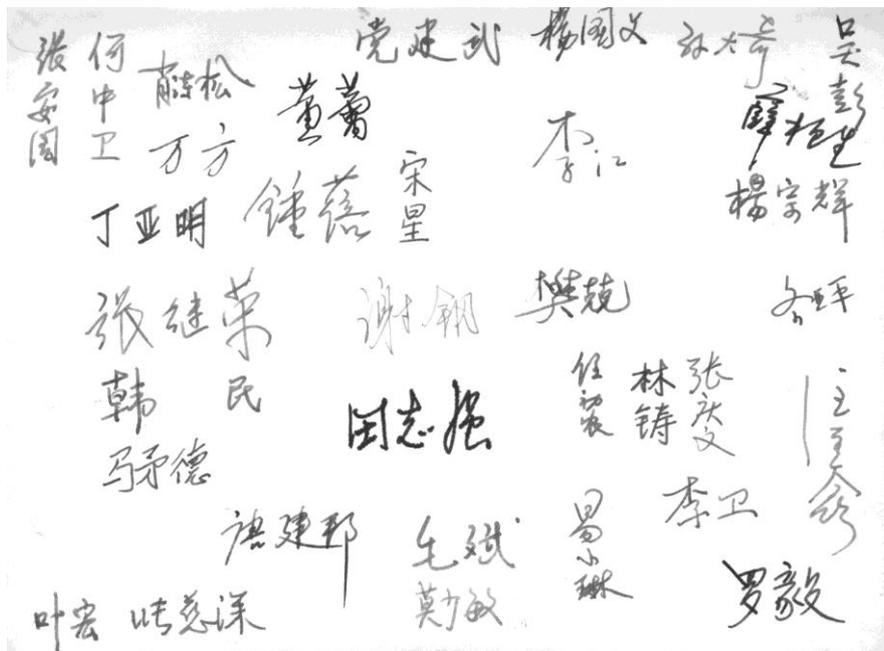


控七班毕业照

第一排：齐亚平，何中卫，贾培发，王家夔，许万雍，齐国光，陆玉昌，刘植帧，张毓凯，黄昌宁，郝忠恕，唐建邦，匡亚鑫，孙大奇，张安国

第二排：马少平，田志强，任初农，杨宗辉，丁亚明，易小琳，杨国文，黄蕾，匡聰，李卫，钟蓓，马懋德，党建武，万方，张继荣

第三排：薛桓生，莫少敏，李江，林铸，张庆文，罗毅，樊兢，宋星，毛斌，叶宏，谢钢，肖诗松，吴彭，张慈深，韩民



控七班毕业照背面的签名



公园里的联欢会



控七班女生在系馆前留影。左起为李卫，匡隹，钟蓓，黄蕾



控七班女生在长城。左起为钟蓓，匡隹，黄蕾，李卫



控七班同学春游颐和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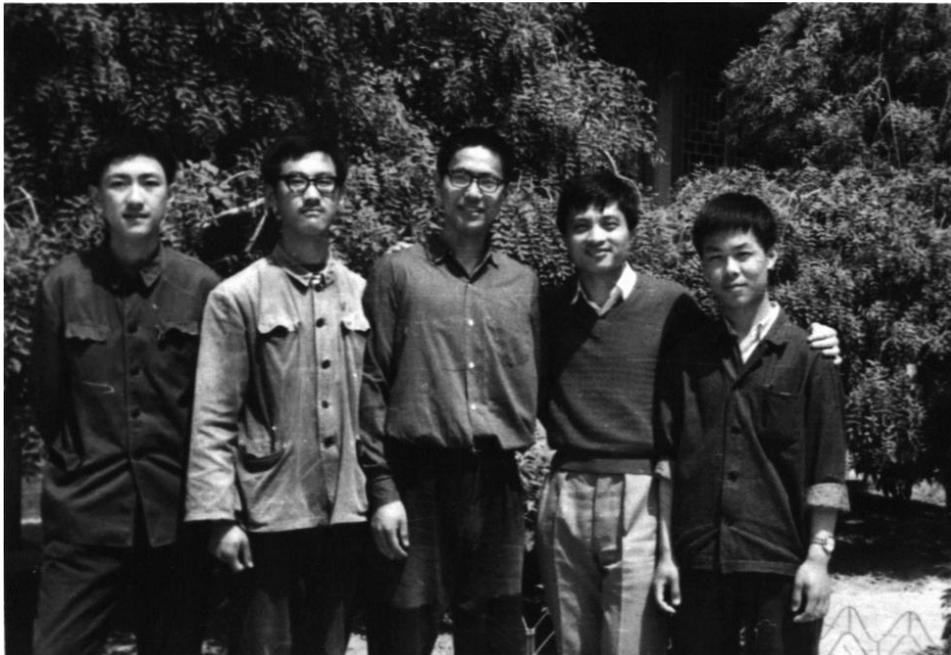
控七班同学郊游潭柘寺



控七班同学登上香山鬼见愁后合影



香山顶上的诗朗诵：《我多想插上凌云的翅膀》
左起为万方，田志强，毛斌，程京德，杨国文，黄蕾，易小琳，李卫



潇洒5人组：左起为钱振宇，周笛，郭建英，赵琪华，梁路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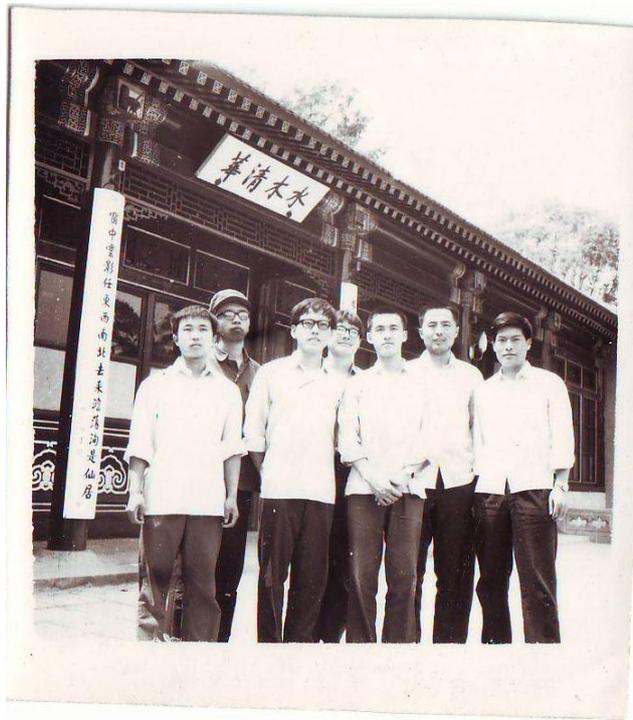
在西阶，和孙道临一起拍电影《李四光》，我们扮演听课的学生



“背靠背”，易小琳，杨国文



“背靠背”，黄蕾，匡隽



307 的同学在“水木清华”合影。左起为
马少平，宋星，张安国，吴彭，林铸，
何中卫，张庆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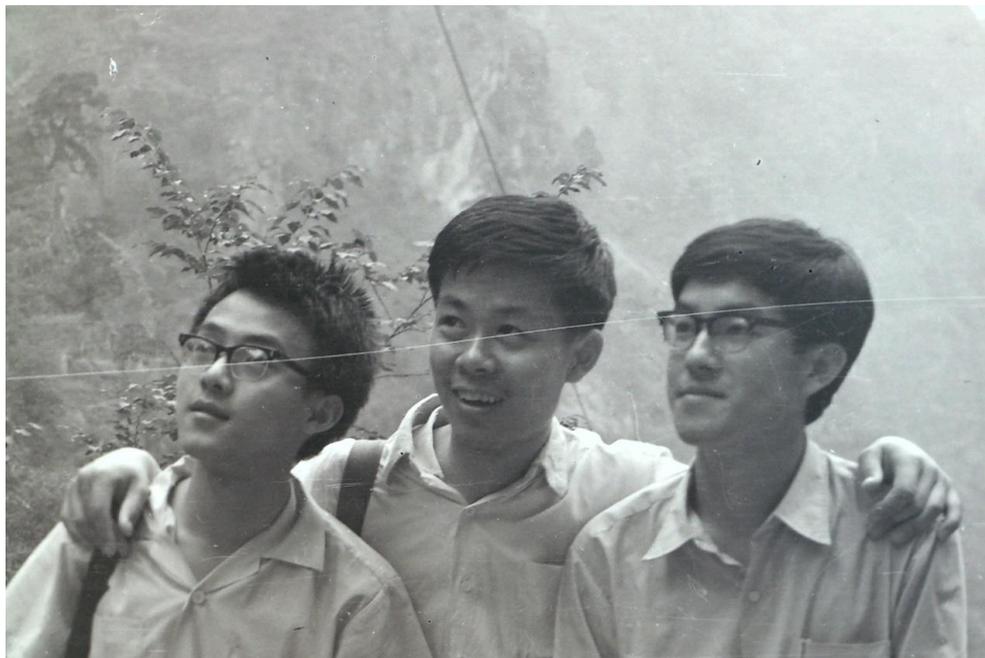
戴墨镜的女生。左起为匡隹，杨国文，易小琳，钟蓓



计七班同学郊游十渡



游陶然亭公园。左起为陈平，梁路平，庞静，陈榕，宋晓晖



十渡，我们在寻找着什么？左起为杨涛，梁路平，陈榕



游圆明园，左起为罗毅，谢钢，孙大奇，匡亚鑫，张慈深，叶宏，樊毓



郊游的时候来个小合唱



电子七班同学在颐和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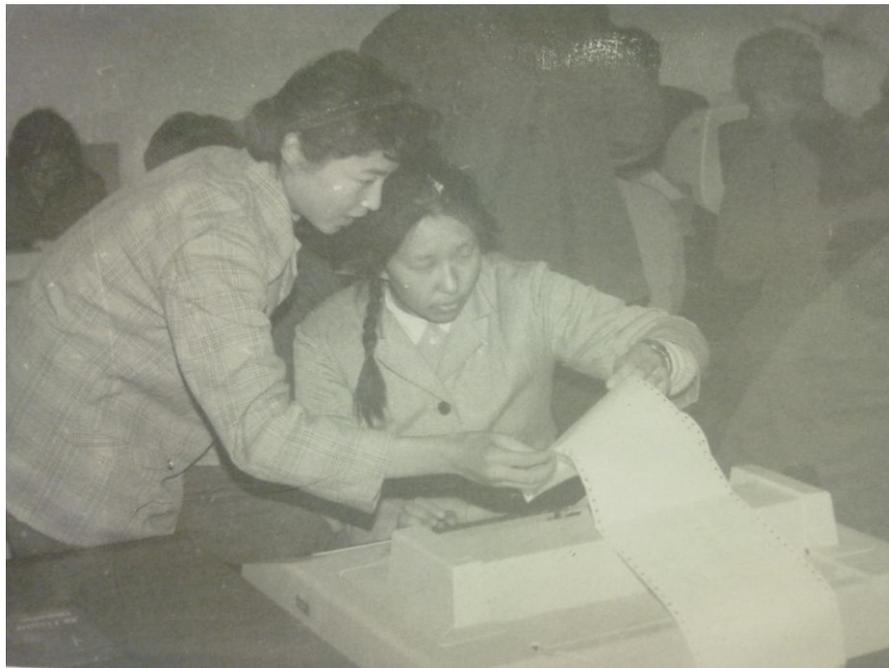
无七班同学在香山鬼见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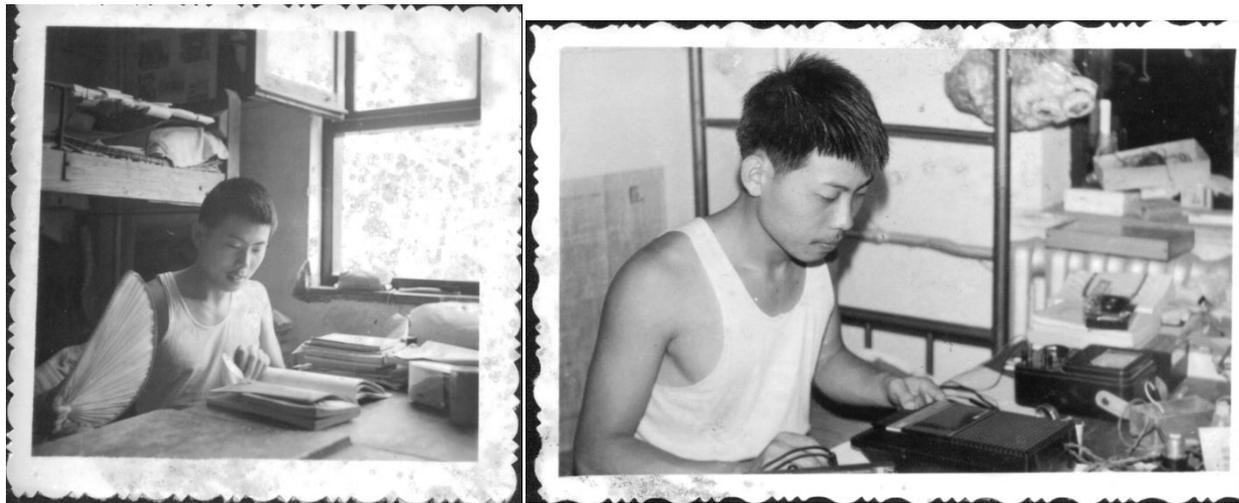
郊游时的控七班女生。左起为钟蓓，匡隹，杨国文，易小琳



“这错了！”，左起为樊航，谢钢，张安国



仔细检查程序。左起为杨国文，易小琳



一把蒲扇，带来了丝丝凉意，一把烙铁，熔化了点点焊锡



众侠女合影于清华学堂，前排左起为于卓琳，刘幼林，储畹茗，陈秉川，王小鸽。后排左起为李玲，陈平，杜超英，宋晓辉，辜凯宁，杨元元，陈红艳



出发，去郊游。左起为田纬，黄蕾，杨国文，丁亚明，匡璵，李卫



计七班女生天安门前合影

前排为刘幼林，于卓琳，陈秉川，王小鸽，杨元元。后排为宋晓辉，陈平，储畹茗，陈红艳，杜超英



在西阶上高等数学课



毕业前夕合影留念

左起为吴季风，刘琢，高悦，王众和，耿倩，钱振宇，王小鸽，樊郊，刘爱武，李北星



毕业了，与母校合个影

左起为李亚民，潘毅，李家英，曹兴平，侯紫峰，徐皓，王建潮，吴德利，丁光耀，闫月峰



在郊外搓一顿大餐



程七班女生。左起为武友文，田纬，王小鸽，蔡弘，耿倩，刘爱武，高悦



计七班同学春游



计七班合唱：《星星索》，指挥：吴川



控七班分班前合影



计七班分班前合影



计算机系的前身电子系团委学生会合影



毕业 10 周年全校 77 级同学合影留念



毕业 20 周年，同学相见，别样亲切



刘琢在 77 级毕业 20 周年大会上发言，戴上当年那顶“本山式”的帽子，再现了当年开学典礼上的风采



白硕在 77 级毕业 20 周年大会上发言



参加毕业 20 周年大会后合影



毕业 20 周年全校 77 级同学合影留念



返校参加百年校庆，九号楼前合个影



参加百年校庆的计算机系 77 级同学与金兰老师合影



众美女，风采不减当年



来一个同学式的拥抱



好姐妹相见：“整整三十年了.....”



相隔 30 多年之后，再次爬上了香山鬼见愁



返校参加百年校庆的计算机系 77 级同学欢聚在香山饭店



用镜头记录下这一切



相隔 30 年之后，再次决战在香山饭店，一决雌雄



同学相聚，
一醉方休



只有用歌声，
才能表达我们此事的情感。



控七参加百年校庆的同学合影（含入学时在控七的同学）



计七参加百年校庆的同学合影（含入学时在计七的同学）



无七参加百年校庆的同学合影（含入学时无七的同学）



返校参加百年校庆的全体计算机系 77 级同学合影

大头照—30 年后的特写

这一组“大头照”是何中卫同学在参加百年校庆活动期间，为每位返校参加庆祝活动的同学留下的珍贵镜头。

30 年过去了，你是否还能从这些照片中，看到我们当年的影子？





程京德



党建武



潘毅



马少平



吴德利



林铸



马懋德



侯紫峰



阎月峰



薛恒生



匡 隹



肖诗松



李江



杨维康



杜超英



王小鸽



宋星



宋晓辉



刘幼林



任初农



孙大奇



武友文



柯亮



高悦



匡亚鑫



刘联联



刘琢



吴季风



莫少敏



于卓琳



杨元元



马卓钊



梁路平



张继荣



蔡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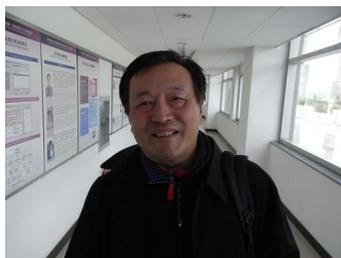
陈平



王 新



马 琦



樊 兢



梁耀才



陆 愚



丁亚明



朱 征



温晓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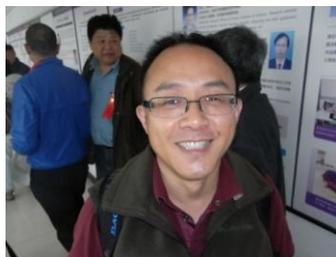
陈 榕



易小琳



赵琪华



杨 涛



樊 郊



钱振宇



华 梓



白 硕



何中卫



周 笛



曾耐霜



胡连奎



冀卫卫



李星



陈大同



林永恩



岳小东



丁建刚



左宏



冀晋

...一九七七年，邓小平一个果断的决定，大学的校门在对我们关闭了十年后又打开了，我们这些命运的宠儿聚集到了清华园，开始了我们和新时代同步的生命之旅。

...班级和宿舍的重组打破了原有的界限，使我们计算机系这“控”“程”“计”三个班的同学，加上无七班同学，在四年半的生活中一直很亲密。这里收集的是“分布存储”在同学们记忆里的“计算机-控制-程序”的点滴片段，以纪念我们这个五彩缤纷的团体。在本书中，我们也收录了无七班的回忆文章。

